

中國邊政

第四十期

要目

特載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消長成敗的形勢

及其關鍵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致美國總統詹森函

在共匪統治下邊疆各民族的前途

布特哈呼倫貝爾情況簡介

從嘉峪關到現在蘇聯邊境之明人紀程(上)

有關蒙古歷史文學的幾本著作

邊政述評

中國共匪日趨滅亡的徵兆

喇嘛教與巫覡

怎樣研究蒙古文化史料

轉載

華府·東京·庫倫——剖析美日擬

和偽蒙建交的動機

河曲藏區憶往(上)

西藏文字與悉曇梵字的比較研究

四川的白苗

談苗疆放蠱

元代衛輝之地位(完)

天山莽莽幾迴腸

大事記

編後記

周昆田	胡格金台	虞怡	宋奇	趙尺子	郭振芳	李玉成	張紫桐	文譯	伏流	伏流	袁國藩	林繼庸
-----	------	----	----	-----	-----	-----	-----	----	----	----	-----	-----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出版

載特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消長成敗的形勢及其關鍵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蔣總統在陸軍官校第四十二週年校慶典禮中講

一、黃埔建校與國民革命軍建軍的精神

今天我們黃埔建校四十二年的紀念日，亦就是我們國民革命軍建軍的紀念日。今天的紀念，不僅是我們這個軍校的校慶，同時亦是我們陸海空全體國軍共同的慶典。四十二年之前，國父創立軍校於廣州的黃埔，為什麼要定今天六月十六日來做黃埔建校的紀念日？就是陳炯明在廣州稱兵叛變，圍攻觀音山總統府，企圖謀害國父，來破壞我們國民革命的日子，這就是民國十一年今日，乃為國父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堅持奮鬥，在革命史上最重要的紀念日子。所以全校子弟，全軍官兵，每一個革命信徒，都要承接國父這一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精神，繼續國父的遺志，努力奮鬥，完成國民革命的大業。

國父在開學之日，頒發校訓，「親愛精誠」，就是建立我們黃埔團結精神、犧牲精神和負責精神的本源，這三種精神，就是組合而成為黃埔的革命精神。我們全體將士，從此接受國父的校訓，從戰鬥中訓練，在戰鬥中建軍，集中意志，齊一步伐，為國家的自由平等，亞洲與世界的和平安全，而犧牲奮鬥到最後成功為止。

我們黃埔建校與國民革命建軍的精神，含有兩個成份：其一是三民主義的思想和信仰，其二是國民革命的意志和力量。三民主義乃是博大仁愛的思想體系，凡是愛國家，尚自由，為民族求生存，為人民謀福利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無不可包括在這個思想體系之內，構成我們救國和建國的最高原則與全國人民共同信仰。所以國民革命的每一戰役發動以後，海內外仁人志士，愛國同胞，都能相率結集於三民主義的中心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完成光榮的勝利。

同時，國民革命乃是堅強持久的戰鬥行動。所以我們國民革命，不發動戰爭則已，一經發動，絕不因一時的挫折變更其決心，更不為一時的毀譽動搖其意志，自必堅持其戰略原則，達成其作戰的目的。

二、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消長成敗之關鍵

國父首創軍校之初，抱病北上，以革命必勝的道理宣告全國，就是：「第一步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武力為國民之武力。」自此以後，我們國民革命軍與國民相結合，討逆之師，北伐之軍，剿匪之役，抗日之戰，無一而不能達成其艱鉅的任務，獲致全面的成功。而其關鍵是在三民主義的思想和信仰浸潤於全國人心之深而且廣，乃使封建軍閥的武力與帝國主義的強權，皆失其憑藉，終歸失敗。

「共產主義與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我們 國父早有明確的指示。中共匪黨唯一憑藉以圖存的方法，就是詭詐與勒索，篡竊與抄襲。匪黨最初的伎倆，是滲透黃埔，阻撓北伐，纔有我們廣州定亂之役。此後在北伐時期，共匪在中途叛亂，企圖篡竊我黨權，破壞我北伐，於是我們有南京清黨之役。它在統一時期，又破壞統一，於是我們又有長江剿匪之役。這三大關爭案件的決勝，就保障了國民革命成功的基礎，但是共匪在抗戰時期，更依附抗戰，來破壞抗戰，當時我們在國際調停之下，接受了五次和談。抗戰勝利之後，它又運用其詭詐與勒索的幻術，來繼續假借國際調停，與國共和談為其掩護。一面破壞我們復員建設，肆行其顛覆工作。一面在國際共黨史達林的指使之下，侵略我大陸，製造其傀儡組織。於是造成我國今日空前的浩劫。至其目前所謂反俄共的修正主義及其不怕美帝進攻大陸等等欺世荒謬的宣傳，無一而不是它的詭詐勒索的慣技。大家都知道，它是假借反對修正主義為名，而來嚇阻大陸人民信奉三民主義，它口喊不怕美帝進攻大陸，而事實上就是只怕我們國軍單獨反攻大陸，也就是嚇阻國際上贊助我們反攻大陸，進而以遏阻我們反攻大陸，這就是它企圖以對國內知識份子與青年羣眾所施之詭詐與勒索的故智，施之於共產集團與自由世界，而國際姑息主義者亦替它詭詐勒索做掮客，替它荒謬宣傳做傳聲筒，來混淆自由世界的視聽。

但是詭詐必有揭穿的日子，勒索更受不住實力的考驗。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成敗，乃取決於詭詐勒索與篤實精誠之間，清黨之役，對其陰謀暴行，予以膺懲，遂告成功，五次和談之舉，墮其詭詐勒索的奸計，便歸失敗，從我們反共關爭痛苦的經驗中，提供了顯明確切的教訓。

三、臺海戰爭為敵我形勢轉變的樞紐，乃是毛匪思想破產的起點，亦就是毛偽政權根本動搖的開始

現在毛匪走到思想破產，詐術失靈，四面楚歌，分崩離析的關頭。它屢次整風整黨。乃至整軍，皆不能挽救其必敗必亡的命運。追源溯始，四十七年的臺海戰爭應該是敵我形勢轉變的樞紐。今日毛匪的內部關爭與整肅，乃至其「亡黨、亡頭」的大恐怖與「大倒退」的悲鳴，都是以這個樞紐為起點而發展下來的。

毛匪自四十七年臺海戰爭失敗以後，即於四十八年發生彭、黃反毛的關爭，至今已有七年。這個關爭，名為思想關爭，而實為匪黨權力關爭的開始。這個關爭就是匪黨黨員乃至幹部對共產主義喪失了信心。對毛匪的思想領導，由失望而懷疑，更由紛歧而反抗，共產主義是破產了。在共產主義破產的過程中，毛澤東思想首先墮入了幻滅的絕境。

國際共產政權都是以其思想幻術為基礎的，如其思想一經破產，那其政權自必隨之崩潰，此乃共產政權存亡之必然規律。毛匪有什麼「思想」？它的唯一的基礎，乃是篡竊馬列共產主義的名義，與抄襲其史達林主義思想，承襲我們中國秦始皇暴政與黃巢、李闢等流氓屠殺裹脅手段的衣鉢，來脅制大陸民衆，欺詐知識份子，此外，祇是義和團以符咒抵抗洋槍大砲的戰術思想而已。至其竊據大陸的詐術，它首先假借我們三民主義來剽竊國民革命的成果，最後在國際上使用它詭詐與勒索慣技，乃就產生了它完全以史達林為背景的一個「一面倒」的傀儡偽政權。自史達林倒斃以後，十年來，俄共清算了史達林主義，臺海戰役以後，八年來，三民主義又壓倒

了共產主義，這是在他們此次所謂「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各項行動與文件所自認的事實，可以看得很明白的。毛匪今後還有什麼可以利用，又有什麼可以依附，來做它毛澤東思想的憑藉？它最後祇有使用其所謂「解放軍」來做它保衛毛澤東思想唯一的工具，它們共黨所謂「黨權高於一切」，及其所謂「黨領導軍」的最高原則，乃從此完全消失，這就顯示其黔驢技絕、日暮途窮，亦就是毛偽政權根本動搖，走上了它分崩離析的末路。過去共黨及其同路人和國際姑息主義者所謂毛匪已掌握了整個共黨，且已有效的控制整個大陸的詭詐宣傳也不攻而自破了。

四、反攻復國的機運在開展中

我們預料毛匪內鬨要經過這樣的三個階段：

- (1) 在其所謂「文化大革命」的鬨爭中，以軍整黨。今日毛匪以軍報打擊黨報，並進一步由軍部代替黨部來發佈什麼「文化大革命宣傳教育要點」，這就是它走進了以軍整黨的階段。
 - (2) 由匪黨思想鬨爭發展為政治權力鬨爭。今日毛匪的整肅，已由吳晗、鄧拓整肅到彭真，亦即將由彭真整肅到其偽政權的核心，這個整政的結果，究竟鹿死誰手，還要看其演變的事實。但這是它以軍整黨的第二步，必然走進以軍整政的階段，乃是可以斷言的。
 - (3) 由整黨與整政的過程再進而整軍，（當然它的整軍早已開始，不過尚未進入最後白熱化的決戰時期。）它的整軍發展到那個時期，才是在匪軍中毛匪思想與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兩個勢力的決鬥，也就是匪偽組織進入到它土崩瓦解的最後階段。
- 這結局祇有一個，那就必須要由我們國民革命軍擔任中心的任務，響起反攻的號角，肅清毛匪思想，推倒匪偽政權，來實行三民主義，使我大陸同胞共享今日中華民國憲法的自由平等權利，完成我們國民革命軍第三期的任務。
- 我們預計這反攻軍事行動必將迅速到來，而且深信其能順利完成，大陸同胞當不至遭受戰爭延長的痛苦，民主憲政的重光，三民主義建國的大業是必然如期成功的。

五、一切反毛的力量在三民主義的思想與信仰之下聯合起來

毛匪使用了大力整肅偽北京大學的陸平，召集了大會整肅了偽南京大學的匡亞明，如今又要對匪共青年團開刀，它在這中間發起了一個運動，「號召青年人上山下鄉，與勞動羣衆相結合，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顯然這是它所謂「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工作之一。

我們要問：倘若大陸上青年知識份子甘心情願做「毛澤東思想」的接班人，為什麼一個北京大學祇有學生一萬幾千人，却要編為七千人的工作隊進去做整肅工作？為什麼要召集一萬三千人的「羣衆公審大會」來槍斃一個十九歲的青年楊國慶？

其實，毛匪要製造「接班人」，首先就要拿出恐怖屠殺的手段，逼迫一般青年要他們滅絕人性，毀滅倫理，所以它們現在就是要使大陸一般青年對中國歷史文化、三民主義思想脫班，要使大陸青年成為一個野蠻殘忍、禽獸不如的共產接班人。

但是在毛匪這次內部鬨爭中，顯露出了三個特徵，證明了它要製造大陸青年為三民主義的脫班人，乃是永遠不可能的事。其一、

是在共產主義破產之處，提供了三民主義成功的佐證。其二、在毛澤東思想愈突出，亦即愈鑽進到其死胡同的末路，顯出了三民主義崇高而遠大的前程。其三、凡是反毛的教育家、史學家、戲劇、電影、歌曲、彫刻、繪畫家等，無論在其匪黨匪軍中各藝術家，都是為散播三民主義的福音與國民革命的種籽而正在努力工作。我們可以確信此次匪黨內部鬭爭，不僅是受了國父三民主義思想的影響，而且在事實上都受了三民主義思想的領導而促成的。這三個特徵，竟超越我們預期之上，證明了我們國民革命軍反攻必勝建國必成的道理。

我們今日重申三項保證與十條約章，凡是被毛匪整肅，和在整肅邊緣上的知識份子，皆是我們三民主義的戰友，我們必盡其全力，提前進軍，來作你們的後援。

我們今日重申「不是敵人，便是同志」的信條。凡是反對毛匪思想，反抗毛匪暴力，不甘心做毛匪奴隸的反毛青年，皆是我們國民革命的同志。

讓我們大家走在一條三民主義思想戰線上，站在一個國民革命陣營裏，來消滅毛匪思想，推倒毛匪偽政權，從解決毛匪問題上來解決我們中國自己的問題，以解除亞洲和世界的危機，從三民主義建國的事業上策定亞洲與世界持久和平！

六、我們革命黃埔的使命

目前在我們黃埔的五十年代，是國民革命最後一次總決戰的年代！

我們決戰的憑藉——是三民主義和傳統文化的民族精神；

但決戰的力量——則重在智慧與學術；

智慧和學術，是必須自教育訓練中，磨鍊出來的；而教育訓練，必須在求新、求速、務實、務簡的新速實簡中，方能充實，方得進步。

我們建校是為建軍，亦是為建國，大家求學也就是為了救國和建國。

現在救國的時機，隨時都會到來，大家必須趕速準備，加緊學習，並記住——「知識與學術就是力量」。

我們革命的黃埔

是團結一致「挽國家於危亡」的黃埔；

是犧牲奮鬥「在求國家之自由平等」的黃埔；

是為中華民族負了繼往開來責任的黃埔；

是和總理、先烈、主義、國家、血肉相連的黃埔；

而且是最早對共匪鬭爭，最後致共匪死命，堅持根絕共產災禍的黃埔；

革命黃埔的最後勝利，就是國民革命的最後勝利，亦就是三民主義實現的最大保證。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致美國總統詹森函

總統先生：自從貴國參眾兩院討論對華政策聽證會，以及魯斯克國務卿發表對華政策十點聲明以來，我中華民國雜誌界數百家同人，無不表示十分關切。美國外交政策，向來基於正義與和平，百年來光輝燦爛。閣下主政以來，一再宣示，從艾森豪總統以及甘迺迪總統與閣下，「從越南到西柏林外交政策不變」。此種宣示顯示美國反抗侵略維持和平之決心，自由世界人民無不歡欣鼓舞。乃中國共匪迷信武力，窮兵好戰，十餘年來，無日不在發動戰爭。過去馬來風雲，印巴戰爭，以及匪印之戰，均為中共所策動。閣下苦心謀求和平，堅持以戰謀和政策，雖印巴戰爭，暫告平息，印尼形勢好轉，而越戰則方興未艾，且有愈戰愈劇趨勢，此緣共匪堅信人民解放戰爭，對抗軍事傳統戰略，無往不利。大陸淪陷，韓國被侵，越南再進，其勢力正在日趨發展之中；而且泰國游擊正在發展，緬共勢力囂張，菲共躍躍欲試，日共潛伏堪危。所以貴國主張堅守越南，百折不回，誠為夜半鐘聲，中流砥柱。閣下遠見，無不為世人所敬佩。惟因越戰不求勝利，遂曠日持久，少數人深滋疑慮，進而顛倒黑白，圖緩和共匪，以解決越戰。傅爾布萊特先生，主張停止轟炸北越，讓步來和談越局；費正清教授自命中國通，其資料均來自大陸，不改親共論調；斯卡爾波諾教授堅持康隆報告之成見，力主不可能成為事實的兩個中國；摩根索教授甚至主張取消賴以維持集體安全的軍事圍堵政策，向匪投降；巴奈特教授主張過去不能實行的國家繼承說的濫調，由正義的美國在聯合國公開主張分成兩個中國。凡此種種謬論，不僅與貴國現行政策相違背，而且事實上也決不可能，其中

經靖主張均要求取消禁運，增加接觸，向共匪示弱。我雜誌界同仁深知閣下英明睿智，高瞻遠矚，決不為此種謬論所動搖。因此，魯斯克國務卿十點聲明堅決維持承諾，援助盟邦，抵抗共產侵略，反對兩個中國，美國對華基本政策並無變化。惟彼仍宣示與匪交往接觸與圍堵政策並不抵觸，並呼籲與中共擴大訪問，交換書刊，准許中共購買美國糧食，准許中共與美國新聞記者相換採訪，以求共匪能以徵知美國維持和平之真實態度，知難而退，用心誠屬良苦。但過去事實，斑斑可考。中共實無任何方法可以與之妥協，亦無任何協議可以使之遵守。一百多次的華沙會談，均無法勸告使其聲明不用武力攻打臺灣。美國在韓戰之不惜犧牲，亦無法使其匪不繼續使用武力，終至越戰達於高潮。共匪搞越戰愈搞愈得意，高叫美軍撤退越南，並高叫美軍退出臺灣海峽。所以此次貴國雖然主張與匪接觸，而共匪頑強如故亦遭拒絕，而且斥為欺騙。此種原因，實由共匪要輸出「毛澤東思想」於東南亞，堅信人民戰爭有成功可能，進而埋葬資本主義，各個擊破，赤化世界。因此接觸與談判是絕不會解決問題的，共產侵略猶如瘟疫一樣，只有逐步隔離，還要滲透對方，以牙還牙，方能逐步清剿。要之對付共匪，強硬反足避免擴大，軟弱必將招致大禍。圍堵而不孤立，適有利於敵人。中國大陸是亞洲共產領導中心，越南四面門戶洞開，共匪是清剿不盡的，只有使用亞洲反共國家兵力，來維護亞洲安全，減少貴國負擔，策動中國反攻，圍魏救趙，解除貴國現陷於越戰泥淖及將陷於泰戰泥淖之困難，以免戰事持久，終至打起核子戰爭，則亞洲人民萬幸，自由世界萬幸！

在共匪統治下邊疆各民族的前途

周昆田

共匪對於邊疆各民族已改稱為「少數民族」，並有所謂「少數民族政策」，且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從表面上看，好像共匪對於邊疆各民族的地位甚為重視，且將給予美好的遠景，但一考察其實際，却不如此。本文的目的，即在將共匪統治下邊疆各民族的前途，作一簡單的探討。

首先，我們要瞭解邊疆各民族在共匪統治下的前途，必須瞭解共匪對於民族問題之處理的根本態度，及其「少數民族政策」的最後目的所在。

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原是兩個互不相容的主義，發揚民族主義者最後必否定了共產主義，崇奉共產主義者最後亦必揚棄了民族主義，這是理所必然、事所必至的結果。馬克思曾謂：「少數民族之自決，係屬反動。」列寧曾謂：

「馬克思主義絕不能與任何民族主義妥協，吾人之需要，乃無產階級必須獨立於民族主義之外。」（均見蒙藏委員會參考資料陳孝賢著俄帝民族政策及其民族事務機構之研究一書）可見共產主義者既不容許「少數民族」有自決權，更不容許有民族主義之存在。

但是，共匪為什麼又大吹大擂高談其「少數民族政策」？並允許各「少數民族」實行區域自治呢？我們知道：共匪是以欺騙起家的，當然這仍是其欺騙策略的應用。

共匪在未竊據大陸之前，為誘惑邊疆各民族參加其叛亂工作起見，曾不斷發表承認各「少數民族有完全的自決權」，「或完全獨立」，「可自建獨立政

「權」等動人的主張；可是，自三十八年竊據大陸以後，共匪對於這一類的主張遂矢口不言，在其所謂「少數民族政策」裏面，再也尋不出什麼「自決」、「獨立」等等字樣，取而代之的，却是建立其所謂「地方國家機關」的自治區（等於省）、自治州（等於專區）、自治縣等，究其職權則與省的各級行政機構無異，這是何等巧妙的騙局！

共匪的「少數民族政策」，最初係規定於三十八年九月間偽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的偽「政協共同綱領」之中，嗣於四十一年二月公佈有「關於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實施辦法的決定」及「關於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數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權利的決定」，同年八月復公佈偽「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及四十四年九月偽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偽憲，乃把這些有關的文件綜合起來，予以具體的規定，無非是糖衣的毒藥，極盡其欺騙的能事，即披着民族的外衣，而以匪黨主義為真實的內容，因條文甚多，不遑引論，現僅就其序言中所說「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爲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發揚各民族間的友愛互助、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的基礎上，我國的民族團結將繼續加強」的一句話，加以分析。在這一句話裏面，在「互助」二字以上及「我國的民族團結將繼續加強」都是糖衣，所謂「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便是毒藥，便是共匪用以殺人的利刃。因爲共匪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一切措施，都是以實行匪黨的主義和政策爲依歸，如有反對，便可加以所列各種罪名中的任何一項，予以清除。最奇妙的莫如既「反對大民族主義」，又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其不反對的不大不小的主義，究竟是什麼呢？當然是以匪黨的利益爲準則的共產主義了。換言之，便是要消滅任何民族意識，而代之以匪黨的主義。

由上所述，我們可知共匪對於民族問題之處理的根本態度，是要消滅民族，其「少數民族政策」的最後目的，是要消滅各「少數民族」。

爲求證明上一看法的正確，茲再將共匪十餘年來對於邊疆各民族的措施，一加以鳥瞰。

十餘年來，共匪在邊疆地區的措施，無處不是以消滅邊疆各民族爲指標，現就其最關重要的數點，分述如下：

一、變更民族成份 共匪所謂「少數民族」，是以其在全國人口的比例中而言，如以各該住居地區爲標準，則所謂「少數民族」往往佔着多數，如新疆的維族、西藏的藏族及純蒙地區的蒙古族是。由於各「少數民族」在其本地居於多數，便容易形成尾大不掉，難以指揮如意。共匪深明此點，乃亟謀改變民族成份，削弱各「少數民族」在本地的優勝地位，使其便於控制。共匪所使用的改變民族成份的方法，大抵有二：一係將內地各省的難民、男女青年、退伍官兵、與所謂「反革命份子及其家屬」，大量移入東北、西北、西南各地，使從

事於拓荒工作，一則將各「少數民族」移至內地或邊地，使參加勞動而與其他各族相融合。照此辦法行之既久，則各「少數民族」無論在本地或他處，自然都日趨萎縮，無復抗衡大族之力，最後遂只有消滅的一途。

二、毒化各族思想 「人爲心之器」，思想的關係最爲重要，如果思想被毒化了，一切想法做法都與共匪沆瀣一氣，縱然邊疆各民族仍保留其原有的名稱，但實質上已失去靈魂，失去民族意識，完全成爲共匪的工具。故共匪這十餘年來，致力於毒化思想的傳播，非常積極：一方面大量培育民族匪幹，以爲推進毒化思想的動力，一方面發展中初等教育，並舉辦冬學、夜校、夜讀班等補習性學校，以擴大及深入毒化的效果，同時復利用電影戲劇等活動及印行大批書刊，以加速並協助毒化工作的進行。最近，共匪更在邊疆各地區以學習毛匪思想及著作爲號召，益可證明共匪是要使各「少數民族」的思想澈底毒化。

三、破除宗教信仰 邊疆各民族都具有強烈的宗教信仰，此與主張唯物論的無神論的共匪思想，殊格格不能相容，共匪爲掃除毒化各民族思想的障礙，對於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如佛教、回教、巫教、耶教等，莫不積極予以破壞，尤以西藏原爲政教合一制度，宗教力量特大，故對其使用的手段最爲殘酷。我們看四十八年三月西藏同胞抗暴宣言中說：「在宗教上，他們有其自己的計劃以推翻最根本的佛教的教義。我們的宗教是教人愛一切的人而不對任何一人懷惡，而共產黨徒們正在奮鬥以伸展馬克斯的理想。……同時，共產黨們阻止僧家行使天賦的獲得食物的自然權力，加彼等以饑餓的酷刑，迫使他們放棄其純正的信仰。……他們強制我們許多僧侶結婚，……他們以鎮壓手段控制拉薩各寺廟，即使佛像和塑像也要納稅。」可以見之。到了最近，偽西藏自治區的宗教事務部也被撤銷，更可瞭然於共匪的根本陰謀之所在。

四、厲行「社會改革」 邊疆社會原有邊疆社會的特質與特點，各「少數民族」之所以存在，亦多由此等特質特點所形成，共匪爲要消滅各「少數民族」，自須先消滅各個社會中所具有的特質與特點。共匪認爲：邊疆地區，普遍存在着封建社會、奴隸社會、或原始社會的狀態，必須經過「社會改革」（包括所謂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等），纔能趕上內地，於是或先或後的在邊疆地區採用與內地相同的清算鬥爭等方式，厲行其「社會改革」，並實施「人民公社」的暴政，期清除邊疆社會的特殊性，使與內地同其習尚。西藏自經「三反及滅運動」之後，現在雖仍未設立「人民公社」，但這不過是時間問題，共匪絕不會輕於放過的。毛匪曾說：「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共匪心目中只有階級，沒有民族，這是昭然若揭的。最近共匪既厲行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復利用青少年爲「紅衛兵」，企圖肅清傳統的思想、文化與風俗、習慣，據報已擴及邊疆，此一風暴如不能迅被遏止，則邊疆社會原有的特質與特點，更掃地無餘了。

就上述幾項措施看來，實無一不以消滅邊疆各民族爲出發點，亦無一不以

消滅邊疆各民族為最後的目標。換言之：即在共匪統治下的邊疆各民族，將經過互移、毒化、「改革」等等過程，終必歸於消滅。

時在今日，邊疆各民族為要挽救其被消滅的厄運，自只有奮然興起，共同致力於反共復國的大業，摧毀共匪的統治，以創造光明的前途。由於近年來，自西南、西北、而東北，邊疆各民族反共革命的運動不斷發生，可知各族同胞

布特哈呼倫貝爾情況簡介

胡格金台

一、地理環境

布特哈呼倫貝爾區域，幅員遼闊，形勢雄偉，大興安嶺山脈，自索岳爾濟山起，經伊勒呼里山高峯，縱貫於東北，直達渾特山。小興安嶺盤繞於北部及東部，北帶黑龍江、西襟額爾古納河，形成天然險要。大小興安嶺的中央山脈及兩側的山嶺起伏蔓延，森林滿佈，野獸充斥。大嶺以東的嫩江、訥謨爾河、甘河、努敏、格尼、阿榮、雅魯、綽爾等河，向東及西南奔流。大嶺以西的凱河、海拉爾、根河、克魯倫、哈爾哈、額爾古納等河流，向西及向北奔流。這些河流，既富於水產，又便於畜牧狩獵與水運。大嶺以西的鹽性草原，為蒙古畜牧業的寶地。大嶺以東的肥沃土壤，又為東北糧食的倉庫。

住民精於騎射，勇於戰鬪。自古無事則游弋於山間水際，有事則出征於天涯海角。他們富於服從性，征召令一到達，即時動員。有此地理、人事以及物產的條件，向為北方民族興衰成敗的關鍵。此一地區初為東胡所據，後併於匈奴。漢武帝遣衛青征匈奴，曾至臚胸河（今之克魯倫河）。永元三年，本地區隸於遼東郡西安平地。晉時為拓跋國壤。南北朝魏宣帝徙推寅於此。後烏洛侯代據其地。隋唐時期，突厥稱雄，即屬於東突厥。唐代突厥置黑水府都督，即屬於黑水府。五代契丹強大，建國於室韋山。殆至宋時，契丹驍強，室韋之地盡屬之。契丹國號曰遼，以此地區屬於上京道。金時屬於上京路之地。成吉思汗興起時，就在呼倫貝爾的托羅海起兵，與札木哈交戰，行軍至布特哈札蘭屯東南的驛站宿營。中興鐵路興修後，即以此站稱為成吉思汗站。成吉思汗復由此地，西征歐洲，南破金宋、廣拓疆域。成吉思汗以額爾古納河枯輪淖爾一帶（呼倫池、貝爾池）為其弟哈薩兒的封地。而由此兩湖以東及嫩江兩岸為烈祖四子鐵木哥幹赤斤的封地。殆元惠宗北徙至呼倫貝爾後，其孫脫古思鐵木兒繼之，仍駐於貝爾湖畔。明洪武二十年遣藍玉率師十五萬，乘夜抵達呼倫貝爾、脫古思鐵木兒、以輕騎脫走。永樂七年，元嗣本雅失里，殺明使郭驥。翌年明成祖親征至臚胸河，更其名為飲馬河，本雅失里脫走。可知布特哈呼倫貝爾地

已深深瞭解共匪的懷抱而有共同的覺醒。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邊疆與內地的反共革命力量，必可結合起來，同在總統號召與領導之下，向光復河山的大道邁進，內外夾擊，以覆滅匪偽政權，而使邊疆各民族重享其本於民族、民權、民生之要求的自由平等的幸福。

方，不但為北方民族興盛時期的得力基地，亦且為其衰微時的退居自衛的據點。清崇德年間，俄人乘虛據尼布楚，東侵雅薩克，南侵額爾古納河，擾害諸郡者，凡四十年。康熙二十四、五年先後用兵兩次。終於康熙二十八年締結尼布楚條約，以額爾古納河為界，山南屬於中國，山北屬於帝俄。清廷於雍正十年設呼倫貝爾防區，加強防務。復以中東鐵路橫貫其中，連接歐亞交通，防務更形重要。九一八事件後，日人又在海拉爾以及興安嶺的各險要處，修築了地下及山麓的要塞，使它成為國際性的重要軍事基地一環，尤易為帝國主義者所垂涎。

二、住民

本地住民有達呼爾、索倫、鄂倫春、陳巴爾虎、新巴爾虎、額魯特、布萊亞、札薩克圖、布里雅特等族。茲分述於下。

1 達呼爾人：達呼爾人的稱呼，其音和用字，過去不一致。有謂「大虎力」又「達幹爾」或「達呼爾」。近年來普遍的稱為「達呼爾」，此一稱呼算是「一定了」。不過對此「達呼爾」一語的來歷，很少人知道。對此一問題，郭道甫先生曾有過研究。他說：「達呼爾」三字「大胡人」的轉音。中國古時對北方民族，統稱為胡。所謂「胡」者，即獵狁、匈奴、及五胡的「胡」等的總稱。這些稱呼，雖然隨時代而轉音，而其所用的漢字不相同，但以蒙文寫出時，都以（HU）「胡」字音開始。因北方民族日漸強大，遂在「胡」字上加上了「大」字，而稱為「大胡人」，以示尊重。蒙語「胡」是人的意思，即一個「大」字，而稱為「大胡人」，以示尊重。蒙語「胡」是人的意思，即 HUN（匈奴）的簡稱，而匈奴又是 HUNG-YUNG（獵狁）的轉音。因此外人簡稱北方人為「胡」人，並尊稱為「大胡人」。後來演變到「達呼爾」云。達呼爾人的傳言說：「達呼爾」人乃是古老的蒙古，係薩吉爾地汗的後裔。薩吉爾地汗的汗號是在他即位時所採取的。因他即位時，正好有喜鵲飛來。（喜鵲蒙語「薩吉哈」，係報喜之鳥）。薩吉爾地汗即以此鳥名為汗號，以誌大喜云。此種傳說頗與成吉思汗在鄂嫩河畔即位時所稱汗號的說法相似。

達呼爾人世居難河上游，貝加爾湖附近，從事狩獵游牧。明中葉與其鄰族發生戰爭，族長特穆爾被俘，其勢不支，大部東徙，渡黑龍江，越興安嶺，移至瑗瑯，訥謨爾河，漠河，嫩江流域諸地營游牧生活。蒙古嫩江為（ONON MUREN），係達呼爾人為紀念其幹難河上游的故鄉而起的名稱。後來漢文譯成爲嫩江。達呼爾人以「鄂嫩」爲姓的來源，也是如此。明末又與滿族人交戰，族長奔字爾西走，餘家由巴爾達齊率領，與滿人和談停戰。嗣後其勢復振，幾乎擁有長白山以北的黑龍江全境。滿人於天聰年間，將此達呼爾人的地區，分爲瑗瑯、墨爾根、布特哈、呼蘭、齊齊哈爾等各小部落，以統轄之。滿清征服瑗瑯丹後，以鞏固邊防爲詞，由各部落中，抽出部分人，派往新疆伊犁駐防。據說：去到伊犁的人，不願久居該地，曾多次要求還鄉，但俱遭批駁。那時傳說：曾有數匹老馬，由於戀故土，曾從伊犁跑回到布特哈云。

滿清雖然分散達呼爾人的勢力，但對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加干涉，且更予以優遇。達呼爾人因此安心悅服，曾爲清廷大爲出力。其中屢建功勳，而爲清廷的功臣者，如：駐防奉天的杜將軍，駐防吉林的常將軍等名將。今吉林市內仍有常將軍廟。因此清廷特別信任達呼爾人而互爲結親者。例如清廷廢帝溥儀之後，即達呼爾人榮元的女兒。故有清一代，達呼爾人就在他們的家鄉，任意馳騁，從事游牧狩獵伐木等事業，欣然自得，渡其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光緒三十年以後，清廷改變其政策，實行移民開墾，逐步設立府縣。於是達呼爾人的牧業經濟和政治地位都受威脅。尤其在程德全主政於黑龍江時，竟將東布特哈土地強行開放。該地區的達呼爾人受損情形，比其他地區更甚。後來達呼爾人要求撤回駐軍和漢吏及停止移民開墾，都未得結果。遂先後在呼倫貝爾和布特哈地方從事自治運動。此種趨勢，如同後浪推前浪，不斷的演變下去。達呼爾人在布特哈或在呼倫貝爾地區，不但在政治方面起了領導作用，即於生活習慣上亦發生重要影響。以布特哈人的索倫人，以及鄂倫春人而言，他們都會講達呼爾話。甚至有些地方，他們不會講他們自己的話。有的鄂倫春人，對其日常生活方式，自動的仿效達呼爾人。

2 索倫人係通古斯族系。康熙三十年編入旗籍，名曰索倫隊。驍勇善戰。雍正十年，一部分索倫人，同達呼爾人遷往呼倫貝爾。

3 陳巴爾虎人是外蒙喀爾喀的屬部。以成邊關入俄境。康熙年間，自俄境來歸，編入八旗。此族人昔在木蘭圍場游牧。其後來到興安嶺北遼東一帶。雍正十年，由布特哈遷到呼倫貝爾、游牧於海拉爾河下游一帶。

4 新巴爾虎也是外蒙喀爾喀部，昔在興安嶺北麓游牧，漸漸向南遷移，遂成部落。因其語言與陳巴爾虎相同，故稱巴爾虎，並因新編入旗制，而稱之爲新巴爾虎旗。雍正十二年遷往呼倫貝爾，編爲八旗，在伊敏河兩岸游牧。

5 額魯特先世爲元征服，明清間強盛，號稱衛拉特部。居黑龍江者爲額魯特旗的準噶爾部人，（意左翼）。乾隆十二年準噶爾臺吉巴桑投清，附打牲部

之後遷往呼倫貝爾，編爲一旗。在喀爾喀河迤東寬翁河一帶游牧。

6 鄂倫春人即通古斯族，索倫人的別部。元時稱爲林中百姓，清時稱爲樹中人，俗稱之爲麒麟人。散居深山，居無廬室，以打牲爲業。出入於興安嶺一帶山林，騎射係其專長。其較爲固定生活之區，係布特哈的甘河、呼瑪、畢拉爾、綽爾、雅魯、阿榮、格尼、訥謨爾，及呼倫貝爾的海拉爾上游維圖爾、圖拉格、依肯等河流域。

7 布萊雅人有新舊之分。舊布萊雅即察普臣，遷自喀爾喀，初彼等越過興安嶺，居於布特哈境內，編入滿洲族籍。雍正十年與達呼爾、索倫人同移於呼倫貝爾。現住於呼倫貝爾西北部的草原。

8 新布萊雅人與舊布萊雅人相同。亦自喀爾喀部移來，但晚三年。其游牧地區在呼倫貝爾西南部，達賚湖附近，烏爾順河流域，貝爾湖左右。

9 札薩克圖人，係哈薩克的分支。在呼倫湖西南一帶游牧與狩獵。

10 布里雅特人，因不滿共產主義的俄帝干涉，由其故鄉布里雅特逃到呼倫貝爾。他們懂俄語，民族意識強。

三、政 治

前清對布特哈呼倫貝爾的政治措施，一律採用旗制。鑒於達呼爾、索倫、鄂倫春等人的居住地帶較爲廣大，較爲複雜，故實施混合的八旗制外，對其他各族，則採取一旗一旗制。布特哈各旗歸布特哈總管衙門或副都統衙門管轄。呼倫貝爾各旗歸呼倫貝爾副都統衙門管轄。

布特哈三字是滿語狩獵之意，即打牲。打牲部落名稱的來源亦由於此。清康熙二十八年設置布特哈總管衙門，駐於嫩江右岸宜卧奇地方。置達呼爾、滿洲、索倫三名總管。合理八旗九十二佐，執掌軍民事宜。後來布特哈人，人口繁殖，事務加多，遂於光緒二十年，將總管衙門擴大爲副都統衙門，設於嫩江東部離嫩江東岸五十華里地的訥謨爾河北岸博爾多站，即今之訥河縣城。副都統衙門置副都統一，隸於黑龍江將軍。副都統衙門亦如總管衙門，分三司，但其人員增加。光緒三十二年裁副都統衙門，以嫩江爲分界線，將布特哈分成爲東西兩個布特哈，各置總管一人，各轄八旗。旗佐領一人，驍騎校一人及領催、皮甲等若干人。

東布特哈總管衙門，設於前副都統衙門舊址，即博爾多站。東布特哈轄境，北界由墨爾根（今之嫩江縣城）起沿嫩江東岸西南至齊齊哈爾交界；東北自訥謨爾河發源地至伊克明安旗境界；包括現有之訥河、拜泉、克東、德都等縣區域。宣統元年，黑龍江將軍在博爾多新設訥河廳，置同知一人，管理蒙漢政務。於民國二年改訥河廳爲訥河縣。改總管衙門爲東布特哈八旗籌辦處，置總辦一人。這樣東布特哈不但失去原有管轄治理權，而且失掉生活上的保障，被迫拋棄家園，遷徙於山區及西布特哈境內者有之。

西布特哈由東布哈分離後，將其總管衙門設於宜卧奇地方，即舊總管衙門所在地。其轄境東北由伊勒呼里山起，沿嫩江西岸，順邊牆（金邊堡）經索岳爾吉山。西以大興安嶺與呼倫貝爾為界線。包括現有的布西、甘南、雅魯、索倫等縣區域。

至呼倫貝爾的名稱來源，係以該地呼倫池貝爾池兩湖為地名。清廷於雍正十年為鞏固國防計，在此地設立呼倫貝爾副都統衙門。置副都統一員，總管、副總管及佐領以下各官。以由東布特哈移來的達呼爾、陳巴爾虎等各旗兵丁分界鎮守和游牧。額魯特兵丁亦是年移駐。新巴爾虎於雍正十二年來此，悉隸於副都統。當時兵丁數目為達呼爾七百三十名；索倫一千三百六十名；陳巴爾虎二百七十五名；額魯特三百五十九名；新巴爾虎二千四百八十名。後來呼倫貝爾全區分為十七旗，每旗分為三分隊。合一旗為一封，以二封為一翼。一翼之長謂之「伍格達爾」。一封之長謂之「伊里喜達」，作為翼長的輔佐官。其下有傳令章京、小隊章京、書記，以及下士格的職名。旗兵服役年齡，兵丁自十八至四十歲。每年四月和九月為期二回徵調。適齡壯丁由參贊大臣檢查。不具者免役，合格者更考其弓箭、甄別武藝。隊中士兵死亡時臨時補徵。人員的編制額，翼長五名，封長八名，傳令二十四名，章京五十名，小隊章京五十名，下士格二百名，兵卒二千四百五十名。戰時增兵，軍區的位置，新巴爾虎在西北，陳巴爾虎在東北，額魯特及其他部份則處於中央地方的海拉爾週圍附近，各受副都統的管轄。呼倫貝爾的疆域，東至興安嶺伊勒克特山與布特哈交界，南至索岳爾濟山與喀爾喀車臣汗部右翼前後鎮國公旗為界。西至墨爾根哈爾山胡爾海圖卡倫，與喀爾喀車臣汗部中前旗札薩克固山貝子之地為界。北至巴彥克卡倫，額爾古納河中流與俄國扎拜嘎爾省為界。先是清政府自雍正五年起至光緒十年止所設的卡倫共有過十七處。於庚子變亂時，被毀於俄人之手。光緒三十三年呼倫貝爾副都統蘇那木策麟，在呼倫貝爾轄境內，重建十一處卡倫，於防衛上確為有功。

呼倫貝爾人雖然於民元一月二日宣佈獨立，後因國際局勢的演變，即於民國九年一月六日致書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及黑龍江督軍孫烈臣請轉電中央，自動取消獨立。黑龍江省當局未能乘此機會善加誘導與扶植，反將前設之呼倫廳改為呼倫縣，廳濱府改為廳濱縣，吉拉林設治局改為奎章縣。任張奎武為呼倫貝爾鎮守使，丁超為滿海警備總司令。十一年一月奇乾改縣。十四年以呼倫貝爾全境劃為呼倫道、隸於黑龍江省。九一八事件後，布特哈呼倫貝爾淪為日人統治。彼等在布特哈境內設所謂蒙人自治的「興安東省」。在呼倫貝爾設「興安北省」。光復後雖在此地設有興安省，但在軍政人員尚未能踏進之前，該地帶又淪入共匪控制之下。匪方初在布特哈地區設立偽「納文慕仁」省，在呼倫貝爾設偽「呼倫貝爾省」。不久將此兩省合併偽呼納盟，偽盟府設於海拉爾市。後又將偽「興安盟」區域，併入於呼納地區，而改稱為偽「呼倫貝爾盟」。因此

布特哈呼倫貝爾的「行政區域」比任何時期更擴大，其重要性亦隨之重大化。

四、經濟

布特哈的牧畜業雖不如呼倫貝爾的富足，但於土地未開放以前，其牲畜除自用外，尚能繼續售出。但土地開放後，即失去良好牧場，牲畜逐年減少，一向賴以維生的牧業經濟只好宣告破產。

牧業經濟衰後，即致力於狩獵事業。布特哈地區所產的獸類皮毛的優美性，甲於全蒙地區及中國大陸。所謂三寶之一的貂皮以及輕而暖的皮毛如貉絨、狍狍、紅狐狸、水獺、海龍等，並世界聞名作補藥的鹿茸，就是出在布特哈。貂皮清時定為貢品之一。夏季以鹿茸、冬季以灰鼠皮為大宗收入。

林產是無論大小興安嶺及各山嶺都滿佈着高大的原始茂密森林。其種類有落葉松、葉松、針葉松、柏樹、杉木、白樺、黑樺、楊木、榆樹、柞木等不一而足。其年齡有達數百年或千年者。高度有十五公尺以上至三十公尺左右者。布特哈人每年春季入山伐木作木筏，夏季流筏至齊齊哈爾及其他城市出售。日據時期曾設營林署以大規模經營之。

農業方面：布特哈不但有廣大的肥沃平原，且因大小興安嶺環抱之故，氣候較溫，最適於耕作。布特哈人初期耕種雖較單純，但後來亦用大型洋犁開墾。此種開墾以訥謨爾一帶的蒙人為多。後來部分蒙人曾合購火犁，在巴彥旗境內處女地開墾，以期發展農業。

漁業方面：布特哈的魚產很豐富，各河流都出魚。其中產魚最多者為嫩江。每年所產之魚，無法估量。所捕之魚在岸上堆積如山，售不勝售。沿江岸住民，即以無代價以牛馬車運回家，存於倉庫。因捕魚都在冬季，故能存數月之久。

商業：布特哈人早年僅對鄂倫春人做極小型的副業生意意外，很少經商者。所需商品，僅於售出土產時購入，等於物物交換。民初布特哈人曾經開設實業公司，其性質等於合作社，此為經商的萌芽時期。

礦產有金、鐵、煤及其他金屬，但未開採。西布特哈總管金氏（滿人），曾計劃修建鐵路至呼瑪金礦，以期採金。

呼倫貝爾的經濟，當以畜牧為首位。有廣大含鹽的草原與便利的河水，不惟東蒙的最佳畜牧之地，亦即全內蒙最好的牧場。家畜種類有牛、馬、羊、駱駝等。據民十四年十二月官方統計，全境馬匹有十七萬匹，牛十四萬頭，羊一百五十萬隻，駱駝七千頭。此外牧畜業附產品，如獸骨、黃油、羊毛、皮張等亦為出產品的大宗。每年輸出的價款約有三百萬元的銀圓。

森林次於布特哈，但其採伐法比較為優。全境有四處林產：（一）馬爾差夫斯基公司林產，在貝斯特拉河流域，大宗木材為落葉松，亦有針葉松、銀松。在貝斯特拉河流域、額爾古納河及黑龍江等地編成木筏、順流輸出。（二）烏爾克

其罕河林產在牙克什站東北擁有海拉爾河流域。其林木的豐富及設備，在興安嶺西爲第一。故木筏河流寬闊深淵。由牙克什站至林場賬房有鐵路。沿途有電話，有木筏的港灣。(三)牙多爾斯喀林場，在海拉爾站東南。其樹種與烏爾克其罕河產同。其木筏的終點爲海拉爾附近的港灣。(四)札克公司林產，介於烏爾克其罕河及牙多爾斯喀兩林產之間。居大興安嶺中心點，由鐵路線前往林產腹地，有鐵路岔道兩條。

獸產是自黑龍江起至呼倫貝爾南部爲止的千餘里的地域。獸的種類與布特哈地區的獸類大致相同，但其皮毛的精細柔軟則爲遜色。每年所出的皮張約計大洋四百五十萬元云。

產魚的河流爲貝爾湖、烏爾順河、哈勒哈河、克魯倫河、穆特那溪、大寶湖等，魚類繁多。漁戶捕魚分夏冬兩季。民十五年夏季所捕的魚，有九八二噸。冬季三三四噸。十六年經營漁業者達兩千人之多。

農業方面：俄人僑居者，按照條約，開墾租種，爲期十二年。並有權在承租地內，從事建築。額爾古納河一帶，每俄畝每年應布二元五角。沿車站一帶，每俄畝三元。民七，民九，俄僑東來，聚墾於額爾古納河、牙克什、免渡河站一帶。此後華人亦接踵而來。每年產量不足供給當地消耗，所以由他處輸入之。

金礦：金沙的探採，在吉拉林及烏洛夫河口地方。初爲上阿穆公司，後來廣信公司開採。全年所得約有一百三十公斤，金質不良。此外三河札格達河、威月河、具內伊河、庫拉克世河、伊里吉甘河等處亦有金礦。

煤礦：呼倫貝爾全區蓄煤。開採者有札資諾爾及滿洲里等處。札資諾爾煤礦積存煤，深有一百公尺，煤量有九千五百萬噸。若深至二百公尺，可有煤兩

萬兩千噸。滿洲里煤爲褐色、礦區爲十六方里之大。

鹽：產地在胡吉爾泡，寬約一公里，長約一公里半。每年可採純鹼二千塊，約一百五十公噸。

鹽：白音諾爾地方每年平均產一百萬噸。白音差岡僅產二十公噸。

水晶：大興安嶺一帶，產水晶甚多，其他如石膏、螢石、大理石、焦炭、鐵，所在多有。此外哈洛興哈倫、阿爾善礦泉，金鐵的混合物甚多，可治腹疾及傷寒病云。

工業：有製腸業、洗毛廠、牛乳油業、製革廠、製粉業、製酒廠等。這些製成品除大批發中東鐵路兩側外，銷售於海拉爾、哈爾濱方面，並設有門市部。

商業：前清時期，在索倫、鄂倫春人的所在地帶及海拉爾地區開始。其交易(一)錢款交易，車站附近行之。(二)半錢款半物品交易，行之於牧業地帶及沿地區。物品交易，行之於山林密處的狩獵民族。其後海拉爾、滿洲里爲商業中心。大部分是由漢商俄商經之。商品的出入，東則哈爾濱及海參崴，西則與後貝加爾湖相來往。有一次統計，出超六十一萬九千九百元美金。此外尚有甘珠爾市場，係物物交換的處所。每年舊曆八月開市。趕集者除草原地帶的牧民外，尚有布特哈人以及東西烏珠穆沁的人。布特哈人多半運來木造的牛馬車，交換馬匹。

以上經濟的經營方面來看，布特哈方面，遜色於呼倫貝爾方面。但以經營者來言，布特哈方面是布特哈人自己經營，而呼倫貝爾方面係由外人經營，由此以觀，布特哈蒙人的勞動工作優於呼倫貝爾蒙人。

從嘉峪關到現在蘇聯邊境之明人紀程 (上)

虞 怡

前人曾言，我國土宇廣大，故被暴敵侵略若干，不知痛癢，語至深切。既輕視乎彼所謂「大」，無怪更蔑視乎彼所謂「小」矣。即如明人西域土地人物略，紀事西至魯迷(Rum)，從其性質觀之，應是永樂至嘉靖時期西域往來使者所親歷或採訪，以西人之關心外國地理情勢，如果是西方文字，必早經過許多有名學者的熱烈研究及討論。但不幸置在我國絕不現實而且漠視外域之學術界裡面，遂至五百年來，除陶保廉一家外，直無人問津。然全篇前半所記各地，在清代康、乾已後，復隸版圖，並非域外，顧西北研究，再三發動，而此篇仍深埋故紙堆中，是不能不令人深慨我國學術界之惰性！夫面壁之地理，尚且怠於用功，翻望其置身冰天雪窖、荒沙絕漠，以求實力開發，豈復易事。

辛卯侍行記六，「願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七引無名氏西域土地人

物略，蓋前明人所撰，地名多與今異，方向、里數，尤不足據，而傳寫脫誤，正文、小註，攙雜失次，幾難卒讀。」又云，「無名氏秦邊紀略卷六，嘉峪關至哈密路程地名，問之纏回，絕無知者，以蒙語考之祇得也帖木兒及哈刺木提二處。」(1)余按利病書及紀略所引，原是一種，祇因其間互有訛舛，故難理會，方可知、里數，殊非盡不可據，自嘉峪關至哈密所經，尚多著名之地，陶氏乃謂可知者祇兩處，過矣。哈密至關展一段，陶氏雖爲疏明，仍多舛誤，土魯番一帶，余往年所考定，亦嫌未盡，將來西北逐漸開發，可資參考者尚多，因取其現在現時國境內之一節，就個人所見，再爲疏通證明之，於西疆旅程，或不無小補也。原文分大寫、夾注，今取便印刷，改用括弧夾注，校本則以成都刻利病書爲主。(2)嘉峪關西八十里爲大草灘(其地廣而多草)。

「西八十里爲」五字，紀略作夾注。乾隆肅州新志，「嘉峪關西行二十里曰大草灘，」明史三三〇亦作二十里，殆據肅州志，但由關至回回墓之總里數，則三書同是一百二十。考西域行程記，由關約行十餘里至大草灘，又自關西行三十四里，道北有長嶺，下設黑山湖軍塘，云，「嶺北有草灘，肅州標營及鄉民均於此放牧，灘北高，山爲黑山」，依此推之，作二十者近是，參下條。其地、叢本作其北。

灘西四十里爲回回墓。（以地有回回三大塚，故名。迤北爲鉢和寺，寺西五十里爲柴城兒）。

紀略無「灘」字，「西四十里爲」五字作夾注，迤北下奪「爲」字，「寺」不重，更將「柴城兒」連下「墓」字作大寫，殊不知迤北兩句，乃說回回墓北出之歧路，非正路也。新志引舊志云，「嘉峪關西二十里有大草灘，自此分一路，由北而西，西有大鉢和寺，」可證，並參下條。

新志「（大草灘）又三十里曰黑山兒，又七十里曰回回墓，」明史同，則由關至墓，共一百廿里，與本篇八十加四十總數相符。但八十之數當誤，說見前條，且據侍行記，黑山非往來所經，由是推之，新志之文，蓋誤合南路爲一路，換言之，即由灘三十里至黑山兒，又由灘七十里至回回墓也。本文之四十，應據新志校改爲七十，如是，則 $20+70=90$ ，正與行程記、由關八十里至回回墓，侍行記、由關行九十里至惠回堡相合。

新志云，「惠回堡在肅州西一百六十里，距赤金九十里，雍正五年建，」（按此之赤金，即侍行記之赤金堡。）西域圖志八，「惠回堡在關馬城東二十里，西距玉門縣治九十里，」又侍行記，自嘉峪關行九十里至惠回驛，驛西爲惠回堡，陶氏謂即明史之回回墓，但未知墓之所在云，按惠與回同音，故清朝改回爲惠回。

墓西二十里爲關馬城（中有三水北流）。

紀略以「墓」字連上「柴城兒」作大寫、誤，因柴城兒是歧路，「墓」則承上回回墓而言也；「西四十里爲」五字作夾注，三水作二水。按新志，「（回回墓）又西四十里曰關馬城，並設墩臺，置瞭卒，」明史同，又行程記、回回墓西行約五十里至關馬城，惟侍行記、自惠回堡行十七里至關馬城。試驗諸斯坦因地圖，白楊河二道，即在紅山子與火燒溝之間從南向北流，惟關馬城故址，繪在今道北約卅里處，疑明人通道，係從回回墓偏北行至關馬城，再折西赴赤斤，則新志、明史作四十里者正合，陶氏所循今道，並不經故城，吾人不能以里數偶近及陶氏失考，遂遂斷二十非四十之誤也。新志又引舊志，「城中有二水北流，」蓋指白楊河無疑，蜀本利病書作三水，亦傳抄之誤，叢本、二水。

西域圖志八，「關馬城在玉門縣治東七十里，西十里爲火燒溝，又西爲八楞墩，」據侍行記，自關馬城行一百八十三里乃至玉門縣，七十當一百七

十之奪文。又依同記，八楞墩在城西三十八里，即三顆樹，參下條。

侍行記，「關馬城小堡荒廢，蓋晉之驛馬縣也。」按新志，「驛馬廢縣，在肅州西，晉志、酒泉郡領驛馬縣，後魏廢，寰宇記、昔有驛馬二匹，爲虜所掠，數載自還，以其地爲邊防，因立驛馬戍，後遂爲縣，」是此名由驛訛扇，復加馬旁爲驛。惟陶氏所經，非城之故址，說見前。

城西三里爲三顆樹。（以地有三樹，故名。）

紀略無城字「三」作「三十」，「西三十里爲」五字作夾注，又缺「以地有……」七字。按新志、關馬城引舊志云，「城西三十里有三顆樹，」又侍行記、八楞墩云，「老樹四，廢屋三，汎卡一，無居人，北對沙山，」塞外樹木極少，陶會言惠回「堡外白楊二十餘株，積中得此，不啻瑯玕玉樹，」則彼所謂「老樹四」者，當即明人之三顆樹無疑，里距亦大致符合，（參前條）。三里應依紀略校正爲三十里。

樹西三十里爲赤斤城。（即前明所設赤斤衛處也，迤南二十里爲之小赤斤）。

紀略無樹字，三十作五十，「西五十里爲」五字作夾注，斤作金。蓋北語凡收唇音m之字，俱轉爲n，故斤、金可以通寫。憶少時粵中小兒女賭賽，凡能連續急說「□□執金雞」（前兩者已忘。）五次而不錯者爲勝，因唇音收轉之運用困難，及其相互之影響，非徒「金」可轉「斤」，而鷄亦可轉「鳩」，（此音與粵俗呼男性生殖器同，最爲小女子所諱避，故以相戲，）可證明北語m，n移轉之故。又「即前明……」已下一段夾注，紀略全奪去，然本篇爲明人作品，「前明」兩字，顯係清人迴改，叢本作「即我皇明，」皇上空一格，無之字。

新志云，「（關馬）城西八十里即赤斤蒙古，」明史同。按侍行記、自八楞墩（即三顆樹，見前條。）行三十里至赤金湖驛，「驛西南（按南字當衍）至赤金營堡二十里，」是三顆樹至赤金約三十里，紀略作五十，傳寫之訛也。新志又云，「上赤金舊城在新城南二十里，」此上赤金舊城，即前引志文之赤斤蒙古，本篇之小赤斤，因據本篇校正里數，屬馬城至小赤斤恰八十里故也。行程記、關馬城西行約九十里，有古城，名赤斤。

漢酒泉郡轉乾齊縣，侍行記云，「赤斤疑是乾齊之轉音，」未可信。考大全文集五〇、兀良氏先廟碑銘云，「丙戌年，取撒里畏吾兒、的斤、寺門等部，」元史速不臺傳、的斤作特勤，蓋即特勤之音轉。寺門、早經余考爲且末，（史語所集刊本四六九七頁拙著。）傳前文言「帝命度大磧以往，」下文言取蘭、會、洮諸州，合觀寺門今地，知的斤部當在甘省西邊，亦即明之赤斤，的與赤一音之轉，若然，則荷戈紀程所辨萬里行程記金爲斤訛之非，可以存而不論矣。

赤斤四百五十里爲苦峪城。（即前明所設苦峪衛之處也，東有河，城中有三墩，迤北五十里爲王子莊。）

紀略於「赤金城」下，即夾注「明所設苦峪衛也」，然赤斤、苦峪實兩地，可見紀略中間奪去一節。「前明」字乃清人迴改，叢本作「即我皇明」。

「三墩、紀略作二墩。」

新志云，「苦峪城在廢瓜州，東至肅州四百里，」按侍行記、自肅州至嘉峪關六十里，又依本篇校正里數，嘉峪關至赤斤城一百九十里，從四百里減去上兩數，則赤斤西至苦峪約一百五十里，持與叢本比勘，可決「赤斤四」乃「赤斤西之訛」。明史三三〇云，「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計里互差數十，是常見之事。行程記、赤斤西北行百餘里至魁里，疑即苦峪。

鄭曉皇明四夷考下去，「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分其家居苦峪城，」嚴從簡殊域同咨錄一二同，其城字殆通稱，或後來追稱。唯新志云，「成化中，哈密爲土魯番所據，築苦峪城，移哈密及寄居赤金者以居之，」西域國志八引明史西域傳，「宣德十年，……命治苦峪城，正統六年，城成，……成化：十年，……築苦峪城，移哈密衛於其地，」（其文蓋雜採哈密、沙州兩傳。）又周咨錄一四，「（成化）十三年，都督僉事王璽等於赤斤、苦峪築城，復立哈密衛，」比觀各說，苦峪一城，明代固曾兩次修築。侍行記云，「徐松謂苦峪城築於明成化中，誤也，」然侍行記下文亦言成化「十二年，命甘肅總兵王璽修築苦峪城，」則不能盡誅徐氏；特西域水道記三、「明史西域傳不詳築城之年，」觀上引條文，似未細讀明史也。

新志又云，「按關外俗稱達兒兔，即苦峪之謂，所以靖逆本名苦峪，人謂之達兒兔，茲苦峪城、人稱上達兒兔，以別於靖逆也。今遺有空城，規模頗爲洪壯。……又有一道乾河，極闊，兩岸叢樹，映帶頗勝，城壁佛像最多，大抵番僧所爲。……西南二面，則平曠千頃，沃野彌望，溝塹遺跡，繡錯紛然，窮其渠道，由在西北幾二百里於靖逆之上龍王廟、疏勒昌馬二河會合處引來，今俱乾涸無水，渠身砂礫，所以此城遂廢。城東半里有大寺遺基一所，牆址稍存，中間大塔一座，基高丈餘，塔高數丈，前有小塔五座，亦尚高三四丈，土中尋得半截斷碑。」按西域圖志云，「苦峪在踏實堡東五十里，西北距州治二百里，有土城，西南境平田千頃，東北二百里舊有河，通蘇賴、昌馬兩河交會處，今涸，」蘇賴即新志之疏勒，其後半截顯係節採新志，惟西北作東北異。今以方望求之，新志之西北，似應正作東北，試檢對斯坦因地圖及水道記三、蘇勒河「北流過苦峪城東，」則苦峪殆即圖之昌馬堡（Chang Ma Pao），其地正是平曠千頃，若然，則西北去踏實可二百里（五〇里），西北距州治亦約三百五十里已上。西域圖志中方向、里數之舛錯，經余校正者頗多，引用其書最宜詳細旁參，免爲所誤也。又侍行記言、苦峪「今安西州東南一百五十里之上達里圖」，參下文。

新志又記唐朝斷碑云，「在寺基內，字畫不甚剝落，一面逼唐體，雖未爲唐人之極佳者，而斷非唐後之書，因首尾殘缺，僅存中段，文義不能聯貫，而總係大中時復河湟、張義潮歸唐授爵、大興屯墾、水利疏通、荷錫如雲、萬億京紙、稱功頌德等語，其一面字體流入五代、宋初，文意與前大略相仿，似須寶義金之語。夫張、曹二公本治沙州，而瓜州亦其兼統，此處總係瓜州地方，但當日此處地名，碑文缺落無考。」此一斷碑，沙州文錄亦未收，不知天壤間尚有存本否。

新志又言，踏實堡「北界至八楞墩，離堡五十里，接連安西界，」以里數差之，此八楞墩與前文三顆樹一名楞墩者當不同地。

行程記、自魁里西北行約五十里，有古牆垣，地名王子莊，又周咨錄一四於成化朝下敘云，「先是蒙古衛部落，原在赤斤、苦峪、王子莊、扇馬城、大草灘等處地方住牧，」此王子莊之見於史乘者。

四夷考下又云，「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是明代西北赴哈密者多經苦峪，若如侍行記所經，則從赤金湖澤西北行赴玉門縣，視明代通道，略有變易矣。

苦峪西二十里古墩子。（墩西有塔。）

紀略無苦峪字，又衍「則」字，以「西二十里則爲」作夾注。

古墩名甚普通，未詳。

墩西六十里爲阿丹城。（西北有河，河北爲羽即戎卜隆吉兒。）

紀略無墩字，「爲」作「至」，以「西六十里至」五字作夾注；又再作「丹」，按蜀本下文固稱西阿丹城，冉字顯誤，叢本及侍行記引利病書亦作「丹」。

侍行記云，「阿丹疑即罕東轉音，其故址難考，要當在沙州東南山谷石包城至踏實諸處也。」按前文校正西域圖志，苦峪約在踏實東南，惜斯坦因圖於此一角地未有詳測也。阿丹一名，就語音論之，尙難斷爲罕東之轉。涉罕東左衛與罕東衛之區別，十餘年前，余曾著論及之。

卜隆吉兒（Balunji）、行程記及新志作卜隆吉，明史作卜隆吉兒川，或作卜朗吉爾。西域圖志八，「布朗吉在雙塔堡東四十里，西距安西州治一百六十里，地多檉柳，有泉水，東爲十道溝，西爲布朗吉河，一名窟隆河，舊有安西鎮城，後改柳溝衛治，今廢。」水道記三云「布朗吉爾、蒙古語、水濁也，見元史語解，今作布隆吉。」行程記、王子莊北行約七十里，至蘆溝兒，又北一百餘里，至卜隆吉。

新志、柳溝衛云，「西南界至亂泉子，離城七十里，亂泉子至黑水橋二十里，黑水橋至上達兒兔二十里，」侍行記，「（布隆吉爾）城西南行四十里至胡盧，又南二十里橋子郎，……自橋子南行三十里上達里圖，即前明苦峪城也，今廢，亦稱蘇泉子，」檢斯坦因圖，知橋子附近亂泉迸出，故新志

決爲兩漢之淵泉廢縣。由此再南約卅里處，斯坦因圖繪廢城，名(So-
(鎖楊)城，相當於新志等所謂上達兒免。但證諸本篇紀程，斷非明世苦
峪之地，則疑清人不知昌馬即苦峪，(參前文。)又或以上達兒免與苦峪相
混，故致履地不符，茲可質言者，則苦峪必不在卜隆吉西南百一十里處也。
據上推論之結果，由苦峪到阿丹，係向西北行，非純向西行。

羽即戎、各書不詳，從北方語音觀之，羽即基類月支之轉變，敦煌一帶
，舊爲大月氏住地，據余所考，彼族最初來自中亞，應得名爲「月支戎」
，姑揭所疑，以待後證。

阿丹西南三十里爲哈刺兀速城。(其西北爲又班城，哈刺花速、又班間有河。

紀略將全段作爲夾注，非是。阿丹應依叢本作阿丹。紀略無阿丹二字，
刺作喇，(下同。)缺「其」字，雨「又」字均作里，花速正作兀速。按又
、又形近，作又者是，又班當今何地，說見後文。兀速乃烏蘇之異寫，哈刺
兀速，此云黑水。叢本兩又字及兀字均不訛。

哈刺兀速西南百里爲瓜州城。瓜州西六十里爲西阿丹城。

紀略以哈喇兀速一句作夾注，不合，又奪去瓜州西一句。

明史沙州衛傳，「自苦峪南、折而西百九十里曰瓜州，」據本篇所記，
則爲二百一十里，「西南」似當作「西北」。西域圖志，「古瓜州在新瓜
西十五里，東距安西州治四十五里，有土城，」水道記三，「安西州城西南
八十里，有故瓜州城，唐以來所治也，」待行記，「(安西)州西三十里新瓜
州，三十里瓜州口，」今以斯坦因圖驗之，上文所稱古瓜州或瓜州口，約在
安西州西南六十餘里，(約十六哩。)圖志之四十五，顯是失入，水道記之
八十，或即六十之筆誤。陶氏曾疑此非唐之瓜州，其說云，「元和志、瓜州
……東南至肅州四百八十里，西至沙州三百里，今肅州至安西州六百六十里
，又西至敦煌、即唐沙州二百七十里，乾隆時古者(勉按即指前引圖志)。
以安西州西南六十里之瓜州口爲唐瓜州，則東距肅州逾七百里，西距沙州祇
二百一十里，較元和志所言，相差太遠。俞浩西域考古錄疑之，以布隆吉爲
唐瓜州，繼又云在雙塔堡，則近似矣。蓋布隆吉東距肅州五百里，較元和
(志)多二十里，其西距沙州四百三十里，較元和志多一百二十里，左右未均，
若雙塔堡則距肅、距沙，較元和志各多數十里，……不甚懸殊也。」按依待
行記所載，雙塔堡至安西一百三十里，再加安西至敦煌二百七十里，共三百
八十餘里，比元和志多八十餘里，而肅州至雙塔五百廿二里，比元和志祇多
四十餘里，仍是左右不均。況古地理書傳久失真，里數多誤，元和志亦所不
免，總須旁參他說，方得其通。通典一七四、「瓜州東至酒泉郡五百二十六
里，……西至敦煌郡二百八十里，」又依本篇校正道里，肅州至瓜州應五百
九十里，瓜州至沙州二百六十里，前者比通典多六十五里，後者比通典少廿

里，未見得雙塔之比定，視此爲優。且古瓜州之稱，傳自明代，初非發生於
西域圖志之考古。吾人尤須知者，塞地風沙無常，水源時變，行程曲直，屢
有改更，古今旅程，固不易完全脗合也。

西阿丹城無考，以里數求之，當在今蘆草溝再西之甜水井附近。新志云
，「古瓜州在今瓜州城南十里，其南山通蘆草溝，其東山通瓜州口、八楞
墩等處，城旁皆平衍地，今悉犁爲田矣，」又待行記瓜州口「七十里甜水井
」。

(其又班西南五十里爲卜隆吉兒城卜隆吉兒西南□□□會於西丹城又班之西
卜隆吉兒之北□□□力爲限乾卜刺察提兒卜乾賴吉也大羽□□□路爲
赤擔水爲垣力爲哈刺刺灰又□□□西阿丹城而爲九九兒禿爲牙兒小刺陳
□□□刺迤北爲王子莊樹西北爲哈刺灰爲臺□□□失虎都□俄偏貴爲阿
赤爲卜兒邦爲哈卜兒葛爲賽罕)

按此一段夾注，利病書缺誤甚多，茲並錄紀略原文於後，以便比觀：

(其又班西南五十里爲卜隆吉兒城，卜隆吉兒西南八十里亦會於西阿丹
。又班之西，卜隆吉兒之北，其南路爲垣力，爲提乾卜刺、察提兒卜刺、額
失七太羽六溫。其北路爲換赤瞻永，爲垣力，爲哈刺刺灰，又爲哈刺灰。
西阿丹城西爲兀兒禿，爲牙兒卜刺。陳爲答失卜刺。迤北爲王子莊樹。西北
爲哈刺灰，爲召溫虎都、訖失虎都，爲扁肖，爲阿赤，爲卜兒邦，爲哈卜兒
葛，爲賽罕。)

紀略引文，雖比利病書較完整，然亦有錯誤。全段大致係記錄卜隆吉西
南至敦煌一帶之突厥或蒙古語地名，然明代迄今四百多年，該地名稱，多已
完全漢化，在有清諸家行記及斯坦因地圖，或缺北族方言，或未詳細探測，
有此困難，故校正匪易，今祇揭其所知者。

卜隆吉東北約五十里處即橋灣堡，新志云，「雍正十年建，在卜隆吉衛
城東北四十里，」(待行記云，「布隆吉東北七十里橋灣營。」)P與W爲
唇音互轉，余以爲清人之橋灣，即本又班而立名，猶諸回之改惠回矣，作
又班訛，叢本亦又班。

各名都是音譯，故垣力或垣力，提乾或隄乾，無一定寫法。突語 bulaq
，井也，卜刺即其音寫，塞外飲水最要，故常以井爲名，文應提乾卜刺句察
提兒(Chadir 帳也)卜刺句其下則似額失七與大羽六溫爲兩地。

赤擔水、叢本口赤胆求，正誤尚難決定。哈刺灰是常見之地名，說見後
。紀略之「又爲」，當作「又爲」，其下當正云，「西阿丹城西爲兀兒禿，
句爲牙兒卜刺，」利病書、(叢本兀兀)紀略各有舛誤，兀兒禿疑相當於突
語 atug，此云甚多，牙兒當於 yar，此云崖。

「陳」當東之訛，從前文言「西」、下文言「迤北」及「西北」而知之

突厥語 *tao*、石也，或即答失之語原，此云石井。

「台」、紀略及叢本「召」，未詳孰是，其文應正云，「爲台（召？）溫鹿都，爲札失虎都」上紀略奪「爲」字。突語 *qundug*、此云噴泉，即虎都之音對。卽卽魄之俗字，見下文，*bas* 頭目也。

「俄偏貴」、紀略「扇骨」，叢本「俄偏骨」，未詳孰正。突語 *aigh*、苦也，*qabirgha*、助也，或與阿赤、哈卜兒葛各相當。

「賽罕」下利病書空兩格，當係排列時分配不均之誤。西阿丹西二百里爲沙州城。（卽前明所設沙州衛之處，古所謂流沙地也。城西爲虎木哥城，爲答失虎都，爲牙卜刺，爲哈朱卜刺。其西北西阿丹洋爲丹赤，爲引只禿，爲哈密頭敦，爲羽木脫云，爲乞兒把赤，爲克兒革也思。）

「西阿丹二百里爲」八字，紀略作來注，又云，「明設沙州衛，古所謂流沙」，字句小異。「前明」字乃清人迴改叢本「我皇明」新志、沙州云，「東北至甜水井一百六十里」，又云，「東行七十里至塔塔井子」，……東行七十里至甜水井子，……東行四十里至蘆草溝，「西域圖志八」，「甜水井在敦煌縣治東一百四十五里，自縣城東行四十里爲新店，又三十里爲塔塔井，又東北四十里爲空心堡，又東北三十五里至此，爲敦煌縣東境」，計里互有出入，然與本文「西二百里爲沙州」，大致相近。

突語 *qunug*，此云沙，虎木哥城、猶云「沙城」也，或指故陽關。

「爲牙卜刺」、牙下疑奪兒字，前文亦見牙兒卜刺，關外地名簡質，同名異地者數頗不少。又新志，「月牙泉、通志在沙州衛南十里，其水澄澈，環以流沙，雖遇烈風而泉不爲沙掩，蓋名蹟也」，亦許是指此，斯坦因圖繪此泉作月弦形。

哈朱當依紀略及叢本作哈失，或突語 *qos*，雙也。

「其西北西阿丹洋」句難解，此處不應再提西阿丹也，紀略作「西卜爲哥子罕」，叢本「西北爲阿子罕」，「西卜」應西北之訛，考敦煌至哈密路有阿子罕布拉克，當卽其地。

丹赤、紀略及叢本作阿赤，猶云苦也。（名亦見前。）考待行記、苦水驛云，「南山有鐵驛，南戈壁一百五十里庫庫車爾，又八十里博羅圖欽，一百五十里博羅春集，一百二十里土窯子，一百里敦煌縣」，是敦煌至哈密，可經苦水驛，但塞外以苦水名者數見，本文之阿赤，乃指新志之苦水，非指待行記之苦水驛也。博羅春集當博羅春集之異譯，（後者在卜隆吉附近。）

水道記三，「蒙古語、博羅，青色，椿濟、墩臺也」，然則博羅春集之漢名，應爲青墩。西域圖志八，青墩峽、地以峽名，在黃墩堡西北一百五十里西北山中，爲敦煌縣北境，入峽口西北行，經博羅特口、大泉、酤水、紅柳峽、哈什布拉克、柳樹泉，五百三十五里至哈密，「又新志、沙州」外境西北二百二十里至博洛磚井，又一百五十里至博洛免肯，又八十里至阿阿砌，又一百五十里至苦水，又六十里至哈受布刺吉墩，去哈密僅一百餘里，其間六百餘里多係戈壁，並無夷人住牧，亦無行人往來，係通哈密要路，「比合觀

之，新志之博洛磚井，亦卽博羅春集，因兩者均距敦煌二百廿里也。待行記之博羅圖欽，卽新志之博洛免肯，圖志之博羅特口。圖志之酤水，應依新志作苦水，卽此之阿赤。餘詳下敦煌至哈密一帶地名對照表。

引只禿、紀略作引只禿，當誤，叢本引只克，未詳。哈密頭敦、敦煌依紀略及叢本正作墩。把赤、紀略已赤，乃巴赤之訛。克兒革也思、紀略作華七思，叢本革七思，以上四地均未詳。

沙州西三百里爲哈密城。（城東有河、河上有橋，有水磨。城北三十里爲迷卜哈刺灰。南三十里爲畏兀兒把力。）

「沙州西三百里爲」七字，紀略作來注。

據待行記五，自黃蘆岡西北行六十六里至上阿雅爾，再三里過下阿雅爾橋，又一里哈密東門，記云，「阿雅爾河上源曰庫巴申圖水，自天山西南流，經城東北八十里之石城子莊，又西南經廟灣、賽巴什至此，過城南至小南湖，蘇巴什之水，自西北來會，西南入於阿里流，距城百餘里，水道遷徙，涸爲長溝」同記六「出城北四里土坡下，數泉並涌，匯成大池，回語謂之蘇巴什，蘇、水也，巴什、頭也，……經漢、回二城間，三十餘里至小南湖，回語名哈拉塔爾，會庫（巴）申圖水，又南四十里至大南湖，四十里入於沙，回語名阿里流，流者猶蒙古所謂淖爾也」，卽本篇所言城東有河。

待行記六，「按此（迷卜哈刺灰）卽蘇木哈刺灰，當云城西北六十里，其迷字蓋速字之訛，作速則與蘇木音近矣」，按叢本作速下。新志引哈密至準噶爾路程云，「（十二月）二十六日，自哈密起身，往蘇門哈爾灰城，此站約七十里，路平易走，路旁俱係田畝放水池子，「蘇門亦蘇木之異譯，斯坦因圖作 *Sunkagho* (*kagho* 或作 *kaghe*)，無「刺」或「爾」音。待行記又云，「頭堡住店，計行六十里，……纏回呼其地曰蘇木哈刺灰，（新疆識略、蘇門哈爾輝，七十一西域聞見錄作素木哈爾灰，胡文忠圖作蘇穆爾爾。）蘇木、部落也，其地在前明爲喇嘛灰人所居也，（或譯作烏雅非也。）」又西域圖志九，「蘇木哈喇城亦名頭堡，東距哈密城六十里，其東南境村莊凡五，泉二十五處。」

待行記又云，「按把力，蒙古語，城邑也，言此乃畏兀兒人之邑也，今漢人訛其音曰花園兒莊，纏民因以回語花園之意譯之，曰實哈低滑克，言爽堪可遊也，去題千里，莫識其謬。」茲附敦煌至哈密一帶地名對照表如次：

本篇	肅州新志	西域圖志	辛卯待行記	參謀部百萬分一中國輿圖
博洛磚井	博洛磚井	青墩	博羅春集	伯羅春子井
博洛免肯	博洛免肯	博羅特口	博羅圖欽	庫庫車爾
阿阿砌	阿阿砌	博羅特口	庫庫車爾	庫庫車爾
苦水	苦水	酤水	庫庫車爾	庫庫車爾
阿赤	阿赤	哈什泉	哈什布拉克	哈什布拉克
阿子罕	阿子罕	哈什布拉克	阿子罕布拉克	阿子罕布拉克

鐵驛

艾爾帖木爾（二）（未完）

有關蒙古歷史文學的幾本著作

宋 奇

蒙古文字的創造，據說是起始於十二世紀初葉，成吉思汗出征乃蠻部，方採用了畏吾兒的文字和文化。在短短的蒙古文化發達史上，却也發現許多的天才文學家並產生許多的不朽名著，可資嗟嘆。不過在只重戰功輕視文化的蒙古當時情形，對於文學名著，並沒有系統的搜集和保存；只是藉自然發展和口傳殘留下一些零金碎玉。

現在參酌勞非 (B. Lauffer) 教授著「蒙古文獻概要」(Skizz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 Budapest 1907) 和該書凱撒邱基氏的俄譯增補本，以及日本石濱氏的「蒙古文藝雜錄」(載於東亞研究) 稿等，來把蒙古歷史文學作一個介紹並思予以闡發。自愧簡陋，不足以語其詳，甚願國內有興趣於蒙古文學的諸君，有以互證，則將有所裨益於蒙古文學的發展了。

茲將蒙古歷史文學的名著之可傳不朽者。介紹於左：

一、「蒙古秘史」(Mongol-un niuca tob can)

本書據說為仕於漠北宮廷的畏吾兒文臣，以其母國的文字，而用蒙古語音記述的著作。據其卷末語，可知本書為太宗十二年庚子(公元一二四〇年)完成。正集十卷，由太祖成吉思汗的遠祖說起，以迄於即位後伐金以前。續集兩卷——即第十一第十二兩卷——敘述自太祖伐金始，以迄於平金後，太宗以勅語敘自己四功四過作結。文章古樸勁拔，且使用頭韻。

本書名稱，據清謙氏說，張穆以前謂「元秘史」無朝字，至張氏連筠簪叢書本，始稱「元朝秘史」，以後方成通名，本書不僅是歷史文學，並可稱為全蒙古文學的太宗，而為史學上，古代蒙古語學上的一大寶庫。至於本書的由來、出版、和註釋的詳細考證，則將讓諸陳彬龢先生選註的「元朝秘史」新序和日本那珂博士譯註的「成吉思汗實錄」了。

本書畏吾兒字的原本，早已散失；至明洪武初年，翰林侍講火原潔、編修馬懿黑等，奉勅將附漢字音譯，俗語傍譯和總譯本，收於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此外稱為元聖舊鈔本，或十二卷本，似仍流布民間，至關於本書漢譯本的年代，元代說和明代說並行；後經王國維先生的考證，方斷定為洪武初年。

錢大昕將本書自永樂大典(十五卷本)抄出，較全於後十二卷本的舊本。顧廣圻由張祥雲的影元聖舊鈔本勘校，張穆僅將總譯由大典中抄出，由仁和韓氏借來影鈔本校合後，方將原著之蒙古遊牧記和長春真人的西遊記，合為連筠書本出版(光緒二十年)。

光緒二十一年文廷式借歸盛昱氏所藏之顧氏校勘本，和李文田共同抄寫。

李文田以張穆本為底本，又參考張敦仁本，於是乃著成有名之秘史註十五卷。日人那珂譯註的「成吉思汗實錄」即參考該書而成。

俄羅斯僧正巴底烏斯(Palladius)將連筠叢書譯為俄文，並附序論，註釋和成吉思汗家譜，題為「成吉思汗舊蒙古神史」該譯稿會連載於「北京俄羅斯傳道團報告」(一六六六年)後該僧正於一八七二年獲十五卷的明槧本，歸藏培帖爾格大學圖書館，公元一九三三年春培留博士將該抄本的影印本六冊，寄贈北平圖書館。

清朝學者曾專心研究及考證本書，惟以未能十分通解蒙文和外國史，例如卷首的標題，或書為「忙豁命紐察」——意為蒙古秘——或書為「脫察安」——意為史——至李文田雖將「忙豁命」正解為「蒙古的」其餘之「紐察脫察安」則未解釋，即此可見一斑。

以藏於波斯蒙古朝廷秘庫，拉西德丁的(或譯為刺失德丁或拉施特)集史底本所作的「金冊」(Altan depter)，即為修正秘史。書的稱號為「阿爾坦德布特爾」實名則為「紐察脫察安」「聖武開天記」和「聖武親征錄」為同本異名之書，然王國維先生則以親征錄非開天記，斷為世祖所編。(見王國維校註親征錄序)日人石濱氏之論定則謂：

1 今本元朝秘史的正集，元稱成吉思汗源流，後加續集，至元修史時，方題為「蒙古秘史」。

2 聖武親征錄出自實錄稿本。

3 「阿爾坦德布特爾」(金冊)為翻譯實錄之一部。

4 實錄即修正秘史，「阿爾坦德布特爾」和「脫察安」皆為實錄之一部(以上見龍谷史壇第十五號)。

本書的蒙字還元工作，二三外國學者曾經試作，培留博士據說已工作甚久，德國黑尼修氏以「元朝秘史的研究」為題，於公元一九三一年部分的將本文綴為羅馬字，附翻譯及註釋公刊，然無新的研究，且含誤謬亦不少。日本白鳥博士亦曾努力於本書的羅馬字化，惟是否完成或已出版，勝利後尚未聽到消息。

二、蒙古源流

本書第一卷和第二卷敘述印度、西藏的佛教史大要，第三自蒙古的遠祖說起，以公元一六六二年一貫蒙古諸王歷史的佛教思想，敘述元明中間的事蹟，堪稱為貴重的史料。著者薩囊徹辰(Sanang Secan)於公元一六〇四年生於鄂爾多斯王家，為右翼庫爾克台吉徹辰洪台吉的曾孫，原名薩囊台吉，十一歲

襲祖父稱號，始稱為薩囊徹辰洪台吉。五十九歲時，由於多數學者的要望，乃以（1）汗等源流（2）約略途述，（3）殊異奇絕之卷，（4）講解精妙意旨紅冊，（5）沙爾巴胡圖克圖編纂發明賢哲心意之蓮花漢史，（6）維噶幹爾第汗所編經卷源流，（7）昔汗等源流黃冊等七種資料，著作本書，漢譯本於乾隆四十二年出版（公元一七七七年）。

修米特氏題為「東蒙古與其王家之歷史」（Schmidt, J.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und ihres Fürstenhauses），在公元一八二九年，於培切爾姑，以蒙德文對出版。抗戰中，北平文殿閣曾出版廉價的覆刻本。漢譯本尚有沈曾植箋證，張爾田校補的「蒙古源流箋證」二冊和汪容昌的譯註本一冊。此外尚有德黑尼修氏的滿文羅馬字本。

II. 「黃金史」(Altan tobci)

這本書為興味深厚，富於古代神話學價值的年代錄。勞非教授等均認為是一六〇四年的著作（明萬曆三十二年），日人小林氏則謂不待肅利開齊博士的考證，斷為更後於公元一六二七年。

俄羅斯北京傳道團。獲得兩部寫本，凱薩大學教授，喇嘛噶爾生高梅包耶夫（Caisan Gomboev）譯為俄文，和原文一同揭載於公元一八五八年刊行的王寶考古杜撰之記錄，理解之則甚難。書中多數之人名、場所和事蹟等均敘述矛盾，因之本事具有如何目的，究係產生任何時代，則無法決定。然「阿爾坦圖布齊」可看作比較有力且為典據的核心的蒙古關係的中國史料。（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I P. 159）本書的文體比「源流」難解，然簡潔可喜，意味深長，語風多表現古體。

四、「金冊」(Altan depter)

本書雖已不流傳，然為波斯伊兒汗國合贊汗宮廷秘庫中所存蒙古史料，並為「集史」的主要資料。

五、「寶之珠數」(Erdeni-yin erike)

本書為迄於公元一八四九年蒙古民族普通史以外，自公元一六三六年到公元一七三六年互百年間喀爾喀的史料，皆包含於內。著者噶爾丹台吉為土謝圖部達賴士謝圖族的協理。書中引用「蒙古源流」和「蒙古王公傳」等。初稿脫於庫倫，後增補修正於科布多。包滋德耶夫教授譯為俄文，題與「蒙古年代記」出版。商務印書館刊陳鎮止室筆譯黃成序奇峯口述的「蒙古逸史」稱為由「保權」的蒙古史書翻譯而來，恐怕就是本書了。

六、「水晶之鏡」(Bolor-toli)

本書經大家的推定，為一八二〇年後的著述。魯道捏夫氏於公元一九〇四年的簡單分析，以第一卷係佛教的宇宙論和印度佛教的概要，第二卷中國及中國之西藏（含喇嘛之傳說等）第三卷為蒙古的歷史。勞非氏由於形式的判斷，推定本書以某著名西藏史書為藍本而成。

七、「四奧萊特族征服記」(Dorben Oirad Monggoli daru qsan tuzi)

本書是卡爾馬庫四種族，準噶爾扈特，和碩特，土爾包特等被蒙古人征服的歷史。藏於德雷斯頓王室圖書館。

八、「心之飾」(Jürühon-ü-Toltà)

據傳現代蒙古字母之創始者，為十四世紀初葉西藏僧朝格奧則爾氏所作。本書敘述蒙古文字的由來，以及蒙古佛教之輸入和弘布。包茲德捏夫教授，收之於「選集」，評為最良之蒙古古典之一。書中並論及關於綴字法和發音的規則。

九、「蒙古佛教史」

一八一八年基克梅那姆卡（Jigs-med Naur-mka）根據「蒙古源流」和其他蒙文史料，以藏語著作本書，復經大喇嘛札姆查（Zam-tsa）譯為蒙語。福特氏（G. Huth）譯為德文（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der Mongolei Strassburg 1896）

十、「青冊」(Hühe depter)

為蒙古時代記，似曾公刊於公元一九一二年，抄本藏於錫林部勒盟西烏珠穆沁王府。

十一、「成吉思汗談話錄」(Cinggis bogda-yiuduras xalun tegubüri)

有公元一九二四年庫倫蒙古學術委員會出版本和北平蒙文書社刊本。全編以韻文為主，記太祖之言行。

十二、「大元勃興青史」

本書曾由北平蒙文書社刊行，僅為四冊，完本為三十冊，據說為山西五臺山章嘉活佛所有。為敘述太祖以來迄清代之蒙古史，筆法多演義風。

十三、「成吉思汗金言錄」(Sutubogda Cinggis-Hag
anu-altan surgal orusibai)

公元一九一五年加姆拉奧氏，於庫倫刊行。

邊評述

中國共匪日趨滅亡的徵兆

一、因三家村事件而發生的大整肅

共匪篡奪政權，頗得文藝宣傳工作的助力，而從事文藝工作的一批文人，因為自詡對共匪有相當貢獻，不獨在功成之日要分一杯羹，也有些志得意滿。大多數的共匪或其同路人的文藝工作者，雖然大都不是共匪所說的「無產階級」，但自己却像崇拜邪教一樣，被熱狂所驅使，甘為共匪爪牙，每以「無產階級」自況，或自以為為「無產階級革命」而自炫。可是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既沒有一個標準，而自封為「無產階級」領導者又因階級獨裁而唯我獨尊，因此縱使承意將旨，究竟無異瞎子摸象，每件事都是在揣測中摸索，假如風色沒看準，拍馬沒拍對，立刻出毛病，縱令「其言也善」，也決不會為頭子們所原諒，等到大禍臨頭，已經悔之晚矣！可是，自封為「無產階級」的頭子們，却正好利用這一機會，清算鬭爭一番，另找忠實走狗。

關於文藝工作者的鬭爭清算，共匪叫做「文藝整風」，這在延安窑洞時代便有王實味的「白百合花事件」，自從共匪竊據大陸以來，更變本加厲，幾乎成為週期性的政治整肅的代名詞，舉其大者如：民國四十年的批評電影「武訓傳」事件，四十三年年的批判「紅樓夢研究和胡適思想」事件；四十四年的清洗「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四十六年的「反右派鬭爭」等都是。今年匪幫忽然發生了所謂「吳南星集團」和「三家村黑店」事件，原因是由於共匪北平市黨部的統戰部長廖沫沙、偽北平副市長吳晗、和「前線」雜誌主編兼匪黨「北京市委會書記」鄧拓，藉寫歷史劇本和瑣談對匪偽政權的暴政，實行「借古諷今」，有的指責匪黨的倒行逆施，有的則對匪偽政權表示厭惡與不滿，甚至還描寫了國軍的英勇。而被共匪正式提出來謂為「打着紅旗反紅旗」，「掛着共產黨的招牌，幹着反共產黨的勾當」。做為鬭爭對象的著作則為：吳晗所作的「海瑞罷官」歷史劇、「海瑞罵皇帝」等，鄧拓所寫的「燕山夜話」，以及他和吳晗、廖沫沙所合寫的「三家村札記」等。共匪不獨對上述所謂「三家村黑店」實行清算鬭爭，同時更清算了田漢所作的劇本「謝瑤環」，指係「一棵大毒草」。

蒙古人歷史的偉大，是世人所公認，堪作為歷史文學的代表作，實在是寥若晨星。以上所介紹的幾本，也不過是略見一斑。面臨着大時代的來臨，仍然生活在草原游牧時代的蒙族，我們很希望他們能保存着傳統的偉大文學，同時更希望他們有更好的民族文學作品的產生。

「，而實際上這些作品也確是反映毛匪澤東思想作風的乖謬，和對共匪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等「三面紅旗運動」的譏諷與反對。

「三家村」的出現，適在共匪「三面紅旗」的失敗，且引起內部嚴重分裂之後，毛匪當時會寵黜了彭德懷、黃克誠等高級匪幹。彭德懷的較溫和作風，會引起知識份子的普遍共鳴，據說「海瑞罷官」即係暗指彭德懷被罷黜所作。

共匪針對此一情勢，展開了一次空前鉅大的整肅運動，從上述作家開始，並牽出了他們的幕後指使人，這裏牽涉到毛匪的老伙伴，左右手，高級匪幹周揚和文化部長陸定一、北京市黨委第一書記彭真等紅極一時的顯赫人物，更旁及各省市黨部各高級黨徒，以及各大專學校校長副校長教授、各省市省長副省長等匪酋，一一加以罷黜鬭爭，而最高的還牽連到久為毛匪繼承人的匪偽政權主席劉少奇。劉匪在黨內原來具有雄厚勢力，此番黨羽被剪除，自己也落得如同泥菩薩過江，暫時已被排擠到第七把金交椅之外，很顯然地，從此共匪黨政軍的大權完全掌握在匪軍頭子林彪之手，因此，雖然共匪中央把這次鬭爭賦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稱號，而實際上却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權力鬭爭，也是贖武份子的一項重大勝利，也可說是血腥統治的時代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這次史無前例的大整肅之中，除了神化毛匪思想、鞏固毛匪地位并向文藝界、文化界開刀之外，實在絲毫看不出有任何「文化」性質之可言。

一言以蔽之，這次共匪所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者，乃是毛匪澤東在他垂死以前保衛他暴虐政權的最後掙扎，也是為維護他神權統治的一個嚴厲措施。林彪的登臺無非說明毛匪勾結和利用槍桿子以打倒筆桿子，而實行血腥統治而已。多行不義必自斃，共匪偽政權的滅亡即將隨瘋狂整肅而俱來！

二、「紅衛兵」是共匪的掘墓人

在匪偽政權統治下，多年以來即用全力宣傳所謂「毛澤東思想」，林彪彪一向擔當這項任務，他把毛匪「神化」起來，他強迫人民向毛實行個人崇拜，不容有第二偶像存在，但因當時對外還保持着統戰手法，所以縱然在內心並

不喜歡譬如所謂「民主黨派」的存在，但在表面上仍舊拉攏它們，允許它們掛牌活動；又爲了摧毀中國社會基礎，破壞倫理道德，已經用「人民公社」改變了家庭制度，用「新婚姻法」和清算國爭、三反五反等方式破壞了固有的文化倫理道德觀念，爲了敷衍廣大羣衆對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崇敬，除在政治上保留了中國國民黨的一個叛逆組織的存在外，還陰謀假藉國父百年誕辰機會發動紀念會，以安撫民心。但這都是表面文章，在骨子裏並非有意如此。果然，在共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激烈發展的同時，因爲他們也發現了周圍是那麽多的敵人，而內部的糾紛又如此劇烈，乃乘勢由掌權份子召開了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圖更進一步徹底地摧毀反共力量和異己份子。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匪黨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會中林彪的匪軍和特務佔了上風，劉少奇一派被粉碎。八月十八日匪僞在北平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會」，並組織了所謂「紅衛兵造反」的暴亂行動，至此，鬭爭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這項大會雖由毛匪親自蒞臨，左臂上帶上了紅布腕章，高高在上，但未發言，實際上是由林彪主持。近來更證實這所謂「紅衛兵」的總司令是由毛匪自行擔任，而其副總司令則係新自鬭爭中獲勝的林彪。他們在北平開會之後決定要各省市發起同樣紅衛兵組織，並令他們到北平受訓，而北平的紅衛兵則派往各省市工作，並深入農村宣傳。它的任務經宣佈是摧毀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和舊習慣。很顯然是共匪認爲竊據大陸以來的破壞還不够徹底，對於現行社會秩序必須予以重整。因爲它既不是屬於共匪黨的組織，又不屬於共匪青年團的機構，而事實上又親由毛林二匪所領導，很明顯地也是一種官方御用組織，既像從前皇帝的御林軍或東廠緹騎錦衣衛，又像希特勒的納粹青年黨。自這羣無知青年男女的思想行爲上看，儼然是受了皇封，一切都可先斬後奏，凡有反抗者「殺無赦」的樣子。從它們的暴行紀錄上看是毀壞廟宇、教堂、家族祠堂和祖先神主牌位，禁化粧，給男女剃光頭，剪瘦褲腳，禁西洋服裝皮鞋，給商店和道路改名稱，破壞古蹟名勝，羞辱知識份子，說孔子是封建頭子，給塑像戴紙帽遊行，沒收業主的財產和定息，改向右看齊爲向左看齊，以紅燈代替行進信號的綠燈，據他們自己說，這都表示是以「革命的無產階級思想」代替「資產階級思想」。另外又迫令附匪的九個黨派於七十二小時內關門，在俄帝駐北平「大使館」前圍集三十萬人作四十八小時不間斷的咒罵示威，罵「俄帝是修正主義的老祖宗，要將它燒焦，教風把骨灰吹得一點不剩，要將它踩在腳底下，教它永不翻身」，更派紅小鬼在邊疆向俄帝叫罵。毆打東德的外交人員，驅逐教會學校的修女，企圖拆毀國父銅像、手書匾額、以及黃花崗自由神像、七十二烈士碑文等。凡此種種都表示凡共匪平日所反對、厭惡、仇恨、或表面上一時在利用的東西，都藉機假手紅衛兵予以徹底實現。最近各省市紅衛兵大量擁入北平，數量幾及北平人口之半，到處滋事，任意胡爲，北平的紅衛

兵則擁向地方，清算、毆打地方黨政幹部，而地方匪幹也策動農工，有組織地打擊紅衛兵，據傳在粵桂皖陝等省已引起劇烈反抗，造成極大糾紛，且有數省毆擊紅衛兵致死，而必須共匪派遣匪軍彈壓者。消息傳到毛匪耳裏，祇下令紅衛兵說：「祇可用思想，不可用暴力」，匪「人民日報」對匪軍和匪幹們則說：「有些地方首長，製造了壓制「紅衛兵」的藉口，並且激起農民與工人反對「紅衛兵」，這是不對的。這違反了毛澤東的十六點原則。任何省長都不得以任何藉口來激起工人和農民反對革命的學生。」

匪報社論證實「紅衛兵」在許多地方都遭遇了頑強的抵抗。但它仍認爲「紅衛兵將在革命中學習革命，就像人從游泳中學習游泳一樣，雖然他們曾有錯誤發生。」事實上它們已經不相信它們的軍隊，而用紅衛兵爲接班人了。

毛匪這種超乎常識之外的愚蠢行爲，業經招致全世界的唾棄和反對，即在共產陣營中，他也日形孤立，那麼，毛林兩匪忽然發動這一紅衛兵運動，目的究竟何在呢？據筆者個人看法約有下列諸端：

一、這是自「文化大革命」直接發展而來的。毛林兩匪命名紅衛兵運動爲「造反」，這表示他們對「革命」一詞已厭惡使用。對於歷史上的「造反」特別感覺興趣，即對本身的偽政權也不例外。

二、毛匪誣誣匪黨要再體會延安落草時代的「密洞生活」，藉資激勵，毛匪發動紅衛兵，主要是靠他們的無知，用來破壞現行秩序，一方面是想將以往尚未破壞淨盡的，再加以破壞，另一方面是藉紅衛兵破壞力量，而使共匪普遍再過延安時代的生活，藉以引起重新對共產主義教條的信仰，和對所謂修正主義的仇恨。

三、普遍帶有反宗教和排外性質，這以毆打回教教長，干涉新疆哈薩克族人宗教生活和破壞北平聖心學校、毆辱驅逐中外修女、外交人員和外國記者、並封閉破壞外國公墓等事可資證明。

四、從其反傳統的思想、文化、風俗、習慣暨焚毀書籍等罪行看，證明它要毀滅中國所有的一切，這表示他們絕無民族意識，難道他們從來發覺所謂馬列史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都是百分之百的「洋貨」，這羣要剷除舊世界而又排外的份子，爲什麼不擯棄馬列主義呢？這是他們思想上無可解釋的矛盾。

五、從他們要求改「北京」爲「東方紅」，改香港爲「驅帝城」的行爲看，可說是愚蠢不過。

六、三十萬紅衛兵在蘇俄「大使館」前的晝夜示威叫罵，可以說明它與蘇俄成見之深，縱然仍不脫「反修」老調，惟亦距兵戎相見不遠，其強調唯有它才是老牌的馬列主義者，不過表示它才是真正領導者而已。

七、停止籌備慶祝國父百年誕辰，和封閉民盟、民革、臺盟等八個尾巴附庸黨派，打破了幾十年來民主的僞裝，揭開了專制獨裁和統戰的真面目。八、庚子年的義和拳之亂，還有些愛國成份，縱然是盲目行動，但從整個

歷史過程看，當時組成聯軍的八國也確是應予反抗的侵略者，可是反觀今天共匪的新義和拳，則完全是滅絕人性，簡直是胡作非為，爲全人類所不齒。

九、國際姑息主義者，曾極力主張將被聯合國斥爲侵略者的中共偽政權拉入聯合國，說共匪的政權是穩固的，又是繼承中國文化正統的，種種荒謬主張，不一而足，請姑息主義者看看共匪今天的暴行，他們那一點思想行爲可擔承中國文化傳統，那一點具有進入聯合國的資格？他們真應該羞愧得無地自容了！十、我們簡單地檢討了共匪的現狀，益發感覺着中國五千年文化自有它深厚而不可磨滅的基礎，中國文化傳統也是世界上若干種古老文化中最強大的一支，它的影響所及，不僅在大陸上六億多人口本身，也廣被亞洲各國，共產黨妄想單憑違背時代的馬列主義硬硬教條，用極權恐怖手段予以消滅，結果必像歷史上其他暴政一樣，反爲中國文化所消滅。「槍桿子出政權」的毛匪狂想曲徒爲世人所唾棄而已！看看近日大陸各地工農民衆風起雲湧的反抗行動，必將成爲匪偽政權的致命打擊。「紅衛兵」就是共匪的掘墓人。

三、中俄邊境的緊張形勢

中俄邊境西起帕米爾高原，東北迄我東北之合江省，雙方接壤六千四百里，在地勢上犬牙相錯，在民族上異常複雜，更加上社會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等之不同，以致雙方不獨過去會發生很多爭端，即到近年衝突仍是斷斷發生。中共匪黨竊據大陸以後，爲表示感謝蘇俄的援助，事事均以對「老大哥」報恩的姿態出現，對俄搖尾乞憐，極盡人間之醜態。這種認賊作父行爲實在充分表現共匪賣國的本質。

中國受俄國侵略遠自十七世紀中葉，即自清康熙初葉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以前即已開始，這一條約和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圖條約，在表面上雖然都未喪權辱國，並且像是平等或勝利的，可是實際上，中國也喪失了貝加爾湖以南、色楞格河流域約六十餘萬方公里的土地，六十多萬漢族和蒙古同胞也就同時淪爲俄帝的臣民。

蘇俄政府推翻帝俄後，對華表面上故示友好，但它在既得權益方面並未放棄，即從前帝俄所曾慫恿獨立的外蒙古，到蘇俄政府羽毛稍豐之後，也仍沿襲舊日侵略政策，蔑視中國主權，巧取豪奪，威脅利誘，必欲迫使它宣佈「自治」——「獨立」，脫離中國而後已。這一侵略工作到史達林參加的雅爾達協定終於具體實現。

一九四五年史大林乘火打劫，利用英美希望早日結束大戰的心理，迫使兩國承認維持外蒙現狀，暨恢復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之前俄國在我國東北的特權。戰後更迫我談判締訂「中蘇友好條約」。不旋踵，外蒙即爲蘇俄全面控制，因「外蒙獨立」和大陸淪陷都是由俄帝所一手導演，故我政府於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七日正式在聯大會議提出控告，更因爲一九五二年聯合國大會決議，確認

蘇俄違反「中蘇友好條約」，所以我政府於次年二月一日即正式宣佈予以廢棄。因此外蒙古的「獨立」即不能爲我政府所承認，而在法理上仍爲我國領土之一部分。大陸淪陷以後，共匪誣陷蘇俄，一切唯命是從，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四日共匪與蘇俄又訂了一個所謂「中蘇友好條約」，一時兩方親密異常，惟依照過去五年中北平與莫斯科間之理論爭執，蘇俄撤退各種援助，雙方意見日深，匪蒙關係也隨着日趨惡化。並使該條約形同具文，儘受雙方尚未公開予以廢棄，但彼此違約之事，已屢見不鮮，均已無視該約之存在。

外蒙和蘇俄不但訂有商業貿易條約，且訂有軍事條約，乃一名符其實的附庸傀儡，外蒙的「內政」「外交」「軍事」都經在俄帝控制之下。在「抗美援朝」期中，外蒙和匪共都會出兵，並且還都是受蘇俄的驅使。惟自一九六一年表示親俄以後，一方接受俄援，一方整肅親毛份子，以及簽訂允許俄軍進駐的條約，因此毛共大爲不滿，而俄國方面，以赤塔爲中心的「外貝加爾軍區」和以伯力爲中心的「遠東軍區」兵力，同時對外蒙支援，而展開對內蒙和共匪偽政權的包圍。據估計蘇俄在這方面的佈署，至少有十二個機械化師，另外還有空運部隊和大量空軍，而且不論俄軍的陸空部隊及太平洋艦隊，還都配有核子武器，它的用心和姿態，固然也有威脅北太平洋上自由國家的成份，但是主要還是對對岸共匪武裝力量的示威。一旦有事俄帝可從東北各線挾其優勢裝備渡江南下，而共匪所倚恃者唯有優勢的人海而已。

據最近數月來的報導，蘇俄原在海參崴駐防、經常用以探測美國在日本軍事活動的偵察機，現在轉過方向用於偵察中國在東北匪方軍事活動。原駐東歐附庸國家內的軍隊，不斷調來西伯利亞中俄邊境交界地方駐防，防止匪軍的活動。同時匪軍在新疆邊境也大量增兵，且經常和俄兵發生武裝衝突。新疆東北部和外蒙及唐努烏梁海毗連，這兩地方早成俄帝傀儡，內政外交全由俄帝控制，而新疆境內不堪暴政壓迫的各族民衆，經常有越界逃亡之事，當然也有受俄帝思想鼓動而逃往蘇俄的，相反地，蘇俄自一九一七年以來也有極多因不滿共產主義制度，或因生活之極度艱難而逃往新疆的，除此之外當然也有許多是從軍政治活動而滲入對方者。這種人的活動可能是造謠、破壞、滲透與顛覆，一爲對方察覺，在邊境上的追殺搜索，往往會造成武裝衝突。自共匪統治新疆以來，倒行逆施，一切暴政爲歷史所未有，人民不堪貧窮、饑餓、與奴工制度的殘酷，更加以蘇俄的煽動，致共匪指責蘇俄會引誘新疆各族人民數萬人逃入蘇境，不予交還，（共匪自兩次試爆原子裝置之後，新疆的資源與地理和原子設施之現狀，更爲蘇俄關心，數萬人的越界逃亡者，當然可能爲此類情報之提供者，蘇俄不欲交還自有其用意。）而蘇俄也說新疆是中共的殖民地，要新疆與中國大陸分離。民國四十四年俄毛會協議修築中國西北部自蘭州至伊犁、俄國則完成其阿拉木圖以東迄國境一段鐵路，以相連接，現蘇俄方面雖已完成，但

毛共則僅完成蘭州迪化一段，而迪化至蘇俄境界的二百五十餘里一段，至今尚未動工。這裏面經濟的困難是原因之一，但毛共不給蘇俄戰略上的方便，恐也係原因之一。

自從共匪發動「文化大革命」接着又發動所謂「紅衛兵」造反以後，紅衛兵已不止一次聚集在中俄邊界向蘇俄高聲叫罵，同時不但指責外蒙在蘇俄陸軍協助下侵犯邊界，並正佔領十九世紀協定所規定的疆界以外的地方，毛共也不止一次要求黑龍江以北之土地，今年四月又宣佈黑龍江及烏蘇里江外輪航行管制條例，對軍火運輸，限制甚嚴，可說完全針對俄輪而發，雙方感情之惡化，有如火上澆油。隨着大整肅和紅衛兵造反的發展，共匪最近又已猛烈攻擊內蒙第一書記，內蒙軍區司令員兼第一政委烏蘭夫，說他「對各民族進行分化，並試圖建立獨立王國，終止階級鬥爭，進行資本主義復辟」。這種發展的趨勢如

喇嘛教與巫覡

拙文「蒙古的語文」和「蒙古的文化」在本刊發表後，經中央圖書館向國外傳播，已見英文日文擇譯刊載。外國學人對於蒙古語文之可以寫出殷周的古字，及蒙古文化就是夏商周的文化兩點，似乎特別感到興趣。現在再就蒙古的宗教作一番初步的研究。

宗教一詞來自日文，用以翻譯英文 religion 一詞。我國詞彙裡只有「教」(例「五斗米道」之為道教)字，似乎沒有宗教一詞。日本人把「先知先覺之謂神」(jūngchi (宗教)和「鼓勵」(jūngchi) (教)的 jūng ge 兩聲造成宗教一詞(但他們誤讀為シエウケウ)，他們是否知道這一詞彙所代表的高深的含義？現尚不得而知；但在筆者看來，宗教一詞確實極為適合中國古代宗教的含義。

我國的宗教實為祭祀祖宗。儒家所祖述的禘祀禮(tahiti祭)，謂之文化固可，謂之宗教亦可；曾子所傳的孝經，謂之倫理固可，謂之宗教的演化，亦無不可。古人既然以為「先知先覺之謂神」的祖宗縱然死去仍然存在，便不肯或不敢違背祖宗的遺教。活着的子孫如有禍福難決的問題，便向祖宗請示。這種向祖宗請示禍福的事，由一種僧侶職掌，這就是巫覡(尙書等書之巫，後呼為方士)。巫覡一詞在蒙古語裡保存着，名為 mehe (三合便實註「方士」)，mehe 殷周文寫巫，說文：「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武(mé)扶(hé)切。mehe 殷周文寫覡，說文：「能齋事神明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胡(hé)狄(tí)切。

從歷史上看出來，遠在庖犧(brahshadi) 步歲步(brahshadi)，b ha 兩聲譯音庖犧，義為歲星即木星)時代(不知確實甲子，但必在石器時代)便有巫覡

何不難想像，從共匪的性恪上看，毛匪當權集團或要擁出林匪彪的黨羽出任內蒙軍區司令員，以便加強內外蒙的統一工作，或藉以增強對內的整肅工作，是值得注視的。

總之，現在中俄邊境所發生的問題，乃是由歷史與地理上新舊問題交錯而產生，也是由雙方互爭所謂領導權而致召的惡果。迨史魔暴斃，被手下反對派鞭屍清算，而毛匪則以馬列史主義的正統自居，理論上背道而馳，終至齟齬迭生，摩擦時見，甚至演成互爭共黨領導權的局面。

自紅衛兵各處造反以來，已使整個大陸鬧成天翻地覆的局面，內蒙的烏蘭夫被整肅於前，新疆的偽司令員王匪恩茂，就已打出了公然反抗北平紅衛兵的旗號於後，由上海遷往新疆做奴工的青年也已表示反抗，因此，將來邊疆形勢的演變很可能成為共匪的致命傷，它的滅亡就在眼前！

歲 趙尺子

，用八卦向祖宗請示禍福——問卜。

現存十萬片甲骨，都是殷王向祖宗問卜的紀錄。殷王既然向祖宗問卜，必以為祖宗的靈魂是存在着。靈魂存在乃一切宗教的起源。

卜，又名卜卦。殷朝卜卦的方法，先取龜甲一方(它是今王和祖宗靈魂交通的媒介，平常當是供奉在河圖(ethen河圖)之內)，由貞人在龜甲的陰面契成小洞，然後在陽面烘火，於是陽面和陰面相對的地方發生龜裂，名之為文。這樣爻成六個爻，謂之一卦。最後根據連山、歸藏之類皇古遺留的易經上所繪的六十四卦判斷禍福。今王使信奉卜卦的吉兇以決行止。

在蒙古語文裡，「祝神之人」稱為 bōgē，「跳神」稱為 bōgēlēmū，「占吉兇」稱為 bōgēchilēmū，「先兆」為 bēlgē，「卜」為 bēlgēdēmū，「卦」為 hūli。我們讀出這些聯綿(複音)語來，簡直就像外國話：「實際它們都在三千六百年前便寫成殷文」。

bōgē 寫成卜(bō)卦(gē)二字；bēlgē 寫成卜(bē)卦(gē)三字。說文：「卜，灼剝龜也。象爻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卦，所以筮也。從卜，圭聲。」因此證知「祝神之人」的 bōgē 乃指卜卦的人，「先兆」的 bēlgē 就是「和」。

bōgēlēmū 寫成卜(bō)卦(gē)覽(lē)三字(muī為annu之省，意為現在，蒙文用以表示現在動詞，不在正字之內)。bēlgēchilēmū 寫成卜(bō)卦(gē)覽(lē)覽(lē)四字。bēlgēdēmū 寫成卜(bō)卦(gē)貞(dē)四字。說文：「覽，觀也」。「卜，卜以問疑也」，「貞，卜問也。鼎省聲」(音鼎不音植)：因此證知「跳神」的 bōgēlē，「占吉

兇」的 bogehle 和「𠂔」的 belgede 仍是卜卦。

hulil 寫成文(hu)𠂔(hi)□(1)𠂔𠂔，說文：「𠂔，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胡茅切：「𠂔，二爻也」，力几切：因此證知「卦」是卜的交象。上面把聯縣的蒙語考證出所寫的單音殷文。貞，古音 de 卽鼎，唐以後音陟盈(植)切，誤。這不是問題；問題在於貞人。殷虛卜辭照例先記卜日的「干支」，次記卜，又次記貞，下面便是問卜的話；有些卜貞兩字之間夾着另外一個字，如「爭」「率」「賓」等，甲骨學權威故董彥堂(作賓)先生證明這都是人名(參見「甲骨學五十年」八九—九三頁)，並說是「在王室供職最久」的人。現在由 belgede (卜貞)一詞。獲得新證據：貞人便是「祝神之人」(boge)。

然則「祝神之人」是什麼人？扎奇斯欽教授說：

「薩蠻教是人類最古對天與自然及靈魂崇拜的一種宗教形態，也是我國北方民族所特有的宗教。蒙古語稱之為 boge。」(扎奇斯欽：「薩蠻教」)

三合便覽也在 boge 詞下註曰「薩滿」：由此證知 boge (卜卦)的人即「祝神之人」即「薩滿」，即「薩蠻」，即「珊蠻」，也即秦朝所譯的「義門」，西夏所譯的「斯七」，清朝所譯的「薩門」，日本則由英文轉譯為「沙瑪尼」。二千餘年以來，不知 mēhe 的正字須寫巫覡，而東北古宗族倒讀 mēhe 為 hēme，秦、西夏、清便用譯音；英文在 hēme (滿文)下加 ni (人的意思)，日人便譯為沙瑪尼。三合便覽作者李鑑嘯喇在 mēhe (巫覡)下註曰「方士」，十分正確；而在 boge (卜卦)下又註曰「薩滿」，以物名(卜卦)為事名(巫覡)，未免混淆：於是便沒有人知道東胡(dorona hulagai)的所謂「義門」就是中原甲骨鐘鼎文上的巫覡了。

現在看一看周朝的巫覡職掌什麼？

殷朝的巫覡，由甲骨文資料中看，只為貞人；若就周禮中保存的史料着，便不簡單了。春官大宗伯說：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卜，掌三兆之法、三易之法、三夢之法。卜師，掌開龜之四兆。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龜人，掌六龜之屬。

「蕤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蕤氏，掌共燂契，以待卜事。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占人掌三龜。

「筮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筮人掌三易。」

以上是卜卦(boge)的巫覡，也就是「貞人。」元朝秘史的帖卜騰格里，便為此輩人物。惟蒙古脫離中原文化已久，不再用龜，更不知用筮，只好以羊胛骨

占卜了。

「占夢：中士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夢即夢字的簡寫，義僅為眠；蒙文却保存着真正作夢的詞為 jegutu (卦□義為夢)，東土默特人把 jegu (卦□)倒讀為觀景(guǎn)，謂夢中所觀的情景。卦□等字都是卜兆。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

眡祲，嘯喇謂為 gai nidgalanui (義為作法術以觀災害，寫祲眡祲觀覽)，祲為不祥，眡祲觀覽都是看。滿洲薩滿則名之為「看香」(huji nidgalanui 火炬眡祲觀覽)：由神前香枝或散或聚或明或暗以觀察主人的吉凶。

「大祝：下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十人。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掌六祈，以同鬼神示。辨六號，辨九祭，辨九拜。小祝掌小祭祀、大祭祀，凡事佐大祝。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喪祝，掌大喪、小喪。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四時之田。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盟詛。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掌羣巫之政令。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中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男巫掌望祀，望衍；女巫掌歲時，祓除癘浴。」

男巫就是藏蒙的喇嘛，女巫就是叉不干尺(chabaganchi 索白晶倡，女喇嘛)。大祝，用蒙文寫出為 deletete jalihu 或 deletete jalama (大奔太奔祝，禱禱即達喇嘛)。他們都隸屬於天官之下。天官本應由活佛(hutuktu)如巫咸者充任；但周朝巫覡已降格為官員(見上列編制可知)：宗教變成政治的附庸了。這是巫教的變質。

天官所轄的巫覡職掌如下：一、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二、以禮禮祀昊天(hornosta 義為上帝，周文寫界□□)上帝；三、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四、以燔燎祀司中司命觀風雨師；五、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六、以醴沈祭山林川澤；七、以醢辜祭四方百物；八、以肆獻裸享先王。在享先王的祭典裡又分饋食、祠、禴、嘗、烝等禮。通觀一部周禮，隨地隨時都可看到巫覡在活躍。

到周室東遷以後，中原巫覡在政治上已毫無地位，在俸祿上更為困難，巫官只依授徒換取束脩。其後徒弟們也不被朝廷俸養了，遂散為術士：於是巫教

變為學派，墨家仍多存巫教本質；儒家傳授巫教的禮；莊老傳授巫教的哲學；陰陽家傳授巫教的經典——山海經。

但東周時代，楚巫仍奉侍楚先王廟。屈原的九歌、天問、離騷 (alaksau)，義為「說故事以忘心憂」，招魂 (今天謂之拘魂單) 都是巫教文學。齊巫則奉侍八神祠，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七曰四時主。由齊東傳，變成日本的神道教；北傳入東胡變成漢門，就是今天滿洲的薩滿，去皇古巫教本質本形都太遠了。

匈奴帶到北方去的應是巫教的原樣。據拙文「蒙古的文化」中所列「夏商周文化表」，夏朝祭官 (內有巫覡) 為一百人；淳維北走，巫覡自應隨往；所以匈奴傳所載的河圖五方色，毫無疑義地是「以血祭祭五祀」的巫覡儀注；春小祠，五月大祭，秋大會，更是毫無異義的巫覡儀注。當時他們在今科布多以南建築起高大的社廟，供奉着金人。史記衛青傳：

「驃騎將軍 (青) 率戎士，踰烏蓋，討遼漢，涉狐奴：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 (漢書略同)

金人，蒙文稱為 *ilügen* (銅人)，顏師古以為就是佛像 (史記註)。當時佛教已由印度傳到中亞和新疆；其後二百餘年，鮮卑北魏已能鑄造極為精緻的佛像：則匈奴的金人恐已不止是祭天所用即巫覡所用，而受有佛教影響了，師古說大約不差。

在烏桓 (*ulagan humin*) 時代，「死，歛屍以棺 (*siŋen* 榭棺)。葬則歌 (*juchige* 劇曲歌) 舞 (*ubadis* 舞步蹈) 相送。」這是喪祝的歌舞。「肥養一犬，以彩細纓牽，並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 (*ioori* 穴藏) 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塞外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 (引文見三國志烏桓傳、後漢書烏桓傳)。燒馬，見「夏商周文化代表」；掘穴藏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可參見董彥堂博士「甲骨學五十年」。

「西區第一座大墓是亞形，深十二公尺到底。最下為墓室，構木成室，也係亞形，當是墓主人棲身之地。木室的四面四隅有小長方形墓八個，各有一人一犬，人皆全軀，跪而執戈，犬則拳伏人傍。木室之正中，有方形小坑，一人一犬，姿態亦同。」

殷虛大墓的九隻犬，被活埋在地下以守護死人，和烏桓埋犬不會沒有文化的關涉。

烏桓埋犬出於殷人葬犬，應是毫無問題的。烏桓燒馬；近代蒙古則改為葬馬。元史禮志「國俗舊記」說：

「凡宮車宴駕，前行用蒙古巫覡一人，牽馬一匹，以黃金飾鞍轡：

謂之金靈馬，日三次用羯羊奠祭：非官三員居五里外，日一次，燒飯一次，致祭三年而後反。」

這匹「金靈馬」何處去了？元史記者不知。據伊金霍洛的達爾扈特人說：「成吉思汗的坐馬，和妃嬪及達爾扈特萬餘人都葬在金山了。我們的祖先因守護伊金霍洛，沒有福分服侍大汗於地下。」不止葬活馬，而且葬活人！試與殷虛葬儀相比 (葬活人千餘人)，古今實無異樣。「致祭三年」應為三年之喪的遺迹。蒙古巫教缺乏完善的紀錄，只能在宋朝人的著作、元朝秘史、元史和多桑蒙古史裡鈎稽若干片斷資料。

一、關於龜人、蕪氏、占人、筮人者——蒙古巫覡用 *loga* (卜卦) 為名，係混合龜人、蕪氏、占人、筮人為一體。宋朝孟珙「蒙鞑備錄」云：「凡占卜進退吉凶殺伐，每用羊扇以錢椎火椎之：以決大事，類龜卜也。」

宋朝彭大雅、徐霆「黑韃事略」云：

「霆隨一行使命至草地，韃主數次燒琵琶，以下使命去留。燒琵琶即鑽龜也。」

多桑蒙古史第二卷附錄一云：

「蒙古：尚迷信珊蠻。諸法中尤應注意者，燒胛骨，首觀其裂痕，以下一日或數日後吉凶……」

羊扇、琵琶、胛三詞一物，就是羊腿胛骨。殷人用龜兼用筮，周人用龜兼用筮；蒙古則只燒羊胛骨。

二、關於大祝者——蒙古的達喇嘛 (*deléteie jalama* 大喇嘛祝禱禱相當於大祝 (*us ja* 大祝))。元史禮志「國俗舊記」條云：

「每歲駕幸上都，以八月廿四日祭祀，謂之洒馬奶子。用馬一、羯羊八、綵緞練絹各九匹、以白羊毛纏若穗者九、貂鼠皮三，命蒙古巫覡領其事，再拜告天……」

這是祭天 (*téuri daiga*) 天 (天) 禱禮祭)。匈奴傳：「秋，馬肥，大會蹄林 (*dologan noor*) 斗料罌渾即多倫諾爾」，到元朝仍大會於蹄林即上都。所用祭品為九牲 (馬一羯羊八)、九采、九毛，不正是周禮大祝的「辨九祭」？「再拜告天」也當即「辨六號」，我們可以推斷應是拜九次「號」六次。這裡僅增益了三張貂皮。

其次，「國俗舊記」云：

「每歲九月內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後，於燒飯院內，用馬一、羊三、馬渾、酒醴、紅織、金幣及裘絹各三匹，命蒙古達官一員，偕蒙古巫覡，掘地為坎以燎肉，仍以酒醴、馬渾雜燒之……」

這是望祭山川也就是祭地；但已混「血祭」、「雞沈」、「福幸」而為一了。更次，云：

「每歲太廟四祭，用司禮監官一員名，蒙古巫祝當省牲時：還主牲時，以國語呼累朝帝后名諱而告之：蒙古博兒赤跪割牲，大僕卿以朱漆

孟奉馬乳酌奠，巫祝以國語告神……」

這是一獻禋享先王」。原書未紀奏樂，我們推知必獻「肆」（夏）樂。「省牲」是「辨九祭」，「主牲」是「六祝」，「博兒赤」就是 *bolgechi*（卜卜倡，女巫，乃 *bolge chabaganchi*（賓白晶倡）的簡稱。

另據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一章「韃靼民族之信仰與迷信」說：

「承認有一主宰……名之曰『騰格里』。崇拜日月山河五星（按即庖犧、神農、軒轅、少皞、顓頊五帝）……冊蠻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師也，兼幻人、解夢人、卜人、星者、醫醫於一身。此輩自以各有其親狎之神靈，告彼以過去現在未來之秘密，擊鼓誦咒，逐漸激昂，以至迷惘，如神靈之附身也：則舞躍眩暈，妄言吉凶……」

「騰格里」原文為 *tenger* 即 *tegru* 殷文寫天^{三一}，譯音太一，為中原宗族的至上神，也是蒙古宗教的至上神。日有日神，月有月神，山有山神，川有川神，五星則為五帝，直到今天蒙古宗族仍呼木星為庖犧（*brashbadi*），土星為神農（*sanachar*），土星為軒轅（*siroi*），金星為少皞（*shogara*），虛宿（水星）為顓頊（*danista*）。中原宗族祀之，蒙古宗族也祀之。多桑稱冊蠻（薩滿）為「幼稚宗教之教師」；其實並不「幼稚」，却極古老。又說「兼幻人、解夢人、卜人、星者、醫師於一身」；其實巫覡之通天見帝和印度瑜珈不同，不能比為「幻人」；「解夢」就是「占夢」；「卜人」就是「大卜」，「星者」就是「眡祲」；「醫師」蒙文為 *enchu*（藥士），就是周禮天官「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的醫師，與巫覡無關。蒙古巫覡兼為醫師係後來的兼業。

但元朝宮廷在祭五嶽時所用的旗幟仍為夏商周匈奴的舊制。按河圖五祀：東青、南赤、中黃、西白、北黑；元朝仍和匈奴王朝一樣，採用這種五色。元史與志服：

「東嶽旗，青質，赤火焰。脚繪神人，冠七梁冠，黃欄，青袍，綠裳，白中單，素蔽膝，執圭。

「南嶽旗，赤質，青火焰。脚繪神人，冠七梁冠，黑欄，緋袍，綠裳，黃中單，朱蔽膝，執圭。

「西嶽旗，白質，赤火焰。脚繪神人，冠七梁冠，紅欄，白袍，綠裳，白中單，素蔽膝，執圭。

「北嶽旗，黑質，赤火焰。脚繪神人，冠七梁冠，紅欄，皂袍，綠裳，白中單，素蔽膝，執圭。

東嶽即庖犧廟，南嶽即神農廟，西嶽即少皞廟，北嶽即顓頊廟。墨子時已無中嶽，因已改稱太廟了；故元朝也沒有中嶽。元朝仍然祭五星即四天王和大神，仍用五色。輿服志：

「東天王旗，青質，赤火焰。脚繪神人，武士冠，衣金甲，緋襖。

右手執戟，左手奉塔。履石。

「南天王旗，赤質，青火焰。脚繪神人，冠服同前。

「西天王旗，白質，赤火焰。脚繪神人，冠服同前。

「北天王旗，黑質，赤火焰。脚繪神人，冠服同前。

「大神旗，黃質，黃火焰。脚繪神人，冠武士冠，鎧甲，襖，襯肩，包脚，汗膀，束帶，長帶，大口袴，執戈戟。」

東南西北四天王就是鬱儼（*utuluṅ ejen* 煞神），漢朝譯 *tu* 為鬱儼。大神就是神荼（*shnikchi neietu ejen* 執日），漢朝譯 *sa tu* 為神荼，見漢書禮儀志：

「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儼，主閱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

荆楚時記也有記載。現由蒙文中保存的原文證明，神荼實為黃帝的演化；鬱儼則為庖犧、神農、少皞、顓頊的演化。中原宗族久以守護神（門神）祀之，而蒙古宗族仍尊之為天王。

夏商周的巫覡，在元初還大致保存；但近四五百餘年，却被喇嘛教所同化了。

喇嘛教可以說是中原巫覡的西藏派。當秦始皇攻楚的時代，大將莊蹻率兵四十萬和人民，溯長江西上入川、入桂、入滇，最後返抵楚人的家鄉西藏，中原巫覡也傳入西藏。唐朝受過若干由中原傳去的佛教影響；以後直接輸入印度佛教，成為紅教，宗喀巴改為黃教。紅教還盛作巫覡的事；黃教便只保存祀天、打鬼（儼）等少許巫風。紅教曾傳入元朝宮廷；黃教（今之喇嘛教）則由金（阿拉坦汗）於十六世紀中葉帶回蒙古。十六世紀迄今四五百餘年，喇嘛教在蒙古大為流行，男巫都被稱為 *lama* 即 *jalama*（祝禱禱）的簡稱，女巫都被稱為 *chabaganchi*（賓白晶倡）和 *shabaganchi*（哲白晶倡，均為潔白的舞女之意）。但喇嘛裡仍有黑喇嘛（*hara lama* 黑喇嘛）一派，跳神、看香、畫符、念咒、過陰、打鬼、拘魂……所有巫術無所不為。他們究竟是蒙古巫覡的遺老抑是西藏紅教？現在還沒有明白的研究報告。

總之，近四五百年來的喇嘛實是巫覡，披着佛教的外衣，而承繼着中國皇古以來巫覡的正統。喇嘛的正確寫法是禱禱（*lama*），乃祝禱禱（*jalama*）的簡稱，說文：「祝，祭主贊詞者」，唐韻「六切」；「禱，祝禱也」，唐韻「力救切」；「禱，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祝之，曰禱。周禮：『禱於所征之地』」，祝禱禱「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轉注），中原謂之「祝禱」（*sumen jalama* 社土祝禱禱）。祝禱禱是夏殷語，經藏人簡為禱禱，中原譯音為喇嘛，此為聯語語的第一步簡化；更經中原人簡為祝，此為聯語語的第二步簡化。但全部聯語語祝禱禱三聲都在說文裡保存着。將說文所註祝禱禱三字意義歸納在一起，知祝禱禱本義為巫覡，其職掌為對神說話祈福，行軍時也有祝

禱禱隨行祝禱。藏文將禱禱（喇嘛）註釋為「智者」，說明禱禱在藏為知識階級；蒙文註為「奧包柳枝上拴的紙條子」，指祝禱禱於祝禱後以貝（璧）賄山

怎樣研究蒙古文化史料

郭振芳

研究古史並非易事，除若干記載誇張不實外，其謬誤迷惑之記載，亦所在多有，難資後人之採信。其所以致此者，緣古人對於祖先之點滴創製，苦無確實資料可尋，故不期然而憑主觀之臆測，加以文飾，故意的造為種種活動，筆之於書或傳之於口，憑各種之荒誕神話，不經之傳說，加以渲染記述，其記述之種種，似難免於捕風捉影之嫌。此種載籍、祇能視為尋找文化史實之指路碑，作為研究上的次要參考史料，若謂前人之言，便是金科玉律，不加疑義的統以信史視之，此種想法和看法都有欠公允。

、蒙古文化史料之尋討

一、尋討之方向：吾人對遠古文化史之研究，其不易也，概如上述。今對蒙古遠古文化史之研究，其不易也更有倍之，因年代湮遠，蒙古人本身初無紀錄傳留下來，治史的人又往往輕視或忽視這一部分的活動，也可說是完全遺漏了這一部分的活動。因之在我國的史籍中，很難得找出有系統的，遠古時代的蒙古民族活動之史實，有之，亦僅零星的記載，或片段的痕跡，而這些史料率多憑主觀之好惡，意氣用事，並沒有描繪出蒙古民族過去活動之真實顯現，元代以前之描述，尤其如是，其不足徵信者多矣。

然此並非說太古史「非愚即誣」，全都不足置信者，而是說明部分史料之作者，因困於成見，拘於私念，其所記述，不為桀驁之言，便作狂妄之論，偏激失實不足法也。章學誠文史通義有云：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又云：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陳其事。又說：能具史識者，必具史德，德者何？著書者之心術也。

治史的人須具才學識，兼此三者方能斷其義，善其文，陳其事，然此也只能算是一位史官，猶不能稱之為良史。良史者除具有史識之外，更須具史德，坦坦蕩蕩的心術，公公正正的態度，刪繁取要，博收約取，鑑別是非，持中論正，記載不避權勢，筆誅不畏尊貴，判明是非，記明曲直，褒貶賦奪之義，豪不假借，方是一位良史。這等的史官，在歷史上為數甚多。

一位良史於學，識，才，德四者外，應具膽力。有膽有識，才德兼備的史

川，就是山海經「肆瘞」的演化（但蒙古禱禱現只肆不瘞）。

官，絕不為意氣所困，習俗所拘，而能自成一家之言。其撥亂反正之道，創變窮通之跡，自能躍然紙上，而光照史冊了。蒙古文化史料之尋討，須向這等史官的筆下蒐集，從他們的記事文字之摘錄，或典章制度之說明，或在個別史料之排比中，去尋找蒙古文化活動之軌跡，博收約取，從而考究其來源，分解其成分，加以分類，加以排比，這是尋找蒙古文化史實的正確方向。蔡元培先生說：「史學本是史料學。」我們從古籍中采擷有關史料，自可探索出蒙古民族過去活動之真實性。

二、發掘新紀錄：治古史的人，視發掘為更高美之目的，發掘之價值，在於發明歷史的新紀錄，推演歷史的新發展。如早年掘出的殷商時代的甲骨文，便是一項歷史事跡的真實紀錄，藉可測知中國文字開始發展之時代，必遠在殷商之前。又如民初發掘的北京人頭骨，如新鄭銅器，如漢晉簡牘，如各地先後發現的石器陶片等，都極具價值的可靠史料，藉這些史料，更可推知我國古代文化進步之程序，與文化成就的最高境界。尋討遠古時代的蒙古文化史料，也必須從這方面着手進行才可。

漢族文明發源於黃河流域，蒙族文化導源於幹難河、怯綠連河（即克魯倫河）及亮刺河等水域之發源地，而黃河南北兩岸之廣大平原，亦為蒙古文化所被之地。蒐求蒙古民族遠古之文明，必須向此等地區發掘，不論其有意的或無意的發掘，其裨益於蒙古文化者當匪淺鮮。

總之，史料是歷史的片段，是人類過去活動之零星紀錄，不論其出自古籍或掘自地下，都應兼收並蓄，細大不捐。從塚骨墟石、殘經斷簡中，都可能發見人類完整而珍貴的史跡。正如中庸上所說：「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滴之水，積久成河，治史的人，把一些支離雜亂的史料，作一番含英咀華，抉精拔萃的功夫，然後去其腐偽，刪其浮華，加以分別，予以排比，這在尋討蒙古的文化史料上，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

治蒙古文化史者的態度

一、蒙古文化停滯之因果關係：歷史的前進，從無記錄的混沌時期過渡到有紀錄的文明時代，這是任何民族所必經歷的一段旅程。過度時期的長短快慢

，顯明了各個民族的文明之優劣高低，蒙古民族在這方面是遲滯緩慢的。因其地處塞北，地理環境使彼此隔離，往往各地間自成系統，老死不相往來，此蒙古文化事業之遲滯者，一也。塞北因多沙漠，土地貧瘠，物產不富，人民生活計全賴游牧事業，經濟生活始終未獲改善，此蒙古文化事業之阻撓者，二也。蒙人善騎射，人無分男女，兒童時代便習騎術，此種風氣使它漸次變成爲蒙古的主要戰鬥力量，但這種尚武的風習，使蒙古文化停滯下來，它對藝術及學術的貢獻極少，此其三也。

綜觀上述三點，而蒙古文化事業之所以不能進步，一因交通梗阻，無法吸取外來文化，坐失各族文化交融之機會。二以在上者多固步自封，愚民以自固，使無數民衆擯棄於教育圈之外，莫由啓迪。三以輕文重武，未嘗重視之教育事業，時至今日，舉世文明日新月異，一日千里，而蒙古文化仍遲滯不進者，其故在此。

二、蒙古文化之依存關係：蒙古文化事業之不發達，固爲吾人所當引爲大感大恥者。然而鑑往將所以思來，明古則所以藥今，如上文所述，蒙古文化之停滯不進，各有其因果關係存在。前此之因，便是今日之果。今日之果，也是後此之因。蓋欲藥今則須明古，思未來更應以鑑往。明乎此，吾人對蒙古文化之整理，應急起直追，磨礪以赴，尋其因果變遷之軌迹，使之縣旆不絕，齊驅昌明。則世人所謂的塞上落後民族，以及草原野人之羞，足可洗刷也。

原蒙古文化，實有其獨特而奇偉的成績，爲並世其他民族所不及者。舉例言之，如在政治上，能創建其舉世無匹的大帝國，地跨歐亞二洲，使各色人種，和平相處，此即其獨特奇偉成績之一端也。其次，是溝通或吸收中外文化，而創造了新的文化，中外文化之大交融，種族之大混合，實自蒙古始，這是蒙古民族在中國歷史演進上，在世界文化之傳遞上，是一項絕大的貢獻，此其聲榮而較著者。餘如在其大一統後之尚於禮治，尚於文事，此等皆爲蒙古文化與他族文化之交映互輝的地方。惜前人之邁往，痛後來之無繼，蒙古人在這方面更

不能不深自慚愧吧？而後世之史家，因囿於私念成見，在此等地方橫加掩沒，未予適當之闡揚，尤深可嘆息了！從歷史上看，蒙古文化不可撲滅者，實已昭然可知，然蒙古人在文化上是漢族文化的後裔，似又無可懷疑者，緣蒙古文化雖導源於幹難河，而繁榮於中國內地，其形成之經過與漢民族有深厚之關係。因此吾人固不應以漢族文化，固步自封，抹殺了另一文化之結晶，理應張大門戶，一併加以研究，把蒙古文化的發展過程及特點，予國人以精確與明晰的認識。治蒙古文化史的人應於此等處深細的加以體驗而激勉之，則豈徒蒙古文化之撥雲見天？亦中華民族文化之交輝可期也。

三、文化進步之必然性：治蒙古文化史的人，除上述者外，應知歷史是不斷的在進步。文明是隨時代而發生而演進的，所有世界各民族，當都由草昧狀態，進而爲有文化的活動，有社會的組織，而各時代各民族的文化產生及社會組織，都有其特殊的力量作背景，這個力量表現於外者，便是創，變，窮，通之理，也就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四個輪子。舉凡人類的語言、文字、習尚、思想、行為、品格、態度以及由人類創建的萬事萬物，無一不在有意無意之間，坐上歷史的巨輪走向了前進的道路，因它通過空間與時間的關係，產生了差異性，在民族文化上有了高低之別，優劣之分，形成近代不同的若干文化叢體，奇異的文化領域。有人說非洲野蠻民族仍過着原始人的生活，文化上絲毫沒有進步，其實不然，如其真的沒有進步，絕不會存留到現代。它能延續到現在，當有其進步與適應的地方，只是進步的幅度微末而已，否則早爲歷史所吞蝕了。

我們從前面的看法，對於人類進步的必然性，已經有了一個非常明確的概念，就是人的羣體必須隨時代而進步，進步的程序是由粗而精，由簡而繁，由離析而協合，由不安而趨之安。

今之巧，今之美，今之文物，都勝於古，「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不及也。」這是進步之鐵證。

華府·東京·庫倫

李玉成

剖析美日擬和偽蒙建交的動機

由於日本政府決定於本（八）月二十二日，派外務省官員，隨所謂「日本外蒙掃墓團」，前往庫倫，試探日本跟偽蒙政權，建立外交關係的事情。而美國政府，也在不久以前，先由魯斯克國務卿公開向記者表示：華府當局經常在

考慮承認「外蒙古」的問題，繼又於七月十九日，正式建議，以兩萬五千萬美元，救濟「外蒙」水災而碰壁，使得夾在匪俄之間的外蒙傀儡政權，又受到世人的注意。

外蒙偽政權係蘇俄傀儡

我國政府以外蒙「獨立」，係基於由不光榮的「雅爾達協定」而來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產生，而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通過我國提出的控蘇案，決議確認蘇俄違反這項條約之後，我國政府已於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宣佈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故不僅不再繼續承認由蘇俄一手製造的外蒙假「獨立」，並且堅決反對任何民主國家，與偽蒙政權，發生外交關係，以維我國主權。

偽蒙政權是蘇俄扶植的傀儡，而外蒙古又被蘇俄視為禁脔，不許別人染指，故蘇俄除了加緊控制，進行同化以外，並不願庫倫政權，和自由世界接觸。但在民國四十二年，我國否決蘇俄所提偽蒙入聯合國的議案之後，偽蒙政權便奉蘇俄主子的指示，開始向自由世界，作外交滲透，並由蒙共頭子澤登巴爾訪問印度（民國四十八年）開其端。迄今偽蒙與蘇俄附庸國家，及其他所謂中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者，有二十個國家，其中蘇俄、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英國、北韓、北越以及中共政權，都在庫倫設有大使館；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柬埔寨三國，各以其駐莫斯科大使，兼駐偽蒙大使；阿爾巴尼亞、印度、印尼、波爾等國，以其駐偽都北平大使，兼駐偽蒙大使；幾內亞、馬來西亞和古巴，雖已承認偽蒙，但卻尚未在庫倫設置使館。同時偽蒙還分別和蘇俄、共匪以及東歐共黨國家，簽訂了多種友好條約，和關於軍事、經濟、文化、技術等合作協定。另外，偽蒙又受蘇俄唆使，和自由世界作對；遠在韓戰時代，偽蒙軍隊，會夥同共匪和北韓軍隊，侵略韓國；最近，當共匪叫囂要更積極支援北越，而蘇俄以及「華沙公約」集團共黨國家，揚言將派志願軍，助越共作戰的時候，偽蒙也隨聲附和，表示要派志願軍，參加越戰。由此可以證明：偽蒙政權的一切活動，都是蘇俄主子的陰謀，而日本決定跟偽蒙建交，也是得到蘇俄的同意。至於美國於偽蒙混進聯合國之後，屢次表示要和偽蒙建立外交關係，當然也已獲得蘇俄的默許。

美姑息份子妄圖建關係

民國五十年四月，蘇俄爲了打擊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並且更進一步破壞中美友好關係，遂在聯大提出偽蒙入會修正案後，即安排美國與偽蒙建交的接觸。同月美方曾公開告訴我國，美國擬與偽蒙建交，並且表示，倘將來事實證明，外蒙確爲獨立國家，且能履行國際義務時，美國將贊成其入聯合國，是月十九日，聯大通過偽蒙入會案，美國國務院於民國五十年六月八日宣佈：「美國駐蘇俄代辦，已於同月二日，在莫斯科，與偽蒙駐俄大使，就雙方建交問題，開始接觸，並在接觸以前，將採取的步驟，預先通知中華民國外交部。」後因受我國政府的反對，美國跟外蒙建交的初步試探，終告擱淺。

然而美國的一些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和若干自由派份子，却不死心，在民國五十一年，又建議美國政府，承認外蒙古，但是，當時因受參院的抨擊，打消了這個念頭。

今（五十五）年春天，美國參院舉行所謂「中國問題」聽證會，美國姑息份子，結合左傾自由主義者，藉機鼓吹美國對共匪，採「圍堵而不孤立」政策，並且主張，對共匪「搭橋」，試行跟共匪接觸，進而改善美匪關係。同時，他們又舊事重提，要求美國政府，和偽蒙建交。

這些美國人士，爲他們的荒謬主張詭辯說：①偽蒙介於匪俄之間，居於亞洲鐵幕中心，如果美國在庫倫設有使館，即可作我「政治測候站」，蒐集中國大陸，以及蘇俄內陸的情報；②匪俄關係惡化，相鬭益烈，雙方目前都在積極爭取偽蒙。美國如與偽蒙建立外交關係，將可施行縱橫捭闔的外交手腕，利用偽蒙，而助長匪俄間的矛盾。這些主張美國和偽蒙建交的美國自由主義者，和一小撮所謂「中國問題專家」，甚至認爲偽蒙從未接受蘇俄的較大影響，始終不願蘇俄勢力包圍，這就表示，它有維持自身獨立，與文化自主的願望。而且，偽蒙尚有「民族主義」蒙共頭子願於共產集團之外，作國際性的接觸。

實際上，這都是一廂情願的天真想法。以言蒐集情報，偽蒙對蘇俄以外共黨國家，以及中立國家的使領館人員的行動，尚且加以嚴格的限制，民主國家爲在庫倫設置使領館，其外交官行動自由，都成問題，遑論「蒐集」情報。

再說利用偽蒙，加深匪俄矛盾，也是妄想。因爲匪俄向按自己的政治路線，採取行動，絕不會隨敵人的調子舞跳。匪俄今天所爭的，只是共黨世界的霸權，以及如何有效侵略自由世界的手段，而不是民主國家可憑外交運用，予以影響的一般問題。再者，美國外交人員，和中央情報局人員，能否以他們在某些開發中的盟邦，用以影響其政治的手腕和經驗，在鐵幕中心的庫倫，也大展鴻圖，還是個大問題。

至於說偽蒙「從未接受蘇俄較大影響」，「有維持本身獨立，和文化自主的願望」，「有民族主義傾向」，以及「願和共黨集團以外國家接觸」，真是白晝見鬼！

欺人的妄想別具啥用心

宣統三年，民國十六年，以及民國三十五年等三次偽蒙「獨立」，都是蘇俄一手導演。今天的偽蒙，全由蘇俄控制，無異蘇俄殖民地。在政治方面，偽蒙政權重要機關，均由蘇俄顧問專家操縱把持，並在事實上發號施令。而偽蒙政權高級幹部，十九又係蘇俄培養的親俄份子，全仰蘇俄主子的鼻息行事。

在軍事方面，偽蒙軍隊，悉由蘇俄編練裝備，控制驅使。偽蒙軍在蘇德戰爭中支援俄軍，替史達林打韓戰，最近又陳兵內外蒙邊界，防範共匪，莫不由蘇俄主子唆使。

偽蒙財經大權，完全操於俄人之手，庫倫蘇俄銀行，和蒙蘇聯合貿易公司，操縱偽蒙財政經濟，壟斷偽蒙對外貿易，連「蒙古銀行」的紙幣，也由蘇俄承印發行。同時，俄蒙郵電及水、陸、空交通運輸大權，都由俄人掌理；礦廠機器設備，均由蘇俄包辦，不准向他國洽購。

在文化教育方面，蘇俄徹底實行同化偽蒙政策，消滅外蒙固有文化，廢除喇嘛教，改寫外蒙史，改蒙古字母為以俄文字母為基礎的拉丁拼音字母，規定以俄文為偽蒙第一外文。各地重要城市、車站、碼頭名稱，均以俄文在上，蒙文在下，共同書寫。而中等以上學校，多用留俄教員，推行俄式教育，灌輸學生共產主義。另外，俄蒙政權每年還派大批青年學生前往蘇俄，接受思想和技術訓練。而蒙人習俄語，穿俄服，生活多已全俄化。

蘇俄為使外蒙永為它的殖民地，除了取前述種種手段，加緊控制偽政權之外，同時，又向外蒙大批移民（到目前為止，移殖於外蒙農墾地區，以及唐努烏梁海地區的俄人，多達十萬名），整肅反俄份子，三十多年來，先後已整肅了四個「總理」（均在朝俄時，暴死蘇俄境內），二十幾名「部長」，以及兩百多名知識份子。而平民和喇嘛被殺的，人數更多。

從上面所學的這些事實來看，那些自封為「中國問題專家」的美國學人，以及自由派人士，說什麼偽蒙「從未接受蘇俄較大影響」，「有維持本身獨立及文化自主的願望」，並且有「民族主義傾向」，如非孤陋寡聞，缺乏常識，便是昧着天良說假話，別具用心。

再以這些人所稱偽蒙「願和共黨集團以外國家接觸」的事情來說，這也是「大膽的假設」。偽蒙首府庫倫，於上（七）月十三日前後，發生大水災，土拉河洪水泛濫，沖斷鐵路，淹沒發電站，摧毀飲水系統，吹走沿河南岸的許多房屋和蒙古包，至少使四千戶居民，無家可歸。消息傳到華府，美國忙不及待，迅即採取外交史上罕見的行動，令其駐聯合國代表團官員勞格，於上（七）月十九日，向偽蒙駐聯合國人員表示：「美國政府及人民，在收到庫倫和外蒙其他地區遭受嚴重水災的消息時，感到不安」，願意立即提供兩萬五千美元，救濟偽蒙水災。同時，國務院發言人麥克羅斯基也在當天表示：美國紅十字會，也準備援助。

誰知偽蒙並不領情，當即一口拒絕了美國的救災建議。偽蒙「外長」杜哲索倫，並在庫倫發表談話，挖苦美國一陣，誣指美國的救災建議，「全係虛偽的技倆，以及對人道主義的嘲弄」。美國自取其辱，難怪他人。

美國想跟偽蒙建交的試探，雖然迄未成功，但却大大地鼓勵了日本。

日本藉建交圖遂疆土慾

日本謀我蒙疆，已非一日。遠在半世紀以前，日俄曾經連續四次，簽訂密約，劃分雙方侵略滿蒙的勢力範圍。後來日本的「田中奏摺」，更明定「欲征

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政策。在「九一八事變」（民國二十年）到抗戰勝利（民國三十四）這十四年期間，日本先竊據我國東北，繼又強佔內蒙一半疆土，部份實現了侵華計劃。無奈惡貫滿盈，作孽自斃，日本終被打敗，無條件投降，不但吐出了非法佔領的我國領土，幾十萬「關東皇軍」，也被俄軍擄往西伯利亞，充當奴工，其中多半作鬼異域，僅有少數日俘後來生還日本，害得日本人在戰敗二十一年之後的今天，還要組織「掃墓團」，前往外蒙邊界，弔慰「皇軍」的孤魂野鬼。

如果日本能够記取侵略別國，戰敗投降的教訓，並且對它侵略中國，致使共匪獲機坐大，竊據大陸，為害亞洲及世界的這樁罪過，稍存內疚的話，它今天就該運用它的雄厚國力，在亞洲人民的反共聖戰中，執戈前驅，戮力效命，以贖前愆；如果日本不想積極支持友邦的反共大業，儘可在美國的安全保護之下，繼續全力發展經濟，謀日本人民一己的福利。這樣雖然跡近自私，亦不致危害他國。

然而日本不此之圖，竟在國力恢復之後，顧盼自雄，儼然以亞洲領袖自居。近年以來，日本朝野，時發外交「自主」、「自動」的呼聲。表現在行動上的，就是暗中勾搭亞洲的共黨政權；反對美國的越南政策；派特使（橫三正幸）週遊列國，進行越戰和談試探；不積極支持亞洲人民反共運動（例如不贊成組亞洲反共聯盟，堅持「亞洲及太平洋理事會」僅為經濟、文化合作組織）；要求收回失地（琉球及俄佔千島羣島四島嶼）；調停印、馬爭端，重喊「東亞共榮圈」口號，對東南亞國家，提供經濟援助；準備擴充武力；以及於本（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第廿一週紀念日）中午，全國鐘號齊鳴，舉國上下，齊為二次大戰中三百一十萬陣亡日軍，隆重默悼致哀等。

因此，日本「外蒙掃墓團」去偽蒙活動，與其說是日人慎終追遠，弔慰埋骨異域的陣亡日軍將士，毋寧謂是日本侵略軍閥的陰魂不散，企圖借屍還魂，日本對亞洲大陸的「興趣」，隨着國力的增強而日趨濃厚。對於我國東北及蒙古，更是念念不忘。所以它乘著匪、俄及匪、蒙關係交惡的良機，擬勾搭偽蒙，混水摸魚。不過日本究竟是自由世界的一員，也是我國的友邦，它雖然辯稱：日本早於一九六一年投票支持偽蒙加入聯合國時，已在事實上承認了偽蒙（見日本佐藤首相及椎名外相，先後於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及八月八日分別發表的談話），但在和偽蒙建交的試探上，日本仍是諸多顧慮。主要的一點是它不敢開自由國家承認偽蒙的惡例，現在忽見美國又有擬和偽蒙建交的表示，日本頓覺「吾道不孤」，便肆無忌憚地宣佈要考慮派全權大使常駐偽蒙的事情，並且搶先派外務省官員，往庫倫活動，以示外交「獨立」「自主」。

俄國口邊肥肉豈容日本分羹

然而沒有蘇俄的同意，日本也不致貿然進行和偽蒙建交的試探。外蒙是蘇

俄的禁觸，蘇俄之所以讓日本向外蒙插腳，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蓋自匪俄交惡以來，偽蒙以介於兩者中間，地位突形重要，成為匪俄雙方競相拉攏的對象。蘇俄拉攏偽蒙，為的是結合中國大陸周圍的北越、北韓及偽蒙等共產黨政權，來孤立共匪，逼迫共匪就範，並以偽蒙威脅新疆、內蒙及東北，監視共匪。同時，蘇俄鑒於人烟稠密的我國東北，對人烟稀少、尚未充分的開發的東西伯利亞，構成了潛在威脅，故亟需借助日本的力量，來加緊開發這片廣漠的處女地，這才同意日本的外交觸鬚，伸進它的殖民地外蒙，以示互惠。

今（五十五）年年初，日本外相椎名悅三郎訪問莫斯科時，日俄同意合作，開發西伯利亞，由日本提供資金、設備和技術，共同鋪設由新西伯利亞城，通往海參崴東方口岸的輸油管；開採西伯利亞的銅礦和庫頁島的石油；並且革新西伯利亞的伐木工業，另外，開闢東京莫斯科間的聯合民運航空線。上（七）月底，蘇俄外長葛羅米柯，到東京活動了一趟，葛某返俄不久，東京莫斯科航線，於本（八）月中旬正式通航，而日本擬與偽蒙建交的計劃，適於同時宣佈，這可說是日俄在權謀外交上的合作表現，絕不是偶然的巧合。

如果日本不顧我國的反對，逕與偽蒙建交，自然將產生惡劣的影響。若干在承認偽蒙一事上，逡巡不前的自由國家，勢將受到鼓勵，而紛起效尤，結果，不僅將助長偽蒙政權在國際上的聲望，並且也會增加我國日後恢復外蒙版圖的困難。但是可以斷定，日本絕不可能因此而檢多少便宜。自然，日本新一代的外交人員，可以憑藉昔日日本軍閥，處心積慮，侵略我國東北及蒙古的豐富經驗，在今天的偽蒙，多蒐集些「情報」，然而他們如想另玩花樣，却是妄想。因為比日本人更狡猾陰險的俄國人，絕不讓日本人，一碰蘇俄口裏的肥肉（偽蒙）。

共匪勢力被逐蒙共倒向蘇俄

茲以蘇俄將共匪勢力，驅出偽蒙的事情為例，證驗這一判斷：

共匪竊據大陸後，立即與偽蒙建立外交關係，雙方先後簽訂了「中」蒙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修建集寧與烏蘭巴托間鐵路協定（四十二年十二月），「中」蒙貿易及付款協定（四十二年八月）、「中」蒙經濟技術援助協定（四十三年）及「中」蒙最後結算議定書（四十六年）。到了民國四十九年，共匪不顧本身的經濟困難，給偽蒙五千萬美元的貸款，協助偽蒙，發展工業及公用事業，民國四十九年，匪蒙又簽「中」蒙友好互助條約，由共匪派技術人員和勞工，協助偽蒙的建設工作。有一時期，共匪派在偽蒙的人員，多達五萬餘人，其中技術人員一萬三千人，勞工四萬人。他們替偽蒙修道路、築橋樑、造公寓、掘水溝、建工廠、裝機器。同時，共匪又給偽蒙一億二千萬美元建設貸款，並且供應廉價物品。其後，共匪又增加新貸款，根據「南斯拉夫通訊社」今（五十五）年六月四日的報導，共匪先後給偽蒙的貸款

，共達四億美元。因此，共匪在偽蒙的活動，一度頗受蒙人的歡迎。

蘇俄深恐共匪出錢出力幫助偽蒙的結果，偽蒙有被共匪操縱或支配的危險，便也積極援助偽蒙。從民國五十年到現在，蘇俄給偽蒙的經濟援助，共達十二億美元，其中五億美元是民國五十四年給的新貸款。同時，蘇俄也在民國五十三年，派大批技術人員和勞工，以及一個五千人的陸軍建設兵團，到偽蒙取代共匪人員的位置。另外蘇俄又把偽蒙牽入「東歐經濟互助會議」，由這個組織給偽蒙各方面的援助，並且由波蘭、東德和捷克，支援偽蒙，偽蒙在蘇俄的威脅利誘之下，疏遠共匪，倒向蘇俄。

到了民國五十二年俄、匪爭執，趨於白熱化，蘇俄傀儡蒙共頭子澤登巴爾，偏袒俄共，一面整肅蒙共第一書記唐巴·道夫，以及其他重要親匪份子，一面停止與共匪技術人員和勞工，續簽新合同。翌（五十三）年四月，偽蒙開始驅逐共匪人員。據莫斯科外交人士的消息，以及今（五十五）年四月十八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說，如今僅有少數共匪人員，仍留在偽蒙，繼續進行未竟工程，惟都受盡冷遇，連其生活必需品，也悉由共匪直接供應。

偽蒙「總理」澤登巴爾一面倒向蘇俄之後，不時朝拜莫斯科，還一再發表談話，抨擊共匪。他譴責共匪分裂世界共黨運動；他也攻擊共匪的冒險政策。澤登巴爾還屢次公開表示，一心依附蘇俄，並且感謝蘇俄援助偽蒙，和保護偽蒙，但他對共匪動緊肚帶，以大量民脂民膏，援助偽蒙，並且驅使大陸人民，到漠北酷寒地帶，替偽蒙作苦工的事情，却隻字不提。於是，共匪在爭取偽蒙的競賽中，敗下陣來！

俄蒙訂友好約清除親匪份子

蘇俄在將共匪勢力驅逐偽蒙之後，為了賞賜偽蒙對主子蘇俄的忠誠，便再度增加對偽蒙的經濟援助，民國五十三年三月，給予三億美元的信用貸款，五十四年，又給五億美元的貸款，同時，蘇俄為了抓緊偽蒙，並夥同偽蒙，一致對付共匪，遂由俄共頭子布列茲涅夫，率同蘇俄第一副總理馬修格夫，外長葛羅米柯以及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於今（五十五）年元月，到庫倫和偽蒙當局，續簽為期二十年的「俄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約中第五條規定：俄蒙雙方將彼此援助，來確保雙方的防衛潛力，同時，雙方將「採取包括軍事行動在內的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雙方的獨立與領土完整」由於只有中國大陸和俄蒙地區接壤，因此，莫斯科的外交家，以及蘇俄政府的機關報「消息報」，當時都認為「俄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是以共匪為假想敵的軍事同盟條約。

共匪從偽蒙爭奪戰中，敗下陣來，心有不甘，便於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在偽蒙策動政變，結果失敗。據「南斯拉夫新聞社」，及英國「約克郡郵報」在今（五十五）年二月下旬報導：共匪策動的政變流產後，偽蒙大舉清算親中共份子。本（八）月十七日「紐約時報」第一版刊登的該報助理執行編輯薩

實所撰的報導，也證實了這件事情。他說：蒙共頭子澤登巴爾曾在蘇俄脅迫下，進行蒙共史上規模空前的大整肅，清除親共匪份子。

共匪拉攏偽蒙的工作，在蘇俄打擊之下全盤失敗，於是匪俄對峙的陣線，就突由俄蒙邊境，退到內外蒙邊境，共匪一面於民國五十三年五月，關閉通往偽蒙的貿易線，使偽蒙無法再征收貨物過境稅及賺取轉運費，一面趕修內蒙各縣各旗公路，組織當地民兵，以便加強控制內蒙，並防範俄蒙份子的滲透。同時，共匪又在內外蒙邊界，集結兵力，舉行示威演習，另外，還跟蘇俄在東北及新疆邊界，展開神經戰，以示報復。

俄共卯翼偽蒙日本妄圖染指

蘇俄也於同時，採取相應行動，一面以新式武器，裝備偽蒙軍隊，一面調派俄軍，進駐偽蒙，據偽蒙「國防部長」於上（七）月中旬，在「新蒙古日報」上，發表談話說：「俄蒙友好互助條約」簽訂之後，偽蒙軍隊不僅都已全部摩托化，而且已經裝備了蘇俄最新式的飛彈，以及其他新式武器。又據紐約時報（八月十七日）薩理寶的專欄報導說「一師或者更多的蘇俄部隊，已經開到靠近中國東北的東蒙地區佈防，對付共匪。」

河曲藏區憶往（上）

一、小 引

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春天，曾奉派調查甘青土壤，得到一次藏民游牧區域內旅行的機會。

那是甘青川康邊境上的草地高原，與四川的松潘草地相連，黃河自巴顏喀拉山的星宿海流出，到這平緩的地帶，蜿蜒曲折，拐了一個大彎，故有「河曲」之稱。自五月至七月間，在這片草海裏，我們會逗留了兩個多月，旅行三千餘里的地方，在馬背上、帳篷裏，這二個多月的生活，充滿了新奇的趣味。一直到今天，回想當時情景，總還時常盼望有機會能再去好好兒痛快地玩上三年四載，甚至放牧草海，隱居終身。

二、拉卜楞寺巡禮

從蘭州西南行，兩馬站到臨夏，這是回民的中心，當時西北聞人有不少是生長在這裏的。向西南，兩馬站到夏河，這是甘肅極西南境上的縣治，草地邊緣的都會，有名的拉卜楞寺，就在城西大夏河之陽。

另外，蘇俄軍隊還跟共匪軍隊，在西自新疆，東到東北的漫長邊界上，相互挑釁。據美聯社駐莫斯科記者今（五十五）年六月十七日發出的報導說：共匪「外長」陳毅曾於今年五月八日，對在北平活動的八名北歐國家記者說：蘇俄指責共匪，僅在民國五十一年中，挑起了五千次邊界事件，陳匪毅却說：事實恰恰相反，蘇俄在民國四十九年七月，到五十四年底一期間，在雙方邊界上，製造五千多椿各種事件。

共匪是滲透顛覆的能手，它挾著地利之便，出死力、花大錢，拚命拉攏一個跟它社會制度相同、政治信仰相同、而又是同一個主子蒙養大的所謂「兄弟黨」政權，尚且白費一場氣力，終被俄蒙趕出了偽蒙。今天的日本，縱然雄心不小，但卻毫不具備日本軍閥當年侵略我國東北及蒙古時的條件：它沒有東北作窺視蒙古的根據地和前進基地；它沒有土肥原和川島芳子那樣的浪人特務，去製造供它驅使的漢奸政權。更令日人氣餒的是如今的蒙古人，不論外蒙人也好，內蒙人也好，都非當年的「吳下阿蒙」，豈會輕易受人影響。而且外蒙實際已成蘇俄殖民地，蘇俄焉能允許日本，染指它的禁燭？

因此，日本擬和偽蒙建交，有所企圖，全是枉費心機，必定得不償失。

（原載大華晚報）

張紫桐

拉卜楞寺始建於康熙四十八年，稱後藏三大寺之一，不但是藏民信仰朝拜的聖地，也是西北藏胞文化的中心，聲教所被，遠及新疆蒙古及東北各地，在我國佛教中的地位是煊赫的。且按下它的歷史及組織不提，只是談談大概的情形。

寺院建築富麗堂皇，碧瓦紅牆，金頂高聳入雲，輝煌燦爛，巍然宏偉，古代帝王宮室的外貌想也不過如此。可是內部陳設卻並不太複雜，這說明佛教的眞義莊嚴簡肅，不重鋪張而注意潛修精練的。經堂中鋪幾排氍毹，爲跌坐誦經之用；佛殿裏則全部給高大駭人和小巧玲瓏的佛像佔了。除去這些雄偉的經堂佛殿和「囊謙」（活佛公館）之外，四周更星羅棋佈着無數的小院落，都是喇嘛的宿舍。如果我們立在大夏河南岸山巔上俯瞰眺望，那些樓臺殿閣，深院大宅，足可構成一座小城市，金頂紅牆的宮殿式建築，更是別具風味。就憑這些房屋，和裏面所收藏的經典，更加上許多活佛教授，已足夠成爲一所佛教學府了。

當時住院的最高領袖爲嘉木樣大活佛，像達賴班禪一樣，他是世世轉生的大佛爺，西北藏民崇仰的依歸。寺內管教都有一定的規矩章程，講學說法的活

佛，也都是德高望重學問淵博的學者大師。喇嘛號稱三千之衆，據確實估計，連各方遊學者在內，總數不下二千三百餘人；再加上附屬各寺院，它所擁有的圖書、儀器、建築、財產及教職員學生等，堪與國內任何大學媲美而無遜色。論學術地位，拉卜楞寺在後藏首推第一，自嘉木樣以次，歷代許多活佛大喇嘛都有著述說明，談到學風，也是首屈一指，一千多小和尚都是循規蹈矩孜孜不倦的好學生，它能獲得那麼多人的熱誠信仰，享如許盛名，誠非偶然之事。

喇嘛的生活是當清苦二字，藏區規矩，出家入寺後的一切生活費用，全由家庭供給，此與內地習慣迥異。大多數的人整天吃糌粑，少數家境清寒的，連酥油也不可多得，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常常吃肉。衣披袈裟，即嚴冬風雪時也絕少着皮衣棉襖之類，似乎這是寺內的特別規定。寺院周圍的那些小院落是他們的宿舍，出錢向寺方或某活佛租賃，或以人情借住，他們便這樣各自度着單獨的歲月。日常生活是相當自由的，上課聽講和唸經禮佛之外，便各回宿舍細讀精研，野外閒散，市上踴躍，或到河畔柳蔭深處練習吹奏各種樂器。春秋佳日，帶着帳篷往山嶺水涯郊遊小住，謂之「浪山」。總之，他們的生活是澹泊恬靜的，自由而不放縱，不僅規章限制了他們，緊張的功課與嚴格的升級考試，決非馬馬虎虎可以通過。

拉卜楞寺面臨滔滔奔流的大夏河，河南山坡上一片樹林，正對大寺，那是寺院自種的，大概也是取風水之意。草地裏每個寺院前面都有這麼一小塊雲杉林，蒼翠含煙，在那無垠的草海裏，爲寺院增色不少。拉寺門前濱河的廣場爲市集，藏語「寵拉」，每日清晨，商旅雲集於此互換有無，松潘茶、鼻烟、麥子、麵粉、藏粑、牛奶、酥油、皮毛、馬、牛、羊、布匹、柏樹枝（作香焚）、佛像、珠寶、貝殼、首飾等等，一切日常用品，應有盡有。此外，尚可看到英國呢子，印度琥珀，西藏蒲羅，和一些精緻考究的雕刻。一切交易悉以硬洋與銅錢爲媒介，不用紙幣。

圍繞寺院四周是一圈走廊樣的小屋，裏面挨列着許多「哥拉」；這是牛皮蒙的圓筒，內藏經典，外漆紅綠花紋，中心貫以鐵軸，按插於上下兩橫樑中，推動旋轉，其功等於誦經。每天都有千百善男信女來此推轉這些「哥拉」，不少人帶上手套以免手痛，其爲數之多可以想見。藏民識字者少，佛經複雜，不識字與事忙的人都無法唸誦，聰明人想出這種方法來替代誦誦。最簡單者爲手搖式，銅製有軸的圓筒，上刻經文，放牧或引路時都可搖轉，或者將許多經典誠心虔誦後埋於地下，砌成石塔，繞塔而行，功同唸經，藏胞往往在病災時許下繞塔數千百轉的願心，措鍋負糧而來，繞塔旋轉，餓時便在一旁做飯吃，晚上也睡在塔旁，直至功德圓滿爲止。此外，還有一種令人驚嘆的願心，是繞全寺膜拜一周，三步一拜，甚或一步一拜，偌大的拉卜楞寺，叩頭一轉所費的精力時間豈可想像？這，你不能不佩服藏胞信仰的虔誠與偉大了。

三、游牧生活素描

地理上所謂「草地」，係指高度在森林線上的高寒地帶，不宜農作，也沒有樹木雜草叢茂的大草原，爲天然之廣大牧場，河曲一帶的草地，就是藏民游牧的區域。

藏胞生活的中心是宗教信仰，所以政教不分，統轄管理之權屬拉卜楞寺。他們不像吉卜賽人那種漫無目的地浪遊，而有相當嚴密的社會組織。游牧藏區盛行家族制度，每一氏族成一單位；由拉寺派親民僧管理，三年一任，對寺院負責，稱爲「哥拉」；下轄若干小村，各約二十餘戶，有小頭目統領，族有大小，數百至千餘或二千多不等。

牛羊馬匹是牧民的財產，草地是牛馬羊羣所賴以維生的糧庫，也就是牧民的生命線，所以領地都有清楚的劃分，每氏族有其固定牧地，像「歐拉牧地」「濶才牧地」等等，就是指「歐拉」或「濶才」（譯音）族的游牧地區；即使族內各小村落的放牧範圍亦有明確規定，不容越境，如有侵犯，將是一場流血戰爭，多少糾紛械鬥，均因侵犯了草地而起。

按照人類歷史進化的程序，游牧是初民的一種生活方式，其唯一的特徵是簡單；草地藏胞的生活，在這文明的世界裏，大概要算最單純的了。從穿的方面說吧；唯一的衣服是一件光板的老羊皮襖，沒有任何襯衣，無分男女老少，也不隨季節更換；長大而且沉重，爲行動方便起見，拿腰帶把大部分擁束在胸部，裸露右臂讓右袖拖掛背後以便做事；夜晚裹在身上，便是一床大被窩。雨雪天，外面罩上一件更寬大的毡衣，風雪之夜，護送我們的番兵，在露天曠野裏，冰凍的雪地上鋪下毡衣，裹着皮襖酣然大睡；而在帳篷內的行軍床上，我們捲在厚厚的棉被裏，還不勝寒苦，足見此處的生活景況。

在飲食方面，更是單調，主要食品是藏粑和肉類，奶茶；大概一日三餐，早午各進少許藏粑，晚上則飽餐一頓牛羊肉。所謂「藏列」，乃青稞（裸大麥）炒焦磨的粉，北方稱爲「炒麵」，南方稱爲「焦屑」；食時先融化酥油於奶茶中，再加適量藏粑，用手和勻後捏團食之，吃完後碗內須乾淨如洗，方算「行家」。至於羊肉，則切成大塊，白水煮熟（距離離的程度尚遠），吃時用小刀割開，沾鹽大嚼，稱爲「手抓羊肉」，要把附在骨上的肉啃得精光才算本領。草地居民每多胃病，據說是飲食大粗的緣故。

住是帳篷，蒙古人多白毡的蒙古包，堅固避風，而攜帶則稍感不便；藏胞除喇嘛與「哥拉」用蒙古包外，一律牛皮帳篷，蓬內四面用滿盛糧食和燃料（曬乾的牛羊糞）的麻袋堆疊做牆壁，中間砌灶，兩旁鋪毡，坐臥都在毡上，男左女右，也有上下之分。許多帳篷圍成一圈，中間廣場放牛羊。至於行，有的是牛馬，草地高原沒有高山峽谷，也沒有懸崖峭壁，雖無固定大路，但到處可走，十分方便。

談到游牧，決不是我們想像中漫無目的地東飄西蕩，而是有一定路線的。冬天在山窪低處比較溫暖的地方休息；等春風吹化冰雪，蘇醒了百草之後，便離開冬日牧地，各照預定的路線，順着河谷慢慢向高冷的夏日牧場遷移，在水草豐美的地方逗留些時日，向兩旁山上放牧，這樣經過大小七八次的搬遷，夏日到達頂高的地方，秋後又漸次下移，在隆冬降臨之前，重又回到冬日牧地。經過春夏長期的繁榮滋長，這時候冬日牧地上的草高三四尺，「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情景，正是草地裏秋高馬肥時的景象。在這裏，他們將安靜地度過漫長的冬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是這樣自由而富有詩意，亦正是造物者偉大的傑作！

四、藏胞風俗一班

當進入一個語言、風俗、習慣不同的地方，首先就要「入境問俗」一番，否則就感覺諸多不便或鬧笑話。譬如說草地規矩，向水桶裏取水必須用杓，而切忌用碗，爲了此事，我們的隨從會跟寺院派來的衛士幾乎打起架來。

拉卜楞的地理背景既然與中原迥異，土著是游牧的藏胞，語言文字，生活習慣，社會組織等等，自然也有分別。草地中除偶有的過往買販以外，絕少外界旅客，更無商店，故旅行草地的人必須備足糧食，攜帶帳篷鍋碗等一切用具，否則縱有最多的錢也解決不了食宿問題。

本來草地居民對於外來的人是非常歡迎的，因爲他們的生活實在太平淡了，過着完全與外界隔絕的歲月，有如一泓死水沒有紋絲漣漪。他們希望遠方的客人帶來新奇的消息及有趣的故事，雖然遠處寒荒漠野，並沒享受到政府的恩澤，却都仰懷中央德威，尊崇領袖；凡中央來人，都被熱誠的招待，奉爲「中央拱布」（拱布是藏語官吏之意），每至一族牧地，酥油藏糌，殷勤寒暄，彬彬有禮，等我們自己帳蓬扎好之後，才回去休息。這時就有婦女們送水和乾牛糞來，和顏悅色，笑問客從何處來，毫無差役勉強之態；給族人以物質幫助外，尤與人以興奮忘憂的親切之感。

游牧區裏有所謂「烏拉」制度，「烏拉」就是支差的意思，旅行草地的公務人員，帶着地方當局的文章，就可以隨地找頭人派牛馬接送。我們一共十五人，加上食品及一切用具等，足足動用了四十頭牛馬，外加護送，同時照料牲口；他們既不取代價，又自帶伙食，真是不好意思。所有支差的人都荷槍佩劍，跨馬而來，沿途談笑自如，或引吭高歌，無不興高采烈。夜晚席地而睡，不管風霜雨雪，答應的事情必定做到，絲毫不苟，爽朗極了。

藏女的辮髮最是別緻；頭頂劃出一圈頭髮，分九股梳一大辮，四周則結成無數小辮，最講究的每十來根頭髮就編一條，這許多小辮子分在左右兩組攤到後面，並排齊整地繫在一塊長方的軟胎板上，板上釘滿飾物，這些飾物，多係銀圓，富有的用玳瑁、琥珀或珊瑚；貧窮的則釘銅片貝殼，板下更掛一排大紅

穗子，形成一把羅傘樣，看來真有不勝負荷之感。走起路來更是環珮叮噹，加上笑語盈盈，另有一番情調。

草地藏胞強悍尚武，愛跨馬荷槍馳騁在原野裏；敢單獨在草地旅行的人皆被稱爲好漢（藏語爲「撒高」），男人們就愛趕着牛馬羣漫山遍野放蕩，一切家務便是女人的責任，從不過問。

在草地游牧的社會裏，喇嘛是最高尚的職業。普通每一家庭保留一子接替香火，其餘的便送去當喇嘛，希望能有一子成佛，全家托福沾光，有時如果留下來的孩子夭折了，嗣裔斷絕，那麼出家的兒子經相當手續後也可還俗。事實上，藏胞對於生男生女倒並不在乎，重男輕女的觀念似乎並不存在父母心中，女孩同樣有承繼權，何況大部的工作有待婦女去做呢。

草地裏雖沒有什麼法典或司法機構，但也有些共同遵守的不成文法規，譬如說殺了人用不着償命，而是抵償全部財產。當然這些規則未必盡善盡美，但只要大家都肯遵守，也就可以相安無事，維持安靜的社會秩序了。

五、信仰性格與人生觀

走進草地帳蓬，第一件令人注意的事，要算酥油燈光中的佛像與壁上掛的寶刀，以及裝有包銀腳架的長槍了。也許這些陳設看上去很不調和，可是形成藏胞強悍，俠義，真誠不苟特質的，正是這種巧妙的配合。神靈與寶劍交織組合成了藏胞的人生哲學——樂天知命，剛毅慷慨；我想這個結論不會差得太遠的。歷史上許多原始頑強的民族不都是好鬧嗜殺，而同時又都是狂熱的篤信某種宗教嗎？穆罕默德傳教的時候，就是一手捧經，一手執劍的。中古時代偉大的十字軍七次東征，雖說是野心政客的煽動，而其所以能發動那麼大規模的遠征，都是憑着宗教力量的號召，才產生出無比的力量來。

藏胞把自己的兒子送去當喇嘛，帶了飯去吃，擔負寺院的賦稅，更把大部分資產獻給佛爺企禱消災；疾病愁苦、哀痛無告的時候，便乞援於神靈，叩首祈禱或請喇嘛誦經，如果你有機會參觀藏區的寺院，請注意佛前地板上人們跪拜時所留下來的深刻手、膝及腳的印子，這會使你驚嘆稱絕的。藏胞一生最大的願望是朝藏（到拉薩去觀光瞻拜），所以將大半生辛勞的積蓄，盡付於一次朝藏，甚至沿途求乞去實現理想。在草地裡，只要到西藏去朝拜或回程的人，一路上食宿都有人樂於供給的。朝拜過聖城，洗去前世今生一切罪過，建立了殊功，便可超升天國。

入藏朝拜過的人，在社會上有特殊的地位，道分高，功德比普通常人來得圓滿。他們跋山涉水，風霜雨雪，從西藏回來的時候，衣破鞋爛，形容憔悴，鬚白髮長，像災區逃出的難民；然而人們爲他（她）祝福慶賀，因爲他們已完成了生命的大功，並圍繞着詢問西藏的情形，及路上所見所聞，於是個個充滿了激動的淚光，充滿欣羨的驚歎，像迎接前線凱旋歸來的戰士那麼熱烈，感動！

豪爽、直率、質樸渾厚得可愛，但有時也剛愎蠻強得令人氣惱；有雄邁的性格、俠義的心腸，能路見不平，扶助羸弱，却不甘趨炎附勢。十來歲的男孩就腰懸寶劍，有糾糾武士的氣概，慍慍好鬪是藏胞的天性，但如謂為野蠻嗜殺，則殊欠公允。雖說沒有法律，缺少法治習慣，但秩序是有的，公理總是存在。冤家仇殺時有所聞，而蠻不講理的格殺無辜，却是鮮有的事。機警、勇敢、大胆、精於騎射，先天賦予優良戰士的條件，但非侵略戰爭的製造者，雖然他們也從不規避戰爭。他們愛和平，同時更愛自由，決不苟安偷生或貪生怕死，像古代許多篤信宗教的民族一樣，仁慈博愛，但神之所惡，也不惜一戰，即使是戰敗滅亡亦在所不計。

游牧藏胞過着最簡單的生活，沒有奢華的物質享受，也沒有太大的慾望，他們在草原上過着無憂無慮的日子，可算已經達到澹泊寧遠的超然境界了。

當時我們在那裏工作，很少看見有人愁眉苦臉，或是長吁短歎，草地兩個多月就未嘗聽見過哭聲，只感到處處洋溢着輕鬆愉快，以及和顏悅色的笑臉。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逐水草而居，靠牛馬為生，放牧水濱，馳馬原野，或在山頭引吭高歌；沒有太多的物質需求，也沒有名利的野心，生活恬靜得有如森林中清溪，真可算得上是世外桃源，極樂世界。

西藏文字與悉曇梵字的比較研究

譯自楠基道著「西藏語學」

西藏文字的來源，據西藏的歷史學家們說，是在公元七世紀四十年代，（唐貞觀六年，就是公元六三二年，一說貞觀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由西藏的學者端美三菩提，採用梵文的蘭查文字，制成西藏文字的楷書，採用瓦爾都龍字，制成西藏文字的草書，這樣以來，西藏文字，是從印度的兩種文字制成的了。

由於印度的文字，經過時間和空間的變遷，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各種複雜的字體，因此用現在的西藏文字，和印度現在的天城體梵字相比較，當然有許多不一樣的地方，同時西藏現行的蘭查梵字，在公元第十一世紀前還沒有形成，因此有許多學者認為西藏文字是由蘭查梵字制成的傳說並不十分正確，所以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說法。如：J. ph. Vogel 根據他研究的結果，他判定與西藏有緊密聯繫的文字，是印度西北的「笈多」文字，再者印度的學者達氏，曾說西藏文字是從「瓦爾都」文字來的。又如：A. H. Franke 說：藏文與尖

在歐拉牧地上，我曾親眼看見一個殺人犯的全家被鎖鎖在高娃帳蓬內，正圍坐在草地上曬太陽，嘻嘻哈哈毫無頹喪的表情。雖然他將被判賠出全部的財產，但他可以去替別人做工，同樣有飯吃，也就一樣可以快活地生活下去，所以滿不在乎的樣子；這種完全超脫於物質利祿的人生觀，可謂藏胞社會的一種特色。

說起來，這種樂天的人生觀也非偶然，自有其形成的背景。第一是簡單的生活，需求少，慾望低，一件老羊皮便可蔽體，藏把羊肉即可填飽肚子，已經滿足，沒有掠奪發財的野心，也不想踩在別人背上墊高自己的地位。活著，用自己的氣力換取日常所需，除了健康與傳宗接代外，則別無他求，所以只有樂天知命，活潑爽朗而愉快，最是接近大自然的天之驕子，並不是一般講求物質生活的人所及的。其次是宗教的影響太大，使他們把一切生老病死貧富貴賤都付諸天命，故得無憂無慮的生活下去。知識粗淺自然也是重要的原因，無知初民本就是混沌度日，不知世上尚有不愉快的事。知識本是給人類創造快樂與幸福的，可是不幸得很，其效果適得其反，却將我們擲入痛苦的深淵，這是何等不幸！（未完）

體的瓦爾都文相似，等等說法很多。

在這方面，我應該首先把關於梵文字的幾種名稱和字體的變化過程弄清楚，這對我們研究西藏文字的來源，是有很大幫助的。

因為梵文的字體和名稱有好幾種，所以各地的人，對它們的字體名稱的涵義是很不一致，譬如：日本人把所有的梵文字，都叫做「悉曇」，西藏人叫做「蘭查」，印度人叫做「天城體」。但是現在我們把流行於公元五至七世紀間（唐代）從印度傳到中國和日本的那種梵字叫做悉曇，把現在西藏通用的梵字叫做蘭查，把印度人所用的梵字叫做天城體，因為有這樣的涵義不同，有時會鬧成誤會，而進行無意義的反駁。例如西藏人為了把梵文文字區別於其他印度文字，而把梵字叫做蘭查，但是西藏人說到他們的文字來源的時候，並不一定是說在公元十一世紀後所產生的那種梵文字，因此有人誤把公元十一世紀後所產生的梵字，當做西藏字的來源而反駁。

文譯

現在把關於梵字的發展情況，及西藏文字與梵字的比較研究，分述於下：

一、梵文字的發展規律，也和世界各民族文字發展規律一樣，有它的原始文字。它的字形最初是非常簡單的音符，由不整齊的字形，而向整齊、美觀，規矩，系統化的方面去發展。梵字的書寫工具，和阿拉伯文字蒙古文字一樣，都是用竹筆（竹籤）寫的。

印度的梵文字，根據印度的古代神話傳說，最初是由印度婆羅門教的大梵天神，從天上下來傳授給他們的，所以最初的梵文字，被命名為「梵書」。阿育王摩崖碑銘，就是這種文字，梵書是印度的原始文字，是一種非常簡單的音符，字形不整齊。

至公元四至五世紀之間，梵書的字形已經發展成爲一種非常美觀，整齊而又有系統的文字了。這時它已脫換了原來梵書的面貌，它的名稱不再稱爲梵書，而改名爲悉曇文字。悉曇文字，是在公元六世紀，在印度南北流行的梵字，它的字形，很像漢字楷書。

關於悉曇梵字的來源，在樊玄法師所著的「大唐西域記」上說：「初初之時，世無法教，梵王下來，授以此悉曇章根源四十七言（四十七個字母），流世一萬有餘」。

悉曇梵字的梵文全名，據唐代日本弘法大師空海所撰「悉曇字母釋義」一書所說，有：「梵語悉曇羅摩都（Siddhantastu）此云成就吉祥章」之意。又據近代日本學者阿滿得壽謂（Siddhantastu）不合梵文文法，應爲 Siddhantastu 之誤。

唐代從印度前來中國的佛教高僧，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所譯出的漢文佛經中所載的梵文陀羅尼，真言咒等，都是悉曇梵字，同時又將中國的佛教傳到日本，所以現在漢文的佛經中和日本佛教真言宗所傳的梵字，都是悉曇文字。直到今天，日本人稱梵文字爲悉曇文字，因爲那時佛經中還沒有出現過蘭查梵文。

以後悉曇梵字，繼續向前變遷，到了北宋時代，從印度來中國的高僧天息，法天等人所譯出的佛經中，悉曇梵字，和唐代的悉曇梵字的字形不同了，在宋遺珍本「景祐天竺字源」（景祐是北宋仁宗年號，公元一〇三四——一〇三七）一書中所寫的梵文字，是從悉曇到蘭查過渡時期的字體，這種文字是從悉曇脫化變成蘭查而還沒有形成的一種字體。它有些像悉曇，也有些像蘭查。由此可見，蘭查梵字在公元十一世紀，還沒有形成。

因此，現在西藏通行的蘭查梵字應是晚在公元十二世紀形成的，正當蘭查梵

字並已形成而盛行的時候，佛教在西藏也興盛起來。梵文的佛經大量被譯成了西藏文，所以西藏佛經中的梵字，都是蘭查梵字。這時期梵字不再叫做悉曇，而改名爲蘭查梵字，因此現在的蒙古、西藏人把梵文字，叫做蘭查梵字。蘭查梵字在形式上，又比悉曇梵字進了一步，它比原來的悉曇字形整齊、美觀的多了，字形是方的，倒有些像漢字的篆書。

以後又從蘭查梵字進一步演變成現代印度流行的天城體梵字。印度人用天城體書寫梵文，也用來書寫現代印度地方地語，天城體梵字字形橫排起來，從遠處望去，很像一列火車。

自蘭查梵字演變成天城體梵字後，「蘭查」這一個梵文名詞，也像悉曇一樣，又改換了「天城體」名稱，而「蘭查」的名字，早已被印度人忘掉了。上面簡略的說明了一下梵文字變遷過程，從原始梵文字的梵書，中間經過悉曇，蘭查，直到現在的天城體梵字階段，在各個階段發展中，它都有其特徵，主要表現在它左角上端的一小橫。

對梵字的發展有一瞭解後，再來研究西藏文字的來源，是比較容易的，大家都知，西藏文字是由梵文字制成的，梵文字體有好幾種，究竟是從那一種文字來的，根據研究結果，我認為西藏文字，可能是從悉曇梵字來的。

西藏人說他們的文字是由蘭查梵字制成的，這是對的，但是說西藏文字是由蘭查梵字制成的，並不等於說就是西藏現行的那種梵文字體，或印度現行的天城體梵字，因爲在印度除了梵文字以外，還有其他許多種文字的存在。西藏人爲了區別於他種文字，他們專把梵文字，叫做蘭查（包括梵書，悉曇及天城體梵字在內），只是主要說明西藏文字是由梵文字制成而已。

西藏人決不會把晚出於公元十二世紀的蘭查梵字說成是早出於公元七世紀的西藏文字的祖先，既然西藏文字是從梵文字來的，那麼它必須是由公元七世紀，在印度南北流行的悉曇梵字制成的才對。

西藏文字既是在公元七世紀由印度梵字制成的，如果用十六世紀的蘭查和現代的天城體梵字做爲比較，當然是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必須用與它同時代的悉曇梵字來比較，才有許多相像的地方。

綜合以上的研究，大致可得結論如下：

（一）經過梵字本身幾種字體的對比研究，認爲西藏文字是從梵文字制成的，悉曇文字和西藏文字是同一時代的文字。

（二）悉曇梵字和西藏文字，在文字發展規律上是一致的。

由此可以說明，西藏文字可能是從悉曇梵字製造出來的，比較說它是從其他文字制成的，要可靠得多。

苗族所居之地甚廣，散佈於川、滇、黔、桂、湘、鄂諸省的邊境，但因所處的地域不同，語言服裝上有了差異，遂分為花苗、小花苗、紅頭苗、青苗、黑苗、白苗、長頭苗等。白苗大多以白熟紗麻布為衣，多居於四川境內，故又名川苗。四川南部的高、珙、興文、長寧、筠連等縣都是白苗的散居地。

白苗因多居於山地，出產稀少，故生活異常困苦。多結茅為屋，少用磚瓦。聚十餘家人或幾戶就自成村落。飲食以蕎麥、玉麥、洋芋等為主要食品，遇有婚喪等大事，方宰食豬牛。男女都喜歡飲酒並吸水烟、葉子菸。對外運輸貨物，全用背挑，無驢馬車。

白苗非常誠樸節儉，勤苦耐勞，並且勇敢善戰，偶有爭鬪之事，必率全村人以死赴之。不過也很講道理，可以請人公斷爭執，理屈則殺豬牛設酒饗客，不訟官府。

白苗最喜愛音樂和跳舞，善吹蘆笙或彈弄銅竹所製口琴，並以木葉為哨。喪葬則多人聚而跳舞。性好客，遠客經過，必殷勤招待，有如家人，不索報酬。

白苗的職業，以務農為主，男子整天都在田野中工作，暇時亦出外獵取野獸，從事工商業者甚少。女子多在家中操持家務，間亦下田工作或上山砍柴，輔助丈夫工作。他們因為要有勞苦工作，然後纔有收穫，所以沒有遊民，沒有土匪，沒有娼妓。

白苗的服裝，男子多穿着自織的白熟紗麻布的衣褲，穿草鞋，裹白色或黑色的頭帕。婦女頭髮或剃或不剃，年老者頭纏黑帕，少年婦女則終年都戴着帽子。帽子是用細蔑絲編製成的，頂上用棧和馬尾編成細辮，看去好像是頭髮，外面裹一層黑帕，黑帕之外又是一層挑花的白巾，後面插上二條銅簪。衣服都是大滾大鑲的，長約及膝，袖長及於手腕，衣領則繡有很細緻的花紋。婦女通常皆不穿褲，只圍一條裙子，裙有褶縫數百，以印花土布製成，並扎以青線或彩線，非常美麗。裙外罩一繡花黑色圍腰，束以挑花或織花腰帶，並有飄帶下垂兩旁，膝下則纏以青色或白色裹腿，足穿草履或白襪花鞋。男子從來不用裝飾品，婦女通常都帶耳環，富者所用為銀質，貧者則以銅為之，間亦有用銀質項圈及手鐲戒指等者。

白苗相信靈魂不死，祀拜祖先，但不設神主牌位。祭祀時，將湯飯設置在堂屋內，把香紙蠟燭點好，由家長呼請三代祖宗的姓名而祭之。大祭，則請族中長者來家，呼請歷代祖宗的姓名，並殺牛以獻，祭畢即酬以牛腿一隻。每年祭祀的時間為舊曆元旦，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共三次。

白苗又有拜門的習俗，因為在從前遊獵的時代，門有保護他們祖先的功勞。白苗大多信仰巫教，男巫叫作「端公」，女巫叫作「仙娘」。他們居住的地方，雖然出產許多藥材如黃蓮、天麻、藤香等，可是有疾病時，吃藥的人却

很少。通常皆以疾病為鬼在作祟，忙請端公來家送鬼，或燒胎，或以公雞招魂，或者請仙娘看米卦，看蛋。看蛋甚為有趣，其法乃以蛋破置於水碗中，看蛋白散佈的情形而定病者犯了甚麼鬼怪，以便於禳解。

白苗喪葬，多仿照漢人，惟不用僧道唸經誦懺。人死，就將他穿過的衣服置於架上，放一個公雞在簍箕內，用竹卦指路，這些事都是有專司的。親戚往弔，必殺豬宰牛設酒以饗，客即吹笙跳舞，並唱晚歌，以示哀悼，少則二三日，多至七八日。孝子穿麻布衣服，哭拜盡哀，備棺以葬。與漢人相同。因亦迷信風水，故葬時將棺木橫埋，以為如此纔能將好地方佔得寬些，子孫易於發達。但不分陰陽，認為高山向陽處就是好地方，葬期以屬蛇屬鼠之日為最佳。

白苗的婚姻，非常自由。青年男女若彼此相悅，男子即用木葉哨或竹笛吹成調子，以示愛慕之情，女子喜歡時，就用頭巾或手巾或衣襟之角相招，於是兩人就同赴林中幽僻之處，成其好事。經過這樣一番戀愛之後，纔正式向家長提起婚姻問題，真能辦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的境地。白苗的婚姻，依其性質可以分成四種：

一、搶婚：這種所謂搶婚，並非逼迫搶劫，乃是男女先有了愛情，為避免一切繁文縟節計，遂先與女家說通，約定於某日前去搶婚，屆時，聚集親朋，持械奔女家將新婦搶走，女家則偽作追逐之狀，不及而返。男家把女子搶回，設宴款待親友，慶賀這一對新婚夫婦。數日之後，纔治備禮物向女家請罪，大家認作正式親家。

二、拐婚：拐婚是男子拐帶女子而結為夫婦的意思，也是雙方先有了愛情，然後通知女家父母，得其同意，就直接同居，不必經過一切結婚的儀式。

三、討婚：乃是男家愛上了某家的女子，請媒人攜着自己的兒子，帶着酒餅帕子等物，到女家去討婚事。女家若是喜歡，就請男家給雞二隻，宰殺之後，視雞舌狀況如何以定允拒，並請親族前來共食，以後纔正式結婚。

四、媒婚：媒婚大多以父母作主，請媒人至女家說親，與漢人婚俗相同。結婚的儀節，除搶婚和拐婚外，須有正式的儀節。事先必擇定屬犬或屬龍的吉日，由媒人通知女家。屆時，兩家都邀宴親朋，男家遣大媒小媒（小媒用以招待客人者）往迎新婦。新婦離家不辭祖，也不啼哭，不乘轎馬，由弟兄持傘遮蔽步行，姊妹們則牽着她的腰帶隨在後面。又有女伴三人，大概都是親族中的處女，長輩二人，代表新婦的父親和母親，同着女家的三個男媒及其他親族中的男子送之。後面更有一行人抬着新婦的嫁奩，直向男家前進。將要入男家門的時候，女家取出一根竹子，男家即用此竹插於門外，以示永遠長青，終不變節的意思。同時男家以一女子來接傘，又一女子抱着一隻公雞來接魂，女家的管事，又必用男家的酒飯來祭祀天地。經過這些儀節後，纔許可新婦入門。入門後，男家就請送親的男子入堂屋，女子及新婦則到新房中去，設豐盛的筵席以作招待。新郎及新婦都不必行禮，這與別的民族有些不同。

到了夜間，新郎新婦及全家的人都要吃女家所背來的雞與糯米飯，以示大家一團和氣。但當晚新郎與新婦並不同宿，新婦與送親的女伴宿在一處，必等到送親的人走完了，然後纔與新郎一同寢處。男女賓在夜間都聚集在一塊兒來唱歌，一直要唱到天明，所唱之歌詞都是關於婚姻方面的故事，因此他們的故事和歌謠不大分得開，可以說是故事的歌謠化，歌謠的故事化。主人則以煙酒等物饗客。送親的人到了第三日就紛紛辭別回家去了。不過賓主都表面說已經過了七天了。因為按照他們的古禮，滿七天以後纔能辭別，現在雖已減至三天，亦必說是七天。

談苗疆放蠱

嘗閱武俠小說，言「苗疆放蠱」事，借多語焉不詳，道德途說，人云亦云，皆無切實瞭解，筆者有鑒於此，特蒐羅舊聞，證之記載，草成是文，以就教於讀者。

苗疆的範圍，依據清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年）嚴如煜苗防備覽中之苗疆全圖來看，大抵以沅江以西，酉江以南，辰江以北及湘黔交界以東範圍以內為苗疆區域。其地北東南三面環水，西面以高山為屏蔽，自成爲一自然區。近人所稱之苗疆，則泛指黔、湘、桂、川、滇及越緬等有苗族居住之地也。

苗族，春秋以前稱髦，或髦，或作茅，質。原居晉豫，春秋末期以後，因戰國擾攘，楚漢相爭，漸由晉豫南遷巴蜀，再由巴蜀遷越嶠（四川西昌東南），再由越嶠而遷貴州，歷千餘年。至宋元之世，貴州漸次開發，宋人呼貴州之「髦」爲「貓」，蓋貓髦同音異文，貓乃髦之音變也。元史世祖本紀「貓」作「貓」，而在泰定帝本紀及文宗本紀均作苗。至明代，繼元代用兵於貴州，關於苗之記載漸多。大明會典一百十卷中始見有「苗族」字樣。大明一統志卷八十八有關於苗族的記載，如：「苗人剛狠輕生，出入常佩刀器」。入清以後，苗患不絕，苗的名稱亦由狹義的漸變爲廣義的苗。而苗與蠻遂同爲西南民族之總名稱。清代魏默深聖武記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有云：「無君長不相統屬之謂苗，各長其部割據一方之謂蠻，若粵之僮之黎，黔楚之侏，四川之焚之生番，雲南之倮之野人，皆無君長，不相統屬，其苗乎。」魏氏以僮、黎、倮羅、生番、野人等爲苗，蓋爲廣義之苗。後清史稿土司傳襲其說，所指之苗，均爲廣義的。降至民國，中西學者研究苗族者，頗不乏人，又將苗分爲白苗、黑苗、紅苗、花苗、青苗、漢苗、高山苗、平地苗、乾苗、打鐵苗等諸部。

苗疆的範圍，苗族的歷史既明，再談放蠱：

春秋左傳昭元年：「近女室，疾如蠱。」疏云：「以毒藥藥人，令人不自

白苗的家庭，大概以父母爲主，兒媳婦的地位很低。男女的分別甚嚴格。父親所坐的凳子，媳婦不敢妄坐。食時，媳婦亦必在廚中另食，不共餐桌。新婦不許上樓，相傳從前有一新婦上樓，曾被蛇所纏害。其實乃因爲新婦不着內褲，只穿裙子，上樓梯很不便當。父母死後的遺產，由幾個兒子均分，女子沒有承繼權，只能在出嫁時得了一些嫁妝。

綜上所述，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些四川白苗生活文化特殊的地方，冀能減少一些對他們「神秘性」的誤解。近年以來，由於漢苗接觸的頻繁，除了語言文字以外，有些白苗在生活習俗上已逐漸完全漢化了。

伏流

知者謂之蠱毒。」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釋云：「凡蠱行毒飲食中殺人，人不覺。」由是可知「近女室，疾如蠱。」乃言人受女毒，一如蠱毒然也。這是二千餘年前關於蠱毒的最早記載。

宋鄭樵通志六書略云：「以百蟲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爲蠱。」本草綱目也有相同的記載，可資印證。

本草綱目蠱蟲下云：「造蠱者以百蟲置皿中，俾相啖食，取其存者爲蠱。」又云：「蠱毒不一，皆是變亂元氣，多因飲食行之，與人爲患，南方因有蜥蜴蠱、蜥蜴蠱、馬蝗蠱、金蠶蠱、草蠱、挑生蠱等毒。」此爲關於造蠱方法的記載。

相傳放蠱之術，祇女子習之，證之古籍，亦屬不謬。查辭海蠱疾條云：蠱疾；謂盛於女而生之疾也。左傳宣八年：「晉胥克有蠱疾。」注：「惑以喪志。」按左傳昭元年：「近女室，疾如蠱。」又：「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是其義。

苗疆習放蠱之術者，亦多爲苗婦；有關的記載見於地方志，如乾州廳志卷七云：「苗婦能巫蠱殺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於外則蟲蛇食五體，放於內則食五臟。被放之人，或痛楚難堪，或形神蕭索，或風鳴於皮膚，或氣脹於胸膛，皆致人於死之術也。將死前一死，必見放蠱人之生魂，背面來送物，謂之催藥。病家如不能治，不一月人即死矣。聞其法不論男女婦皆可學，必秘設一壇，以小瓦罐注水，養細蝦數枚，或置暗室牀下土中，或置遠山僻徑石下。人得其瓦罐焚之，放蠱之人亦必死矣。放蠱時有能伸一指放者，能載二指放者，能駢三指四指放者。一二指尚屬易治，三指則難治，四指則不易治矣。苗人畏蠱不學其法，惟苗婦暗習之，嘉慶以前，苗得放蠱之婦則殺之，嘉慶以後苗不敢殺婦，則賣於民間，民間亦漸得其法，黠者遂挾術以取利。」

相傳蠱婦眼紅，如不放蠱，自己要生病，臉變黃色，放蠱中一人，蠱婦自己可保無病三年，中一牛，可保一年，中一樹，可保三個月。猪亦可放，狗則不能，放蠱婦怕狗，不吃狗肉。中蠱者的病象，臉呈黃色，想吃食物，得之又吃不下，大都腹脹，急驚亦能痊癒。相關的記載見於地方志者如永綏廳志卷六云：「真蠱婦目如硃砂，肚腹背均有紅綠青黃紋路，無者即假，真蠱婦家無有毫釐蛛絲網。每日又須置水一盆於堂屋，將所放之蠱虫吐出，入水盆食水，無者即假。真蠱婦平日又必在山中，或放竹篙在雲中爲龍鬬，或放斗蓬在天上作鳥舞，無者即假，如有以上各異，殺之後剖開其腹必有蠱虫在內，則爲真蠱。真蠱婦害人百日必死。苦病經年，即非受蠱。」

傳說蠱婦只將蠱術傳給女子，若某蠱婦有女數人，其中必有一人習蠱，但不一定將巫蠱術傳授親生女兒，非親生女亦可。若有一女，常與蠱婦交往，蠱婦見此女可習蠱，便在其不注意時，向此女說：「你得了！」女即生病，如欲病癒，必須向蠱婦習蠱不可。

習蠱之儀式及詳細內容，未見記載，相傳蠱婦習蠱，必設一蠱壇在家中隱蔽秘密處，或設於山洞中。據傳說：有一蠱婦，在家中設一壇，某日早飯後，寨中人皆出外工作，婦即關閉家門，在家中以溫水，給神偶沐浴。適爲小兒所見。翌日，蠱婦隨衆出外工作，此小兒遂模倣蠱婦，用沸水給神偶沐浴，神偶中有一偶蠱婦魂之所附，故即有所覺，即返家審視，小兒竟將神偶燙壞，該婦

元代衛輝之地位(完)

袁國藩

三、文學重鎮

衛輝既爲元初之交通中心，故亦爲北上學者，元好問遺山張德輝顏齋等舊遊之地。

郝陵川經。

秋澗集「祭郝奉使墓文」：「甲寅（按：憲宗四年）之冬月之尾，公自杞來……，始覲清揚。重於夙契，把酒論交。」按甲寅王惲二十八歲，在衛。

元朝名臣事略「國信使郝文忠公」：「公名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公幼至孝……，篤友樂施。德於己者，雖細惠必報。然操持方嚴，風岸峭立……。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於文辭以理爲主，雄渾有氣。」

秋澗集「祭郝奉使墓文」：「公之問學，閱肆汪濊。公之文章，豹炳虎蔚，萬斛淵泉，出不擇地。」

更衣後，即氣絕身死。

歷史上有關蠱術的事件最著名者，當推漢武帝征和元年的「巫蠱之獄」。武帝晚年信用江充，充與太子據素有隙。是時方士等集京師，女巫輩得出入宮掖，教諸姬禮祀以度災厄，多有埋木人於宮中而祭者，已而妒嫉詆毀，更相攻訐，以爲祝詛，當世號曰「巫蠱」。征和元年某日，武帝身體不適，傳說有人埋蠱暗害。帝命江充治之，充率領胡巫到處捕掘，自京師三輔及郡國，坐獄而死者數萬人。充懼武帝年老，恐後爲太子據誅，因言太子宮中有蠱氣，掘蠱於太子宮，據說掘出了一些木人，太子便只好殺死江充，領兵造反。此時武帝在甘泉，太子和丞相戰城中三日，太子敗，皇后自殺，太子亦自殺，許多家都連累了。李廣利便是因聽見家族下獄，遂降匈奴。由此事可知，蠱術不僅流傳於苗疆，遠在西漢時，中原即已流傳蠱術了。

民國十七年湖南鳳凰縣亦發生一蠱毒案，有一苗人，二子相繼而亡，疑爲同寨蠱婦作祟，後告官抄收其家，在隱蔽處抄出一瓦罐，內有蛇、鼈、蝦蟆等物，並有紙剪的人形，因證據確實，即將蠱婦鎗斃。

「蠱」又有「蠱惑」之意，故據傳說習蠱之婦，皆能取悅其丈夫。廣西歸順直隸州（今靖西縣）志記：「婦人不得於其夫，則求符於巫，以取容悅，久而爲蠱。朔望輒放以毒人，不放則禍其身，鎮邊一帶，此風尤盛。」由此觀之，巫蠱不僅是一種害人的巫術，却又是一種戀愛巫術了。

王鹿庵磐，恒多經此。

元朝名臣事略「內翰王文忠公」：「公名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歲壬辰（按：太宗六年），河南受兵……，遂北遊河內。居無何，置王榮之變去隱共山。」

秋澗集「中堂記事」：「王磐先生字文炳，永年人，前進士第，道號鹿庵。」又「碑陰先友記」：「王磐字文炳，永年人。人品高邁，儀範一世，文章精極理要，臨大節不可奪，今爲翰林學士承旨。」清「統志一共山」：「在輝縣北九里，縣志亦謂之九峯山，蘇門山之別阜也。」

兼之，有蘇門、白鹿、九峯、天門、青巖諸山之勝。

秋澗集「郭氏挹翠樓記」：「共人郭子忠起書樓於所居之西市……，予以邑距太行東麓，連山疊阜，映帶回抱。矯首而觀，得西南林壑風煙之勝，因扁其顏曰挹翠……。蚤歲有懷嘗從諸賢談書山房，洒洒然遂有所得，如龍門、石門、白鹿、石家巖等山，皆左戒絕觀。」

清「統志」蘇門山：「在輝縣西北七里，一名蘇嶺，即太行支山也

。本日柏門山，魏書地形志，共有柏門山，寰宇記，俗名五巖山。」

同書「白鹿山」：「在輝縣西五十里，舊志：山西與太行接連，上有

天門谷，百家巖。」

同書「共山」：「在輝縣北九里，縣志：亦謂之九峯山，蘇門之別阜也。」

同書「天門山」：「在輝縣西北五十里，亦名石門山。」

同書「青巖山」：「在淇縣西南三十里，名勝志：有水濂洞，出泉澄

澈可鑒。」

水濂洞、百門泉、黑龍潭之奇。

秋潤集「青巖山道院記」：「衛莫太行東麓，山形迤邐，自南運肘，

北闢其間，峯巒欹斷，入靈初闢，望之儼然，而巖者蒼峪也……東行十

餘里，抵青巖山。崑壑尤美，四顧皆巖山，茂林列峙……其東南有洞府

軒豁層崖，上廣丈許，遠四五十步，其中泉水泓澄巨測。春仲二日，洞

出怪光……泓水湧落……瀉山谷間者……呼曰水濂洞……」

讀史方輿紀要「百門泉」：「縣（按：輝）西七里一名百門山，有百

門泉，泉通百道……衛（按：水）源於此。」

清一統志「百泉」：「衛河源出輝縣西蘇門山百泉……百泉一名撈

刀泉。」故百門泉，亦名百泉，撈刀泉。

豫志：「衛水發源蘇門山，如珠璣百萬，飛躍可愛。」

讀史方輿紀要「汲縣黑龍潭」：「在府城西，舊時黃河決溢，而潞為

潭處也。」

具江南山水之秀，而無卑濕蒸炎之苦，誠中州之江南也。

秋潤集「總尹湯侯月臺圖詩序」：「蘇門山水秀為天下甲，至有東南

佳麗瀟灑之勝，而無卑濕蒸炎之苦，誠中州之江南也。」

清一統志「湧金亭」：「在輝縣西百門泉上，亭在泉側，泉從地湧，

日照如金……，金明昌間建。」

同書「邀月樓」：「在府治中，明一統志：唐刺史李憲建。」

同書「飛雲樓」：「在府治北城上，明一統志：金大定間……建。」

秋潤集「輝州重修玉虛觀碑」：「雪齋（按：姚樞）愛其幽勝……，

徜徉其間……」

清一統志「安樂窩」：「在輝縣西北蘇門山中，百泉上，宋儒邵雍讀

書處。」

朝歌、牧野、鹿臺、鉅橋、枋頭、淇園及安厘王、比干墓，可資訪古探幽，以

發遐思。

讀史方輿紀「淇縣朝歌城」：「在縣東北，杜裕曰：衛縣西二十五里

，有朝歌古城。括地志：在衛州東北七十二里，即紂所都也……，今縣西

南，有朝歌岩。」按：衛縣即今淇縣，元以前曰衛縣。

同書「汲縣牧野」：「在府東北，司馬彪曰：北去朝歌（按：隋時衛

縣，亦即淇縣曰朝歌縣）十七里，周武王伐紂，陳於牧野……，又有比干

墓。」

同書「淇縣鹿臺」：「在縣西北，劉向曰：朝歌城中，有鹿臺，大三

里，高千尺。志云：今縣南陽社有鹿臺。縣東北吳里社，有鉅橋，皆殷紂

積粟處。」

清一統志「衛輝古蹟」：「枋頭城，在濬縣西南八十里，即今淇門渡

，古淇水口也。」按東晉劉裕北伐，即敗於此。

同書「衛輝古蹟」：「淇園，在淇縣西北三十五里，即詩所詠淇澳也

。」

同書「衛輝陵墓」：「魏襄王墓，在汲縣西二十里，或言安厘王家。

遂致學者，多隱居教授於此。如壬寅姚雪齋樞，隱居蘇門，版刻羣書，傳伊洛

程朱之學。

許魯齋集「考歲略」：「壬寅（按：太宗后元年），需齋隱蘇門，傳

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

牧庵集「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乙未（按：太宗七年），詔太

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會破襄陽，併公所招，將

盡坑之……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公曉以徒死無益……

，遂還。盡出程朱二人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

學自茲始。」

元朝名臣事略「左丞姚文獻公」：「公名樞，字公茂，營州柳城人：

……歲辛丑（按：太宗十三年），賜金符，以郎中佐伊囉幹齊行臺於燕。

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培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

絕，遂携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為堂，城中置

私廟，奉祀四世，中堂龕魯司寇容，榜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

像，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遜世而樂天……。又

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板四書

，田尚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書流布來廣，

教弟子楊古，為沈代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

牧庵集「歸來園記」：「歲壬子，余令醴泉雷君損之交，至元丁亥最

之，二十六年為故人。始余從先世父左轄公（按：姚樞曾任中書左丞，號

左轄）受讀四書，君與橫經几席，為同業……。」

甲辰，王鹿庵簪，隱授共城。

秋澗集「提吳彰德路道教事寂然子霍居道行碣」：「國朝甲辰（按：太宗后三年）乙巳（按：太宗后四年）間，鹿庵先生教授共城，不肖（按：王惲）亦忝侍几杖。」

同書「感皇恩」：「李士觀……予二十時，鹿庵先生門，同舍即也。」又「題王明村黃老店壁」：「當時同門者十三四人，止有李士觀、傅士開。」

讀史方輿紀要「輝縣共城」：「今縣治，春秋時衛邑……，漢置共縣……，隨改置共城縣，自唐至宋，因而不改。」又「輝縣」：「在府西六十里……，漢置共縣……，金大定中……，改縣曰河平，又改曰蘇門，貞祐中，又置輝州治焉，元省蘇門入州，明改州為縣。」

庚戌，許魯齋亦隱授於此。

魯齋集「考歲略」：「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先生即詣蘇訪門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一手寫而還……。」庚戌（按：定宗后二年），先生力疾還鄉，聞懷孟之政尤苛虐，遂止蘇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辛亥（按：憲宗元年），雪齋赴徵，先生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

壬子，劉德淵道濟，授於昨。

秋澗集「卓行劉先生墓表」：「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邱人……。」壬子（按：憲宗二年）秋，予始見先生於昨，對楊學館。」

清一統志「昨城縣」：「隋置昨城縣，唐、五代、宋、元、明因之，清廢。」又「衛輝古蹟」：「昨城故城，在延津縣北三十五里。縣志：始自東燕故城，移治西三十五里華里店。金貞祐中，又徙治宜村。元泰定甲子，仍治華里店，即今治。」

徒單介履雲甫，教於汲。

秋澗集「故真定五路萬戶府參議兼領衛州事王公行狀」：「侍制徒單雲甫，肥遯鄰邑，聞公典衛也，幡然來歸。為治堂費，極賓禮。選子弟之開敏者，從而師之。自是，郡之文風，尤為煥興。」

同書「哀友生季子詞並序」：「壬子秋，顯軒單公，自寧來居。」又「昔顯軒、鹿庵樂育淇上，一時秀造，時號多士。逮中元以來，例宦遊四方，僕二十年間，才三至鄉里。」

同書「碑陰先友記」：「徒單公履，字雲甫，遼海人……，官至侍講學士。」

道園學古錄「田氏先友翰墨序」：「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真人。」皆一代大儒，

秋澗集「中堂記事」評姚樞謂：「姚樞，字公茂，柳城人。資明亮識

深，有理學……，官至中書左丞，終翰林承旨。」

元朝名臣事略「內翰王文忠」，李野齋評王贊謂：「公性剛方，凡議國政，必正言不諱，雖上前奏對，未始將順苟容，上嘗以古直稱之。夙有重名，持文炳主盟吾道，餘二十年。天下學士大夫，想望風采，得被接納，終身為榮。言論清簡，義理精詣……。」又「文沖粹典雅，得體裁之正……，世得遺墨，爭寶藏之。」秋澗集「碑陰先友記」，王惲評乃師謂：「人品高邁，儀範一世，文章精極理要，臨大節不可奪。」

牧庵集「送姚祠輝序」，虞集評許衡謂：「司徒文正許公徵時，于大名，于輝，于泰，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為己任，諄諄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才也，積多至數百人……。」其後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使，其錯中外者，又十此焉。」

元朝名臣事略「左丞許文正公」評之謂：「文公歿百十年，魯齋先生焉。聖朝道為一脈，迺自先生發之，至今學術正，人心一，不為邪論曲學所勝，先生力也。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功不在文公下。」故皇慶二年，得從祀孔子。據元文類「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惟皇慶二年……，欽承論旨，以先師文正公魯齋先生，列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位。」

秋澗集「卓行劉先生墓表」評劉道濟謂：「性癖直，有操守，好學能自刻厲，及游漳南王先生門……，鑒於史學，為專門之業，非禮義不妄言動，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之遠，徒步必至……，始則人大以為異，既而疑焉，終廼歎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魯齋許公，每道邪，必式闕致恭而去。」

秋澗集「碑陰先友記」，評徒單雲甫云：「學問駁博，善持論，世以通儒歸之，性純考，樂誨人。」

遂致衛輝在元代，與東平並為學術重鎮。

清容居士集「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贈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永國公諡文康公（按：復）公神道碑銘」：「時則有嚴忠武公，披荆剪蕪，扶植儒學，作成逢掖，卒能敷文帝庭，風動八表，鄆之得人，號稱至盛。」

秋澗集「蝶戀花」：「昔鹿庵顯軒，樂育淇上，時號多士。」

淇上三王，東平四杰，東西相映輝。

秋澗集「壽七十詩卷」：「文衡始自文康公，敬齊鹿庵聲望隆，共城三王稍後出，秋澗早直蓬萊宮……。」

同書「故翰林學士秋澗王先生哀挽序」：「曩自幼挹公盛名，知衛有三王，與吾魯有四杰。並嘗求其所為文，諷誦之，受其氣格雄拔，不窘近世繩尺……。」

按東平四杰，據元史閣復傳：「幼入東平府學，師事名儒康暉，嚴實招諸生肆進士業，延元好問校試：，彼爲首，徐琰、李謙、孟祺，時稱東平四杰。」

復按洪上三王，據秋潤集「大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定王公神道碑銘」：「少與西溪，春山友善，時目爲洪上三王。」

四、太一教中心

元代道數，演爲五宗，太一教其一也。

松雪齋集「制贈大道正宗四世稱號碑」：「其時推崇釋老黃冠之徒，各立名號，凡有五宗：邱處機學於王重陽，號全真教；張宗演傳其祖道陵之學，號正一教；張留孫實正一徒派，以受時王龍異，別稱其號爲元教；鄭希誠學於劉仁德，號直士教（按：直大道教）；蕭輔道學於蕭抱直，號太一教。」

金天眷中，衛人蕭抱珍，創始洪上。

元史釋老傳：「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

秋潤集「大都宛平縣京西鄉荆建太一集仙觀記」：「金源氏熙宗朝，一悟真人蕭公，以仙聖所授秘籙，荆太一教法於汲郡。」

津南遺老集「太一教三代度師蕭公墓表」：「太一之教，實金朝天眷間，衛郡蕭真人其始祖也。靈異之迹，上賜至尊，敕賜觀名太一。」

汲之萬壽宮，即其祖觀。

秋潤集「凝寂大師衛輝路道教都提點張公墓碣銘」：「時衛之祖觀，兵後燬廢掃地，度師遣提點張善淵詣衛興復，且請師以左葺理。」

同書「萬壽宮方丈記」：「維太一教興於金初，始祖垂創：。貞祐之兵，燼爲飛煙，四代中和仁靖真人，披荆榛，撥瓦礫，成難于易，不十年略見完具：，今六代純一師：，八年之間，一新而改觀，可謂善維善述者矣。」

自茲以降，所傳諸祖，幾悉爲衛人。蓋二祖韓道熙，衛人。

秋潤集「太一二代度師贈嗣教重明真人蕭公行狀」：「師諱道熙，字光遠，本韓氏：。大定六年冬十有一月，真人羽化於萬壽（宮）（方）丈室：，既空師，乃陳寶籙法物，具香火，陞堂以二代嗣事謂衆。」

同書「故太一二代度師光遠韓君墓碣銘」：「君諱矩，字某，其先爲大梁望族：，五季初：，避地北渡，遂占藉爲衛人：。天眷中，太一始祖真，以神道設教，遠近嚮風：，君舉族法修：。君內子閻，以副事爲禱：，誕師：。真人目之曰，他日輔興吾教者，此兒也：，

今追定仙號曰太一二代嗣教重明真人。」

三祖王志冲，博州人。

秋潤集「太一二三代度師先考五君墓表」：「居姓氏王氏，諱守謙，字受益，博之堂邑人：。有子曰志冲，即今太一二三代度師也：，勅定仙號體道虛寂真人。」

津南遺老集「太一二三代度師蕭公墓表」：「師諱志冲，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

四祖蕭輔道，衛人。

秋潤集「大都宛平縣京西鄉荆建太一集仙觀記」：「其四代東瀛子，即祖（按：始祖衛人蕭抱珍）房孫，諱輔道：，士論有山中宰相之目，大元壬子歲，應世祖皇帝潛邸之聘，占對稱旨：，賜號中和靖仁真人。」

五祖李居壽，衛人。

秋潤集「太一五祖演化真常真人行狀」：「師姓李氏，諱居壽，字伯仁，道號淳然子，衛之汲縣西晉里人。」

六祖李金祐，衛人。故太一固發洋于衛，亦以衛爲中心。

秋潤集「凝寂大師衛輝路道教都提點張公墓碣銘」：「至元十九年，六代純一真人，嗣主法席：。純一真人，以予鄉曲，故持狀來碣銘。」

按王渾秋潤，衛之汲郡人，六祖既爲鄉曲，故亦衛人。

同書「太一五祖演化真常真人行狀」：「至金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羽化：，治命令觀妙大師李金祐，嗣主法席。」

至其聲勢，雖不足與全真，玄教相抗頡；

松雪齋集「制贈大道正宗四世稱號碑」：「五宗之中，惟全真教顯於元初，元教（按：亦稱玄教）顯於中晚，其盛時皆皆參預朝政，正一教則自行於江南而已，餘二宗，尤不敢望其肩項。」（請參閱姚從吾鄉賢「東北史論叢」有關全真教論著，及「政治學術季刊」創刊號拙作「玄教考略」一文。）

然亦出入宮禁，爲帝王所尊。

秋潤集「大都宛平縣京西鄉荆建太一集仙觀記」：「一悟（按：抱珍）傳之重明（按：二祖），大定間，召住天長觀，嘗入禁中，論道稱旨，寵賜什渥：。其四代：，大元壬子歲，應世祖皇帝潛邸之聘，占對稱旨：，賜號中和仁靖真人：。及登大位，中和已仙去，玄談粹宇，有不能忘者。詔五代度師居壽至京師，特建琳宇，勅額太一廣禧萬壽宮。」

同書「清蹕殿記」：「已未春，鑾輅南駕，次牧之野，時師（按：四祖）僊已邈，上以隱居所在，特枉駕來幸。」

範圍所及，比達燕趙，東漸於海。

津南遺老集「清虛大師侯公墓碣」：「師諱之仙，字子真，趙州人：，

：聞淇上蕭真人立太一教，因往參，爲門弟子：，乃即本州及眞定之第，各建太一堂。」

秋潤集「太一二代度師嗣教重明眞人行狀」：「聲教大振，門徒增盛，東漸于海。」

同書「大都宛平縣京西鄉建太一集仙觀記」：「詔五代度師居壽至京師，特建琳宇，勅額太一廣禧萬壽宮。」

而營堆金塚，說愛民治道，亦功在生民也。

秋潤集「堆金塚記」：「國朝癸酉歲，天兵北動：，衛乃被圍，三日城破，以衛旅拒不下，悉驅民出泊近甸，無焦類殄殲：。時太一度師：，自河南來歸，睨視城郭爲墟，暴骨如莽：。募人力斂遺骸：，瘞而丘之：，俗呼爲封金塚：。師諱輔道字公弼。」

同書「清蹕殿記」：「太一四代度師：，既至，上詢以所以爲治者，師以愛民立制，潤色鴻業，用隆至孝者，數事爲對。」

五、典守者皆名臣

衛以地當衝要，故可考之典守者十一人，悉爲名臣。初憲宗於二年，以衛之五城，賜史天澤。天澤遂以王昌齡領衛州。

秋潤集「故眞定五路萬戶府參變兼領衛州事王公行狀」：「王衛州：，諱昌齡，字顯之，姓王氏，滄州人：。辛亥（按：憲宗元年）秋七月，先皇帝即位，正封邑，賜勳舊，復以汲：，六縣地，封史大丞相：，以衛乏人爲憂：，特命公領事。」

九年，復以其子繼父職。

秋潤集「故正議大夫前御史中丞王公墓誌銘」：「公諱復，字子初：，府君諱昌齡：。已未（按：憲宗九年）冬，自齊經起君襲職，仍領州務。明年，中統建元，實授衛輝府同知。」

中統初，高源繼之。

新元史本傳：「字仲淵，青州饒陽人：，中統初，擢衛輝路知事。」

至元二年，陳祐拜衛輝路總管。

秋潤集「大元故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撫使陳公神道碑」：「公諱祐，字慶甫，世家趙之晉寧人：。至元二年：，授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

速懷孟衛輝，省入彰德，詔章懷任同知總管府事。

新元史本傳：「學彥清，興德懷來人：，世祖南征，使澄專治懷孟，至元二年，省懷孟衛兩路入彰德，改授同知總管府事。」

十三年，董文用出爲總管。

道園學古錄「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十三年，出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赤總管，佩金虎符。」

元文類「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十有七年，出守輝州，不事刑撻，因其土俗，以禮導之。」

二十一年，耶律漢杰除總管。

秋潤集「重修衛輝路總管府帥正堂記」：「中統建元之明年：，後二十五年，嗣侯答失帖木兒，暨總管耶律漢杰：。」

三十年，徐仁毅夫知淇州。

秋潤集「三賢堂記」：「奉訓大夫知輝州司侯仁，以至元三十年，下車奠謁孔廟，還謂之曰：是州學宮：，簡陋也：。又舉我先世父太子太師，故翰林承旨王公，故中書左揆許公，語州人曰：之三賢者，皆剖肱之首：，其可不祀：，侯字毅夫。」

迨至正八年，劉秉直授總管。

新元史循吏傳：「劉秉直字臣，大都武清人，至正八年，爲衛輝路總管。」

史天澤子杞，亦嘗總管於此。

同書史天澤傳：「八子：杞前衛輝路總管。」

六、結語

總之，衛輝自金源南渡，即成汴京北門，爲蒙元攻防之戰略重地。及金源既屋，則又爲經略江淮之軍需中心與大河南北交通之樞紐。迨平趙宋，江南之財帛賦稅，復以此爲運道。加之更爲學術宗教重鎮，是以地位之重要，實非他地可比。蓋爲學術宗教重鎮者，未必爲交通戰略中心也。

· 所引參考書二十六種 ·

- | | | |
|---------|--------|--------|
| 元史 | 魯齋集 | 元危素海運志 |
| 新元史 | 秋潤集 | 東阿縣志 |
| 金史 | 漳南遺老集 | 安平鎮志 |
| 元朝名臣事略 | 松雪齋集 | 穀山華塵 |
| 元文類 | 道園學古錄 | 大學衍義補 |
| 讀史方輿紀要 | 牧庵集 | 古今地名辭典 |
| 清一統志 | 明史 | |
| 天下郡國利病書 | 豫志 | |
| 古今圖書集成 | 元遺山詩箋註 | |

天山莽莽幾迴腸

· 林繼庸 ·

伊涼一曲最難忘 捲地旋風掠舞裝
此日江南溫舊夢 天山莽莽幾迴腸

這是我於民國三十六年冬日在上海重遇新疆舞孃坎伯拉翰時贈她的一首金詩。邊娘多能歌善舞，當民國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間，在迪化，以歌舞擅場者首推坎伯拉翰姊妹。她姊妹兩人各手執扁型小羯鼓，肩披綉裙，身穿袷袂，足蹬長靴，登場作旋風舞，愈旋愈速，鼓聲亦愈急劇，裙風捲地，颯颯逼人，大有折草摧枯之勢。反人之善謔者見此詩有溫夢迴腸字樣，以為我魂牽夢繞皆為邊孃。哎，「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餘恨！幾曾圍燕釵蟬鬢？」竹垞此詞，殊可為我作解嘲。使我眷戀難忘迴腸邊氣者乃是那莽莽蒼蒼之天山也！有詩為證：民三十四年我在成都養傷，偶懷達坂城，曾有「巖城達坂古輪臺，萬仞天山一線開，決水飛冰屯牧處，林郎未老欲歸來。」之句；去年，五十四年登大雪山放歌，亦曾吟及「憶昔役邊疆，天山七度攀，不因風雪苦，賴此心朱殷！」

我時時作夢亦會夢見天山。那山峯積雪反映着陽光，蔚成如錦、如繡、如畫、如幻的奇彩，那株株矗立滿山遍嶺的雲杉林帶，那飄然出俗人間仙境的博克達湖光，那天蒼蒼野茫茫的草原，那巨翼垂天的大鷗鳥陣，那英姿矯健的馬羣，那數不盡，過不完的駝牛羊隊伍，那含漿欲滴疊疊滿溝的吐魯蕃葡萄，那清香甘美的甜瓜、西瓜，那蘊藏無量的煤、鹽、油礦，那緩慢善良的社會習俗，那一片廣闊無邊為我國西北屏藩的土地，在在均使人眷戀，使人回憶。

余若陶同學屢次促我寫一篇新疆回憶，我推辭不得，思及往事，就以「天山莽莽幾迴腸」作這篇回憶的題目罷。

一、博克達天池

博克達烏拉在新疆省阜康縣境，由迪化向東南方望去似在目前，實則直線距離已達五十公里外。三峯高聳，高出海拔五千四百公尺。四周冰雪晶瑩，終年如此，想自太古以來亦即是如此。峯上古代冰川留存至今，與新冰古雪相疊接，每當夕陽映照，幻成一片奇彩，五光十色，看去似鋪着巨幅錦繡，似幻，

似真，世稱「雪海三峯」。博克達烏拉係蒙語「靈山」之義。天山自西來，橫貫全省，北冰洋寒流至此受阻，所以北疆的氣候與南疆的大大不同。

山之北面在海拔二千一百公尺處有一巨池，南北長約三、五公里，東西闊約二公里，面積約一千公頃，最深處已測得一〇五公尺。池之東西南三面皆為高山環抱，北面為一天然大堰壩，蓄水成池，茫茫巨浸，雲霧蒸騰，是即博克達天池，又名大龍潭。考其成因，蓋由於古代冰川向下方移動，磨擦山地成為深坑，及後冰融，遺留下積年所負載之砂石阻塞坑口，堆成天然堰壩，雪融水聚而成池。池水從壩口下注，成一巨型飛瀑，下垂二百餘公尺，注入小龍潭，亦即小天池。池水沿三宮河下流至阜康金滿鄉等處灌溉農田六萬餘畝，池底漏水從山中隙洞向西北潛流至迪化水磨溝，分十餘巨泉湧出，灌溉乾德縣古牧地一帶農田亦萬餘畝。

池之東西南三面，森林密布，因為高山環抱，成一弧形林帶，係一天然林。雲杉滿山遍野，株株筆直。林帶寬十餘公里，蜿蜒一百餘公里，山光景色，至為雄麗。我在天池歌序中曾以「穹冰莽雪，掩映湖光；老樹鮮葩，點綴山色。池水沃日盪雲如天鏡行空。山水之雄奇秀麗，不僅冠絕邊關。俯視賀蘭、崆峒、泰、華諸山，應覺老子固自不凡；以比昆明、西子諸湖，則又有天趣人工之別。」等句來描繪其風光，但自覺仍不能盡其麗於萬一。

考據阜康縣即唐代之莫賀縣，後改名金滿縣。唐代設瑤池都督府，治庭州之莫賀縣。庭州即今之迪化地，又名烏魯木齊。天池乃是古之瑤池，於此可以徵信。山海經載：周穆王乘八駿周遊天下，至西域，會西王母於瑤池。此係我國三千多年來相傳的一段佳話，或竟係一段神話。如果真有此事，則古之瑤池當亦即此地。此西王母蓋為此池當年之青年女酋長，與穆王戀愛，隨入中原，後來因為不習慣中原氣候懷念故土，復返瑤池。

我會以是項考據及推想，告訴當時在迪化任監察使之羅志希氏。志希大為驚奇，堅約我務必邀他同往一觀究竟。我於三十二年九月間邀約志希暨來新觀察之王東原先生等往遊天池。志希策馬上山，途中，念及他的愛女紫薇少薇兩

位小姐，忽得「嬌兒若問爺何在，躍馬天山第一峯」的豪句。

我等登天池，四周遊覽，志希時而縱馬奔跑，時而呆在馬上，目瞪口哦，忽然間驟馬前來大聲呼叫，「詩成矣！」即出示詩稿。那就是他爲湖光生色，與雲山不朽的四首天池詩。志希天縱詩才，是日成詩十首。且錄其博克達天池詩如下：

淡粧濃抹更相宜，西子湖光未足奇。

知是瑤姬青鬢好，鏡中搖曳碧琉璃。

玉顏閒抹曉霞紅，隔霧窺粧趣更濃。

莫道藐姑無狡獪，忽如相避忽相逢。

歌完黃竹玉容哀，明鏡珠簾倦裏開。

天上人間難再得，穆王何事不重來。

白玉峯前翡翠池，天生佳麗避人知。

錦茵鋪到雲杉幕，正是尋詩入夢時。

兩年後，于右任先生遊天池，夜宿靈山道院亦有詩。一曰：「雨過高峯霧忽開，月明倒影一徘徊，醉餘揮灑天山上，似向瑤池洗硯來。」一曰：「飛度天山往復還，今來真是識天顏。雲中瀑布冰期雪，月下瑤池雨後山。行遠方知騏驎貴，登高那計鬢毛斑。夜深惆悵情難已，萬木啼號有病杉！」

現在且讓我談博克達天池的水利工程。天池經常可儲水一億五千萬立方公尺左右，每年流出的水約五千萬立方公尺。乾隆四十八年，駐迪化將軍明亮覺得天池的水可大加利用以灌溉農田，但因爲有大石壩擋住，池水不能暢流出來，他妙想天開，欲把大石壩整去。於是奏准乾隆皇，擇定黃道吉日，祭告天地神祇，開始鑿壩工作。費了很大的工程，纔把石壩整開，巨量洪流，直瀉一千公尺，長年下瀉，池裡的存水給他搞光，水存留不住。第二年，水流不出來，農田需水的時期沒有水用，附近農田大受其害。後來清廷派大員到來澈查，認爲他荒謬絕倫，罰他賠款修理。明亮以後一百五十年間，沒有人敢再談整理天池的工程。

天池大開工程於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在我建設廳任內完成。用鋼筋、水泥築成水壩。置大水閘可以用人工操動機械上下啓閉。當農閑時關閉水閘以增儲水量；當農田需水時，啓閘以供調節應用。水量足以灌溉阜康金滿鄉一帶田畝。三十二年，河南鬧旱災，災民待哺，中央政府把災民三千人移入新疆。這三千災民到達以後，省政府即將金滿鄉農田分配給他們，每名分得二十畝，不課稅，結果，所種農作收穫甚佳。

山上海拔二千公尺處即爲雪線。雪線以上，雪終年不消。由天池向南往側峯上攀，至海拔二千六百公尺處即爲頂天石。登頂天石向西北下望，可見迪化市，烏魯木齊河帶繞其前。由北方下望可見阜康金滿鄉田疇排列。再向南峯上攀，林帶已盡，至海拔三千六百公尺處，又有一池，滿池皆堅冰，四望一片冰

雪晶瑩，覺距天甚近，不見日影，境況至爲靜寂，我名之曰「冰天池」，並吟詩紀之，詩曰：「池號冰天怯曉暉，冰川瑩潔玉爲魂，評姿恰有前人句：『淡掃蛾眉朝至尊。』」

冰天池之下，林帶之上，有一片山坡，盛產石蓮華，即俗稱之「天山雪蓮」。

花色紫，形如蕉蕾，每年秋間萬千朵齊開，濃香馥郁，薰人欲醉。時見哈薩克女郎，濃眉紅頰，足登鹿皮鞋，身披紅氅，採摘石蓮華一兩顆，懸繫於腰間，身手矯健，馳馬而過。我詩「喜蘊濃香娛駿馬，雲端摘得石蓮華。」係寫實之言。

我曾七度登山，對於天池風景，不勝留戀，興至時，曾作長歌以紀之，歌曰：

撐住了北極寒流，凝溶就十里天池。

博克達烏拉晶瑩體麗，雲杉蒼蒼橫翠微。

半空中，一池清水，庭州灑潤，禾黍榮滋。

八駿奔騰開勝地。太古雲曾閱盡人海神奇。

聽那，鹿兒鳴，羊兒叫，馬兒嘶。

看那，哈薩克女郎在湖邊顧影憐姿。

王母當年何處去？

頂天石上望雲低！

賸有那，石蓮華，雲端燦爛，猶自與冰川羣玉爭輝！

歌成，譜以琴韻，歌聲響亮，傳唱一時。今則時移勢遷，歌聲當亦隨而沈歎矣。

二、紅顏池

荒池水有無窮利，殘雪光搖不盡山；
山自崢嶸人自醉，野餐罷後月兒彎。

遊紅顏池 于右任 民國三十五年

烏河雪水駐紅顏，綠化砂洲任巨艱，
更待燕窩揮瀑電，長林弧炬耀天山。

紅顏池水庫工成喜賦 林繼庸 三十二年

烏魯木齊河正源出自烏克達坂，會南山白楊溝等處之水，流經迪化紅山麓，再流五十餘公里至乾德，即顯沙成伏流，春夏雪融，雪水灌注入河，成爲山洪，奔騰澎湃，冲刷農田；冬日則閉水無用。所以烏魯木齊河水對於灌溉作用，祇及於河邊較低地區。迪化人口較多，糧食不敷應用，只得用駝馬從吐魯番運糧以補不足。烈日當空，遠道運輸，塵飛汗灑，駝馬人疲，其艱苦之情景概可想見。

新疆建設廳思以人力克服天災，勘察得紅顏池可供作蓄水庫之用。紅顏池原名紅鹽池，又名紅雁池，羅志希氏一夕與我談及，以為不如改用紅顏兩字較有詩意，我贊同之。池在迪化城南三統碑三·五公里處，原係烏魯木齊河故道。地當急流，大旋渦把地土涮成一大深坑。後來河水改道，猶注水成池。十七湖附近各水池，其成因亦類此。水庫工程開始於民國三十年十月，首先開闢引水，放水兩渠，與築水閘橋樑。時當抗戰方酣，工具物資均感缺乏，惟賴就地取材為用。員工合力以赴，雖當嚴寒氣溫在攝氏表零下二十餘度，雪地冰天，亦不休息。三十一年底，庫工完成，三十二年春間開始注水入池。計引水渠道長五公里，放水渠道長四十公里，池水達高界時面積廣三百公頃，最深處為二十公尺，儲水量為二千五百萬立方公尺。此舉共用勞力一十六萬五千工作日。事雖艱巨，但因此可使迪化軍民足食足衣，免却迢迢遠運糧之苦；且可使此茫茫巨湖因水氣蒸騰，調節草原氣候，培育林木，孕育魚鱗，又可使水量調節，山洪發作時得所歸納，不致為害農田，而冬季閒水可以儲蓄以為農忙之用。又在附近燕窩地方勘得水力發電址一處，平常可發電二千五百瓩。這個池是具有多方面功用的。

我在記紅顏池一文後段曾有「預料池水滿後，水汽蒸鬱，不獨迪化氣候得資調節，即渠道附近之草原戈壁亦可綠化雲稠。佇看北庭古地頓變塞外林園，更使濯濯峯巒披上奇花異卉。誰謂紅顏不如西子？且將綠蕩蕩漾天山。」等句以表示我對於紅顏池之期望。

三、坎兒井

坎兒井係新疆的特產。人們不曉得坎兒井的原理，以為林則徐是神人，他可以把水從山下升高流出地面。民衆獲得水源灌溉，足食足衣，飲水思源，尊林則徐為神，亦是崇德報功之道。建設都江堰的李冰及其子二郎，在四川省內各處的川主廟享受了兩千餘年的血食，二郎廟且遍及湖北、湖南等省。李儀祉建成涇惠等渠，當其生時，民間已經為他建立生祠。可見水利對於民生關係之重要。

在談論坎兒井之前，且讓我略談新疆的水利情況。

新疆的水很少，雨量也很小，迪化每年不過三十五公厘，吐魯番只有二十一公厘，塔城只有四點五公厘。不僅是新疆，我們且看由蘭州至河西走廊、武威、張掖、安西、猩猩峽，千餘公里的地方，看到有些地方名叫一碗泉、二碗泉、三碗泉的，有泉就可以成村莊，可見水的寶貴。民國二十三年，馬仲英在那裡打仗，打敗仗，埋填了泉井，就把水泉堵閉，追兵到來，沒有水，沒有辦法，只好退走。但是新疆盆水到底還是不少，不過浪費了去。阿克蘇就是「白水」的意義。焉耆水草亦盛，是有名的牧場，蒙古同胞在那裡放牧。蒙古包頗

為講究，風不怕，雨不怕，非常舒服，可以在裡面宴會，可以跳舞，因為比較番子營的帳篷笨重，所以不容易搬動，可是因為搬不動，羊羣牛羣把附近的牧草吃光了，對牧草有很大的損害，以後雪水流下來，地面吸收不住，於他是水就容易滲下去，表面的草皮不被刮掉，則水不致沖刷地面。同時因為他們在山上不找柴及煤來燒，都是用牛馬糞做燃料，牛馬糞乃是培養牧草的肥料，肥料燒光，牧草得不到肥料，水下地面沒有草皮來吸收，水就進了沙，同時太陽蒸發量甚大，因此用的水不到百分之五，百為之九十五的水是給浪費掉。一方面是旱沒有水，一方面對水不曉得怎樣保持，這是很痛心的事情。

新疆在過去曾經出現過三個偉大的治水人物，他們是張曜、祁韻士、林則徐。張曜是清朝的一位將軍，他看到水那麼寶貴，發明一個方法，用羊皮或羊毛氈加羊脂以防水，加木架作成水槽，一路鋪過去讓水由水槽流到低處去灌溉，這樣的好處就是水不會流進沙裡去，羊毛羊皮上面又不滲水，這是很好的方法，可是成本太大，同時用一二年糟就會壞，又不能夠防止太陽蒸發，所以一時覺得很成功，很新奇，結果是失敗。道光年間，有一位清朝大官祁韻士被貶到新疆，他看到水的問題那麼嚴重，便獨出心裁，用井渠的方法來取水，可惜沒有做完，以後林則徐繼續他的工作，於是坎兒井獲得成功。這件是很奇妙的事情，那個時候，他在地質學的眼光真是不容易。

現在且一談坎兒井的情形。新疆天山中部的地質構造是一層石頭，一層沙土，一層復一層。因地層的變化，石頭裂開成縫隙，雨水雪水由上層順着石層流下，流到裂口處，就滲下去。水在沙土層內一充滿了，就有一種壓力。水是向下流的，加上壓力更往下流，達到缺口又下去，在低石層之上沿石坡流下，成為地下水。可是怎麼樣把水弄到地面上來呢？這兩位老先生看到這種情形，於是先勘看那處山坡內有水儲藏着，就在外邊取一條水平線，直對山坡，在水平線上取一個約五度的角度，打一條隧道進去，隧道通到山坡內的石層，打穿了石層，到達儲水的沙土層，地下水泉源就可以流出來。但是打隧道進去工程相當大，以前沒有打隧道的機器，用人工來挖，挖進去約四十公尺，裡面黑暗看不見，出土又有困難，乃從上面垂直挖下一個直井，通達隧道，一路打進去。所以一個坎兒井每每有一百多個直口。這工程需要挖十年到二十年，才可以完成一個坎兒井。幸虧那裡的斜坡不大，不然，工程更加艱巨。可是這種井一成功，水就源源不斷出來，大的可以灌溉幾千畝田，小的可以灌溉幾百畝。它的壞處就是在水流的時候水流出來，不用水的時候水也流出來。在新疆，農作物生長日期，一年之內不過一百天左右，三百六十天水在流，所用的水份量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其餘的水都給浪費了，實在太可惜。我看了這種情形，於是找幾位地質專家，找到有水的地方，用粗製的鑽井機器，鑽進石層，把鐵管裝進去，四旁封固。加設閘閘，等到用水的時候，打開水閘，不用時候就關起水閘，把水儲蓄在那裡。可惜正要開始，盛世才大興冤獄，把我抓起來送到監牢裡去，工作人員星散，工程就停頓下來。

大事記

六月

一 日△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聲稱西伯利亞是俄人祖先開發，不容他人侵犯。

二 日△美國測量員一號太空船緩慢登陸月球成功。

△監察委員六十四人聯名函美國會斥姑息謬論。

△英國東西文摘月刊列舉三點重要理由要求政府轉而承認中華民國。

△彭岱代表美總統致函谷正綱說：請相信美國對中國的承諾是堅定不移的。

△共匪撤免北平市委員會第一書記彭匪真的職務，匪內部鬭爭公開化。

三 日△美國双子座九號太空船發射成功進入軌道。

△菲律賓馬來西亞正式恢復邦交。

△西德國際社報導五萬逃俄新疆難民已由莫斯科組成游擊隊，滲透新疆，煽動暴亂，鼓動「自治」。

△英國「東西文摘」報導，匪幫駐西藏人員頻遭暗殺，補充不及，目前大約每十二名西藏人即有匪軍一人看管。

△全印新聞社和電臺報導，五千康巴族游擊隊，曾封鎖通達四川的公路。

五 日△美太空飛行員賽南，完成兩小時又五分鐘的太空漫步。

△共匪供認自蘭州到拉薩的鐵路工程，因受西藏游擊隊襲擊，已較預定完工的進度落後兩年以上。

△俄共頭目謝里賽代表出席慶賀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五屆大會」，中國共匪拒絕參加。

△共匪學校停授歷史、政治和語文課程，改授毛匪著作。

△亞盟七國代表重申嚴正立場，駁斥對匪姑息謬論。

六 日△美双子座太空船安全降落大西洋，繞地球四十五圈，費時七十二小時又二十一分。

△共匪廣播「軍方指示」說：除非反黨份子很快地和完全地被消滅，蔣總統領導的中華民國軍隊是真的會回來的。

△共匪北平日晚報等報刊遭整肅停刊。

△我陸軍理工學校研製脈動雷射（死光）成功。

△匪偽「解放軍報」公開招認匪軍中有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

因而發生「鬭志衰退」和「不安心服役」現象。

七 日△新任外交部長魏道明視事。

△共匪在尼泊爾多拉爾加特建鋼筋水泥橋竣工。

△澳洲外長海斯勒克蒞華訪問。

△上伏塔財長迦朗哥訪華。

△共匪發動所謂「文化革命」，清算「文化部長」陸匪定一，並發展新的「大躍進運動」。

△美副助理國務卿布拉克德曼宣稱美國將對共匪繼續實行全面禁運。

九 日△哥倫比亞前總統抵華訪問。

△共匪「人民日報」聲稱將徹底消滅中國所有的道德和文化傳統。

十 日△澳洲外長與我外交部商獲在華設使館協議。

△匪掀起大整肅後，一切古典文學均將被燬。

△據大道社消息：甘、青、寧回族同胞數十萬人展開游擊活動。

△中國國民黨駐菲總支部新建六樓大廈「自由大廈」落成，中央委員會秘書長谷鳳翔蒞菲剪綵。

△匪爭權內訌中，林匪彪勢力抬頭。

十一 日△上伏塔大使迦朗哥呈遞到任國書。

△泰內政部長巴博宣稱共匪正沿滇緬公路向泰國滲透。被俘共匪間諜和顛覆份子日益增多。

十二 日△第三十四屆國際筆會在紐約開會，我代表團會虛白、謝然之、王藍等出席。

△共匪宣布：西藏去冬今春發生空前風雪嚴寒，給牧業造成極大災害。

△西貢五萬天主教徒舉行反共示威遊行。

△我農業技術團抵菲，協助增產稻米。

△共匪廣播去冬今春西藏主要牧區大雪成海，一百餘萬牲畜在零下三四十度氣溫下，受災奇重。又新疆省十四個主要牧區，去冬今春亦遭遇二十年來最大的風雪侵襲，天山及阿爾泰山原牧區大雪深及馬腹，牧草為冬雪覆蓋，牲畜災情慘重。

△共匪在內閣鬭爭中指出：在地方的整肅，要特別注重新疆和西藏等地區推行「現代修正主義」路線，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份子和「帝國主義」及「反動派」的「代理人」。

十三 日△共匪處決刀傷親匪外人之十九歲青年楊國慶。

十四日△亞洲太平洋區部長會議今在漢城正式揭幕。我代表團由外長魏道明率領。

△我國和上伏塔共和國在臺北簽訂農業技術合作新協定，為期五年。

十五日△共匪正加強對越、寮、泰共黨軍用物資的支援，和派遣特種技術份子向泰國東北叢林區滲透。

△匪在閩粵軍區嚴密佈防，以防內外夾擊，並續在西藏和新疆方面加強軍事部署，以防突變。

△詹森總統歡迎聯合國外交人員，未邀外蒙參加。

△美機轟炸海防附近飛彈基地。

△共匪影片「逆風千里」因描寫國軍英勇遭清算。

十六日△陸軍官校四十二週年校慶，總統親臨致詞，題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消長成敗的形勢及其關鍵」，勉發揚黃埔精神，完成消滅共匪任務。

△美太空船「測量員一號」發回的照片顯示月球表面結構適宜人類登陸。

△美參院通過馬康衛使華。

△偽「青海日報」社論反對所謂「文化大革命」。

△擎天神三C火箭載八個衛星射入預定軌道。

△亞洲暨太平洋區部長會議今圓滿閉幕，決定名為亞洲太平洋理事會，並發表公報十三點。

十七日△全體國代為反對美姑息主義發表告美國人書。

△匪清算雲南日報和偽山東省副省長余修。

十八日△中美人文社會科學會議閉幕，決定十項合作計劃設立機構規劃執行。

△匪偽新疆自治區文協副主席王甫靈遭匪鬭爭。

△廿八歲的雲南中甸藏族喇嘛活佛羅桑格賴、二十三歲的青海果洛藏族青年德豐慶多杰、二十八歲的西藏登格藏族青年旺德才仁等三人，自流亡地印度歸國就學就業，均由蒙藏委員會照料。

△越警察查抄順化佛教寺，西貢化道院遭封閉。

△匪大批特工進入尼泊爾。

△俄同意美太空條約。

△共匪關閉大專院校徹底整肅反毛學生。

△詹森檢討越南局勢強調貫徹現行政策。

△會虛白在華會報告共匪整肅文人情形。

△周匪恩來在羅馬尼亞表示要消滅固有文化。共匪軍報承認「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與反社會主義宣傳」已蔓延到匪軍之中。

十九日△蓋亞那經濟部長托瑪斯暨華裔國會議員來訪。

△蔣總統接見美國八學人。

△共匪廢除高等學校考試招生，改採推荐選拔制度。

△我贈尼日共和國碾米機二十部。

△越政府軍肅清順化叛軍，西貢佛教徒與警方達成協議終止反抗。

二十日△越政府軟禁反政府的釋智廣，順化漸恢復正常。

△現任匪新疆自治區交通廳出納的社教幹部王啓生以殺害匪幹罪名，被判死刑。

△戴高樂抵莫斯科與俄酋勾搭。

△西德即能製造廉價核子武器。

△加拿大將售予蘇俄八億美元小麥。

△總統明令發表孫科長考試院，莫德惠為總統府資政。

△共匪拒絕參加局部禁試條約。

△美日官員協商同意拒絕共匪混入聯合國。

△大馬發表政策聲明堅決不承認共匪。

△北平匪電蒙語廣播：偽組織曾於去年就「蒙古」侵佔「中國」邊界事，向「蒙古政府」提出抗議，廣播說，蒙古邊界衛兵於四月間曾越界擄去一名中共牧牛人，蒙人與俄人在審訊中毆打他，並把他拘禁了廿七天。蒙古「外交部」於四月廿七日向庫倫中共偽使館抗議，中共不理會蒙古抗議，經常派人入蒙從事情報活動。共匪「外交部」於二十日會就牧牛人被蒙古拘禁事，向蒙古提出抗議。（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共匪與蒙古會締結邊界協定，該協定幾乎全照蒙古所提邊界線，劃定雙方邊界。）

廿一日△立法委員三百餘人電候蔣夫人為國宣勞。

△陳匪毅在招待「外國使節團」時聲稱整肅運動目的在消滅幾千年來剝削階級所遺留下來的中國固有思想、文化和風俗習慣。

△包括中、美、菲、泰、越、土、韓、馬來等八國暨聯合國糧農組織、亞經會、美國農業部、國際開發總署、及其駐菲、泰、越、土、阿富汗等分署代表本日起在臺舉行農業發展會議。

△美泰勒將軍稱美國可隨時摧毀共匪核子設備。

△印度喇嘛在藏會參加抗暴。

△北平對邊界上的水道命令嚴加管制。將來限制唯有獲得特別許可的外國船隻才能航行於黑龍江及烏蘇里江。此等船隻必須懸掛中共旗幟，以及一個中共領航員。此等作法之目的在促使蘇俄談判邊界問題。

廿二日△共黨亞非作家組織因俄匪兩派鬭法而分裂。

△印度前國會議員呼籲印政府釋放被拘禁華僑。

△西貢一報人潘文遠被刺殞命。

△黎巴嫩禁售匪刊物。

△法考古隊在大馬士革西南方卅里處發現九千年前古墓和頭臉擦粉畫眉的骷髏。

△美報承認匪黨內部紛歧混亂顯示無力控制大陸。

廿三日△印尼「臨時人民協商會議」和回教提議共產黨主義為非法。

△越突擊隊衝進佛教總部化道院，將青年和尚徵服兵役。

△美兩黨領袖支持詹森轟炸北越重要目標。

△臺灣省議會向蔣夫人致敬。

△共匪強迫遷徙成年藏入集中奴役，逼年青婦女嫁匪士兵。

△匪俄間因邊境事件爭執擴大，俄將自東德抽調五師兵力東來應變。

廿四日△匪偽「山東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劉畢時和副院長劉明源暨「重慶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羣被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而遭撤銷職務。

△教廷與南斯拉夫復交。

△共匪利用「青年團」團員到拉薩各寺廟毀壞宗教書籍和褻瀆神壇，把佛像拋入河中，以圖摧毀藏胞宗教信仰。

廿五日△蘇俄向加拿大購八億美元小麥，共匪則向澳洲大量購麥，造成世界糧價上漲。

△非正式宣布承認星加坡。

廿六日△香港星報載，曾留學美國現在匪區工作的四十餘核子科學家被整肅逮捕，錢學森即其中之一。

△波蘭天主教徒爆發反共示威，華沙千人遊行。

△傳達賴喇嘛希望赴聯大控訴共匪。

△行政院答覆立委說，美會向我表明立場，無意與偽蒙建交。

△外次楊西崑第十八次赴非洲訪問。

廿七日△五十五年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開幕，十七位中美專家學者參加。

△東南亞公約組織外長會議在堪培拉開會。

△盲人教育家海倫凱勒小姐今八十六生辰。

△印度總理說：「我們有很長的邊界，我們必須隨時警戒，中共的意向很難推測。」

△匪偽整肅偽浙江大學副校長劉丹和偽成都大學黨委副書記兼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趙利。

廿八日△美新任大使馬康衛晉謁總統呈遞國書。

△哥倫比亞大學在李政道博士指導下發現某種核子微粒並不平衡地活動，有時甚至呈相反狀態，已動搖現代物理學基礎。此項試驗是由女副教授李珏黎和她丈夫所主持的。

△共匪中央宣傳部一副部長反毛受攻擊。

△滬名醫顏福慶因在集會中喊國民黨萬歲而遭清算。

△布市剛果發生政變，左傾陸軍參謀長被捕。

△韓故革命領袖金九逝世十九週年。

△阿根廷政府被推翻，軍人執政團執政。

△共匪悍然拒絕與美改善關係。

廿九日△美機轟炸河內與海防外圍油庫，距兩城市中心僅三至二哩。

△共黨問題學者周鯨文赴韓推動反共自由宣言。

△在美史丹福大學核子醫學中心研究的中國醫師葉鑫華，造成人造放射同位元素「鐳」(99MTc)。此一化學合成的新放射元素，在醫學上特別在癌腔方面具有革命性的用途。

△亞洲農業發展會議閉幕。

△美議員阿希布魯克揭露為匪張目集團。

三十日△美機再度轟炸河內油庫。

△伊拉克發生政變。

△俄法簽太空協定。

△匪幹避清算，大批逃澳洲。

△法境美軍開始撤離。

七月

一日△匪區知識份子紛向澳門逃亡。

△共匪整肅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指周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文化路線的頭目。(周在匪中宣部十幾名副部長中，名列第三，僅次於陳匪伯達和胡匪喬木，他擔任偽「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亞非學會會長、全國代表人民大會代表等職」)。

△我與委內瑞拉雙方使館升格為大使館。

△日本將試探與偽蒙建交。

△大批上海青年被以自願名義送往新疆永遠定居，參加「生產建設隊」，以解決人口及失業問題。

△諾貝爾獎得主華栢教授發現癌症原因起於細胞缺氧發酵。

△美機續炸海防西北油庫。

△自拉薩通往印度邊界拉達克區附近的羅里的一條道路，已由共匪趕工完成。

△匪駐亞加達「使館」向印尼政府抗議上月廿八日偽「代辦」姚登山和另一匪幹被殺事。

二日△中國文藝協會等十個文藝團體聯合聲明，指責國際姑息主義，聲援大陸反共作家。

△法國在太平洋墨魯洛島舉行原子彈試爆，舉世譴責。

△越佛教徒與軍政府討論團結妥協方案。

△日本郵務工會不與共黨合作。

△美艦在距海防六十哩處擊沉北越三魚雷艇。

△河內實行強迫疏散。

三 日△美國務卿魯斯克率團來華訪問、商談中美有關問題，總統設宴款待。

△匪偽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因反毛被整肅。

△印尼學生佔領共匪新華社。

△應香港佛教研究團體邀請前往翻譯藏文西藏古代佛教史的西藏阿旺德增活佛來臺。

△經合會主辦的人力資源研討會開幕。

△立法院黃院長訪韓。

△共匪悍然恫嚇將無限制援越共，一旦爆發戰爭，便將沒有界限。

△印尼共黨襲擊萬隆回教寺院。

△星加坡親匪份子反美示威。

△越南佛教領袖決定中止反政府兩星期。

四 日△魯斯克再晉見 蔣總統，談共匪內閣及越戰與聯合國等問題。午後離華赴日。

△另一匪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反毛遭整肅。

△我國正式承認阿根廷新政府。

△共匪大批匪幹滲透黎巴嫩。

△美總統簽法案嚴格管制遊說者。

△公司法修正案立法院完成三讀。

五 日△美日聯席會揭幕，魯斯克正告日本朝野：「反美份子應先決定，願在何種世界生存。」

△印尼國會宣佈重大決定，褫奪蘇卡諾終身總統職，禁止所有共黨邪說。

△美國發射重量二十九噸的農神一號火箭進入軌道

△利比亞議員團蘇萊威等八人抵華訪問。

△共匪廣播整肅夏衍、楊翰笙、田漢，指為違反馬列主義辯證法，並反對毛澤東的思想。他們曾攻擊毛澤東路線是「教條主義。」

△中泰兩國協議抵制匪貨傾銷，加強經濟貿易合作。

六 日△我與馬爾地夫王國正式建交，並派斯頌熙為首任駐馬大使。

△美機續炸河內附近油庫，北越共黨勢力蹙，人民沮喪。

△旅法愛國華僑創辦中法導報。

△美日雙方協議拒匪入聯合國，日仍企圖擴大對匪貿易。

△立法院通過我國與海地共和國友好條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委員會選出新委員。

七 日△中非共和國總統包卡薩抗議共匪在非洲侵略。

△印尼禁止中文報刊。

△匪安微副省長李凡夫反毛被整肅。

△魯斯克聲明美國將堅決履行對遠東盟邦義務。

△美機大舉攻擊北越軍事目標。

△東歐共黨會議揚言願派軍援北越。

△胡志明拒和談，北越進一步實行動員。

八 日△總統對推行社會福利措施指示六點。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聲援大陸知識青年擴大反毛反共鬭爭。

△周匪恩來責備陳兵邊境。

△美州長會支持詹森越南政策。

△北越押美俘遊行。

九 日△越南阮正詩宗室町等五反叛將領被判刑並勒令退休。

△魯卿在韓保證對匪政策不變。

△在韓美軍地位協定在漢城簽訂。

十 日△匪偽「副總理」兼「文化部長」和匪黨「宣傳部長」的陸匪定一已遭整肅。

△日共改變路線，反對毛匪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

△日本反共學者渡邊鐵藏和北岡春逸因傳爾布萊特駁斥他對共匪的姑息論調。

△匪禁西歐旅客入境。

△共匪拒絕重開日內瓦會議。

△九千餘大專學生暑期集訓開始，蔣部長授槍。

△附匪首要份子接受強迫再洗腦教育。

△共匪在反毛教授前後身掛「我是一個反黨的知識份子」牌子，以示凌辱。

△西爪哇宣布共匪組織非法。

十一日△中國文藝工作領導人張道藩七十大壽。

△匪整肅廣州各校，要教師排隊在學生面前過關，強調學生要「打破師道尊嚴」，「敢於摸老虎屁股」。

△共匪整肅青海文藝界領導匪幹黃進昌。

△共匪猛烈攻擊英印謀求越局和平行動，並罵俄進行新慕尼黑陰謀。

△日本宣布火箭試驗計劃。

△蘇俄揚言將派自願軍援越。

△我產品外銷再增加上半年二億七千萬美元。

△祖籍青海的西藏喇嘛丹吉佩敦自瑞士歸國就學就業。

△共匪供認自顧不暇，警告越共必須自助，要作一切外援都斷絕的打算。

十二日△我與非洲馬拉威國正式建交。

△蘇俄宣布已採措施執行增援北越保證。

△日法務省拒絕共匪青年圖赴日本活動。

△蘇俄取消運動競賽，美國提出抗議。

△詹森告誡共匪放棄侵略，決心維護亞洲自由安全。

十三日△英國觀察週刊報導共匪兩高砲師早駐河內。

△越內閣完成改組。

△匪黨「西藏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副部長」兼匪偽「西藏日報總編輯」金沙被整肅。

△本月揭露共匪科學家退出共產集團聯合核子研究所。

△美無翼飛機試飛圓滿。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函美總統駁斥姑息論調。

十四日△外蒙古暴雨，杜拉河水漲，庫倫洪水泛濫。

△行政院院會通過任命沈昌煥為駐梵蒂岡教廷大使，並核定中獅、中伏按合協定。

△共匪譏評詹森演說，指美國是紙老虎。

△匪以武器支持非洲葡屬地叛亂。

△匪黨「中央政治局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馬致富遭清算。

△最近自印歸國的西藏青年羅桑格賴、旺德才仁和約清多潔等拜訪大陸救總。

△芝加哥黑人區再起種族暴動。

△菲總統簽署派兵援越案。

△美澳發表聯合公報，重申助越擊敗侵略決心。

△西藏「人民日報」編輯多人被整。

△達賴喇嘛說共匪已將西藏行政中心移至拉薩以南瀕臨雅魯藏布江的布塔木。

△我西藏難童喬路咪哇達阿、套浦金福親、支哇尤卡路、皮阿卡路甫、達姆德否路米等五人，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由日本丸木氏自印度帶返日本，現在琦玉縣八間羣毛呂山町中小學正式入學，並在毛呂山醫院學習X光工作，由日本亞洲青年反共聯盟清水壽暨留學生王臨曉、洪淑芳二人負責照料。

十五日△日、委、智、墨等國決支持我聯合國代表權。

△美盼共匪放棄侵略，反對助匪混入聯合國陰謀，暗示可能放寬對匪禁運。

△印度總理甘地夫人斥匪拒絕和平。

△英加幕後謀求越南和平。

△陳匪毅對英印謀越局和平事大肆攻擊，並誣美俄串通。

△北越再悍拒美和平建議。

△美伊州出動民軍鎮壓芝城暴動。

△匪正竄改高教制度。

十六日△全國響應被奴役國家週運動。

△日准北韓人員入境，日韓關係緊張。

△美要員警告北越殺害美俘後果嚴重。

△印度獲俄十億美元援助，惟拒絕促成越局和談建議。

△共匪指陳望道是反黨經學大師。

十七日△魯斯克哈里曼重申堅定立場，反對共匪進入聯合國。

△北越宣佈局勢動員令全面支援越共。

△臺航公司今年計劃建造七萬五千噸油輪一艘，及一萬三千噸快速貨輪三艘。

△美參議員羅素強硬警告越共，處決美飛行員將使北越招致毀滅性攻擊。

十八日△美双子座十號昇空，為世界上第二十二次載人太空飛行，與愛琴納會合並連結成功。

△西班牙國慶，亦為推翻共黨政權三十週年紀念，西與英談判交還直布羅陀事。

△金門萬人遊行支援大陸同胞反毛反共運動。

△方與一十八歲女郎結婚的美國大法官道格拉斯將訪匪區。

△日拒再考慮共入境事，韓決對日強烈報復。

△日俄領事條約獲協議，共匪罵俄勾結日本反動派以配合美帝推行遏制「中國」的反革命戰略。

△俄帝集團將依上週華沙公約組織決議擴大援越共。

△美機猛襲越共巴洞油庫。

△俄報稱訪俄的英首相威爾遜「在此間祇是浪費時間」，並認他「幾乎已不是蘇俄政府的實貴」。

△共匪收買印尼兩叛國「大使」，在平組傀儡政權。

△美奧馬哈的史密斯醫生為病人割去一半大腦，仍能享受正常生活，因之推翻教科書中傳統觀念。

△據報六月間西藏與尼泊爾間的噶爾達素寺所存炸藥五十大包被炸，匪軍服一批被擄去。

△因十七日匪駐荷蘭偽「使館」殺害出席德爾福特國際技術人員大會的

一名共匪工程代表徐子才，荷蘭驅逐匪「代辦」李恩求立即出境。

十九日△國際法院拒絕受理衣索匹亞及賴比瑞亞指控南非濫用委託管理權力，實行種族歧視。

△法在太平洋再爆原子彈。

△復旦大學老教授周予同被匪鬭爭。

△越南共和國釋放十八名戰俘紀念「國恥日」，並對越共提和平三條件——北越停止干預，解散越共偽組織，越南人民民主自決。

△總統明令特任沈昌煥為駐教廷特命全權大使。

△美共和黨眾議員柯蒂斯指斥美國的新聞傳播媒介最近曾錯誤報導美國的對華政策。

二十日△非政府任命盧代樂使華。

△以甘肅、寧夏、青海、西康、西藏為中心的反共抗暴活動，目前正在擴大發展中，康藏公路沿線反共游擊隊尤為活躍。

△共匪為荷蘭驅逐偽代辦事覬覦提抗議。

△美機猛炸北越油庫，北越態度頑悍拒第三國調停。

△美願救濟外蒙水災，據稱純出人道立場。

△日首相佐藤謀解除對匪禁運。

△對准許韓共入境事，日拒絕韓要求。

廿一日△詹森發表電視廣播三點，重申對匪政策不變，強調美俘絕非戰犯，不得虐審。

△北越不顧公法虐害戰俘，艾森豪主張硬行動，阮高奇主猛烈報復。

△美太空人漫步成功，雙子星今晨降落。

△韓日瀕臨絕交邊緣，考慮驅逐日大使。

△經濟部李部長國鼎報告：目前亞、非、拉丁美洲共有二五國接受我們的技術援助，前後來華受訓的人員達二、六四六人，一年來友邦人士來華作經濟訪問者共五七批，二四七人，其中部長級者為六三人。

△匪北平晚報被整肅停刊。

廿二日△共匪扣留荷蘭代辦為人質，指為不歡迎人物並禁離境，交換海牙開會匪團全體離荷。

△匪公開承認徐子才係因投奔自由被害。

△荷蘭對匪提強硬抗議，駐平代辦如遭傷害，匪將面臨嚴重後果。荷發現大量共匪間諜混入境內。

△越共軍一師越分界線南侵，劉匪少奇揚言予越共強力支持，並將大陸匪區作為北越的「可靠後方」。

△美俄在聯合國法定太空會議中達成禁止在外太空星球作軍事活動。

△蔣總統在「支援被奴役國家人民爭取自由大會」上訓示我必策應反毛

鬭爭，提前進軍解救同胞。

△亞盟中國總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討論支援大陸反毛反共鬭爭。

△七千暑訓健兒會師高市，盼速組先鋒隊渡海反攻。

△美國海外作戰軍人協會(VFW)第十次大量捐血。

廿三日△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被共匪整肅。

△詹森總統在被奴役國家週發表文告支持鐵幕內人民掙脫被奴役枷鎖。

△謝聰敏魏廷朝叛亂案，蔣總統特准減刑。

△黃杉榮在日科學會發表電子負荷法，有裨人體。

廿四日△臺灣省行政會議，蔣總統訓示一切施政須以民眾利益為依歸。

△越共偷襲岷港機場並砲擊美海軍醫院。

△詹森指斥姑息份子，漠視共黨侵略暴行。

△中央研究院舉行院士會議，選出新任八院士。

△周書楷籲美提高警覺記取珍珠港事件教訓，對匪姑息讓步必遭嚴重禍害。

△菲虎克黨叛亂嚴重。

△越共宣佈暫緩審判美俘。

廿五日△俄抗議美轟炸海防，美斷然拒絕。

△共匪在蘭州西北二百哩青海湖畔新建原子基地，並在基地附近山中發現鉍礦。

△印尼組成新內閣，蘇哈托擔任主席。

△日俄會議中，蘇俄拒絕歸還二次大戰後所佔領的位於庫里爾海峽中的國後齒舞、色丹和擇捉島。

△日本東京大學宇宙航空研究所發射蘭姆達三節火箭成功。

△共匪西藏廣播報導，匪將驅五萬西藏人前往越南作戰。

△共匪猛烈攻擊蘇俄外長訪日。

△字譚妄圖斡旋越局，遭俄悍然拒絕。

△英國否認以香港供美做基地。

△印度防匪滲透，加強邊境戒備。

△美參院譴責西德售匪鋼廠。

廿六日△總統款待中研士回國學人。

△印尼釋放一九五八年政治犯十名。

△司法院副院長謝瀛洲、駐教廷大使沈昌煥等宣誓就職。

△對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匪與越共有爭執。

△日本拒劉匪寧一入境。

△共匪大肆宣傳毛匪澤東於一小時零五分游畢九英里。

廿七日△印在藏錫邊境加強安全措施防匪滲透。

△匪積極將沿海工廠拆遷內陸。

△美蔣院修正援外案譴責西德財團資匪。

△英澳報紙嘲笑毛匪游泳謊言。

△匪區糧產再減。

△阮高奇呼籲盟國長期援越否則便須揮師北伐。

△臺省行政會議圓滿結束。

廿八日△我政府派楊西崑為特使慶賀南非玻查納國（原名貝川納蘭）獨立。

△菲參謀總長馬他上將訪華。

△行政院院會通過劉鎔、楊西崑、許紹昌、朱撫松、薛毓麒為出席廿一次聯大會議代表。

△蘇卡諾突狂言繼續對抗馬來西亞。

△亞洲反核子彈會議揭幕，日代表譴匪威脅和平。

廿九日△共匪駐敘利亞僑使私人秘書投奔自由，請美使政治庇護。

△德總理宣稱不與匪建交。

△自瑞士經荷蘭運往中共匪幫的一批帶有輻射性染料，已被命令送還原發貨人。

△大量華人近自香港擁入荷蘭，數達五千，多數匪謀混跡其中，據稱荷

△已成匪派西歐工作匪謀轉運站。

△駐日匪幹孫平化違法批評日拒劉匪寧一入境事，構成違反許可條件。

△美國前眾議員羅勃塔虎脫訪華，指美少數姑息論者係不明真象亂作臆

測。

△印尼代表團抵星加坡討論恢復關係。

△日俄簽訂領事條約。

△省府黃主席宣佈本省社區建設目標是要使都市鄉村化，鄉村都市化。

△三年內將完成三百三十個舊社區的改善工作。

三十日△外交部次長楊西崑抵肯亞受熱烈歡迎。

△俄報譏嘲毛匪教條主義。

△日俄發表公報主張簽訂和約。

△大陸逃港學生聲討共匪。

△字譚企圖說服蘇俄改變對河內堅定支持立場失敗返紐約。

△我與玻利維亞簽訂友好條約。

△金門空飄 總統文告，號召大陸反毛力量聯合。

卅一日△匪驅察共與美作戰。

△匪報撰文叫囂受美日俄「神聖同盟」所包圍。

△蘇俄首次公開承認派顧問到北越協助訓練部隊。

△日本內閣改組維持黨內派系平衡。

△印尼回教工人協會要求政府與匪絕交。

八月

一日△繼蘇俄軍隊開抵接近伊犁、霍城邊境，毛共軍約一師亦增駐新疆西部邊區，雙方在對峙互罵中。

△共匪在邊界廣播，煽動印軍反叛。印度強硬質問是否為增加邊界緊張，並重演一九六二年侵略的前奏。

△匪軍事會議決定，非至萬不得已，將不公開參加越戰。

△荷蘭司法當局開始調查徐子才被害案，荷匪關係益惡化。

△共匪逃亡外交官仍在敘京美使館。

△北越侵犯非軍事區美越一致提抗議。

△共匪總參謀長羅瑞卿似被清算由楊成武代理中。

△毛匪代筆人胡喬木被整肅。

△芝加哥與俄瑪哈又發生種族糾紛。

二日△蘇俄議會集會重任柯錫金為總理。

△美軍事發言人宣布，自本年開始以來已消滅越共游擊力量約百分之四十。

△阮高奇宣佈大遷之後退出政壇。

△來華訪問的馬拉加西外長席拉保證全力支持中國。

△美國德州大學發生狂徒射死十五人慘案。

△前國民政府德國人軍事顧問福根霍森病逝。

△共匪指責日共協助阻撓劉匪寧一入境。

△共匪招認匪軍內部遍佈反毛反共份子，匪開始整肅匪軍高級頭目。

△共匪抗議印度對我國態度好轉。

△菲大使劉德樂今日呈遞國書。

三日△美對阮高奇主張進攻北越主張漸表同情。

△南開大學三副校長婁平何錫麟等被匪整肅。

△柯富指控共匪反俄使美獲益。

△東南亞協會外長會揭幕。

△反核會草草收場日共陷分裂。

△總統正式提名第四屆考試委員咨徵監院同意。

△美機續炸非軍事區北越軍，共黨集團油輪紛紛拒駛海防。

△美擬就摧毀北越目標清單，軍事心理雙管齊下。

△日共決定脫離中共路線，撤除毛匪像片，限制黨員前往匪區，禁止收聽共匪廣播。

△詹森讚我經濟成長，證明援外成功。

五

- △美俄達成協議，管制太空活動，星球應供自由進出。
- △東南亞協會（泰、菲、馬來）協議放寬貿易限制，解除關稅壁壘。
- △東南亞協會同意泰外長建議，召開亞洲國家會議商討越寮和平問題。
- △馬拉加西外長離華，重申支持我國代表權。
- △歸綏市（匪改為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匪黨第一書記李質被整肅。

六

- △日本終於向韓屈服，決無限期延長韓共入境簽證。
- △巴基斯坦依賴共匪六千萬美元援助，並希增進貿易。
- △美第四步兵師登陸越南歸仁。
- △玻利亞拒美要求，不允陳幹難境。
- △我外交部對泰馬菲籲亞洲國家促成越南戰事和談事，拒絕表示意見。
- △巴潤托將軍就任玻利維亞總統。
- △日向韓提保證絕不承認北韓。
- △越南佛教總會指控政府迫害宗教，強迫僧侶參軍和越共作戰，要求國際干預。

△共匪天津市委會文教政治部主任王金景領導各校反毛抵抗匪文化整肅運動。

七

- △英外交評論雜誌「國家主義者」報導匪與外蒙關係惡化。
- △我政府拒絕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孟德爾入境簽證，因他在日本策動臺灣叛國份子從事不利於中華民國的活動。
- △中國之友遠東問題和心戰專家林白樂博士逝世。
- △菲外長羅慕斯訪華，與菲馬泰倡議舉行和平解決越戰途徑問題有關。
- △美農業部發表分析報告，今年匪區歉收糧荒嚴重。
- △美航艦調集東京灣加強攻擊北越力量。
- △大陸漁民黃定携眷逃離匪區。
- △西爪哇驅逐親共華社領導份子。
- △共匪惡言抨擊和平會議建議。

八

- △北越飛機調駐匪區、匪供給南寧、龍津兩機場為庇護基地。
- △麥納瑪拉警告共匪，使用核武器即係自殺。
- △匪黨發表正式文件，供認整肅運動遭受強大阻力。文件說：「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

九

- △總統核定國大憲政研討委員會計劃辦法。
- △中日韓馬菲泰美七國青年代表座談，一致譴責共匪暴政。
- △北越糾合寮共部隊攻擊寮政府軍。

△海牙匪「使館」對記者逞兇。

△廈門青年林永安林家東泗水投奔自由。

△我外交部發言人否認支持泰馬菲行動。

△在共匪殘酷鬥爭下大陸知識份子紛紛被迫自殺。

△北越跟隨共匪之後悍拒亞洲和平會議。

△共匪誣托爾斯泰為修正主義，莎士比亞思想為上層階級思想。

△最近自中國大陸旅行歸來的一位英人談共匪徹底摧毀中國固有文化和古老傳統，是不幸，是種罪惡，令人更為反共。

△阿根廷「民主反共聯盟」負責人之一馬格士博士，在看過大陸淒慘情形後稱：「中共政權在大陸唯一的進步，就是飢荒災民的增多和人民死亡率的增高。」

△匪偽「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孫治方，被匪整肅不屈服。

△匪江西省委員會宣傳部副部長李定昆反毛被整。

△共匪宣佈將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等三機構於學校、「政府」機關、工廠、各企業城鎮和鄉村，並做十六點決定，以進行清除運動。

△日本決定延發韓共簽證，韓亦重新開放對日人簽證。

△英約克郡郵報指毛匪觀念落伍，英三議員不欲代匪宣傳。

△俄共「真理報」拒絕召開亞洲和平會議，謂任何和平解決方案均必須以北越的四點方案和越共的五點方案為基礎。

△蘇哈托下令關閉蘇卡諾全國陣線。

△共匪「紅旗雜誌」招認匪整肅運動遭重大阻力。

△日本每日新聞社論不信匪整肅能有成效。

△我旅越南名報人麥思源因腦溢血逝世。

△日本准十名中共青年匪幹赴日。

△馬來西亞印尼結束三年紛爭簽訂和平協定。

△韓福瑞函復我全體監委美將堅定履行承諾加強中美傳統友誼。

△阮高奇訪問菲律賓。

△十一日△匪「人民日報」發生改版事件，毛匪在平活動報導突被撤銷。

△英國約克郡郵報社論指出匪幫狂捧毛酋，業已形成瘋狂病態。

△美參院通過送人登陸月球、探測地心等經費一百四十一億美元。

△匪「人民日報」說「文化革命」受到激烈的反對，北平華語廣播說「阻礙力量相當激烈而頑強。」

△美射月球衛星，拍攝九登陸地點照片。

△共匪「科學學院歷史研究所」前助理主任侯外廬遭譴責。

△十二日△阮高奇在菲國會演說，談判結束越戰成功機會極微，因共匪陰謀赤化

世界，實際操縱越南戰爭。

△美參院通過五八二億美元的國防撥款法案，並建議召集後備軍。

△法「新觀察」報導匪法自戴高樂訪俄後益趨冷淡，匪祇派低級人員接見法大使且不發一言。

△紐約時報指共匪迷戀流寇生活，終必趨於覆滅。

△美科學箴言報指出共匪企圖消滅社會中堅份子。

△徐子才被匪殺害傳與核子郵包有關。

△美國發展日光反射衛星，將黑夜變成白晝。

△馬印兩國保證協力對付共黨。

△匪刊物承認反毛份子深入農村。

△日本決定在一九七〇年大阪博覽會中不邀請共匪「外蒙」北越北韓等參加。

△韓共聲明不與匪俄結盟，將採取獨立路線。

十三日△越南總理阮高奇和菲律賓總統馬克仕發表聯合公報：保證維護自由，反對共黨滲透、顛覆和侵略。

△印巴關係又趨惡化，巴基斯坦武裝部隊沿克什米爾停火線配置力量倍增。

△蘇卡諾再發謬論指印馬建交。

△匪黨中央全體會議決定支持在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招牌下進行的全國性整肅運動。

△七月廿六日在敘利亞逃入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的共匪「官員」苗真泰，依自己意志離美使館他往。

△匪黨中央會議後痛罵蘇俄頭目是「無賴」，除揚言要實行新的大躍進外，並叫囂要「解放」臺灣。

十四日△徐煥昇鼓勵匪空軍人員響應 總統號召起義來歸。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報導匪黨對整肅已失去控制。

△印馬即將恢復文化貿易關係，馬里克駁斥蘇卡諾談話。

△蘇門答臘開始辦理華人登記。

△英計劃在香港設對匪廣播站。

△印尼國會促政府立即重返聯合國。

△美參議院國內安全司法小組委員會公佈文件，指出所謂聯合政府乃係共黨陷阱，駁斥姑息越共論調。

十五日△巴基斯坦和共匪軍隊正沿拉達克區中的印藏邊境，及在詹穆和克什米爾區域內五百英里停火線各處，忙於構築新的戰壕和障礙物。雙方十分接近。

△馬印恢復和平關係，英國協軍萬人自婆羅洲撤退。

△共匪五萬勞工湧入北越擔任修路補給工作。

△菲軍先遣隊今出發援越。

△日本藉派掃墓團赴外蒙機會，圖與外蒙作建交試探。

△韓將向日承購出售北韓的丙烯纖維工廠。

△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人文特別委員會成立。

△以敘兩國飛機發生空戰。

△大韓民國建國二十一年國慶。

△共匪拒絕申請與林比亞大會會員資格。

△英科學家認為另有一個宇宙，時間是倒退的。

△美國的飛行攝影實驗室進入繞月軌道。

十六日△我與西非洲甘比亞國簽訂技術合作協定。

△匪公報阿剌毛匪美報評為令人作嘔。

△泰國剿共進行順利，匪徒被殲二百，投降者三千。

△印對匪入侵拉達克區提有力抗議。

△紐約前鋒論壇報宣佈永久停刊。

△香港教育界斥匪迫害知識份子。

十七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討論論由菲、馬、泰三國發起的亞洲和平會議，認為無異與虎謀皮。

△美眾院非美委員會調查親共通敵份子。

△北越發射俄製飛彈，未中美機，墜落海防爆炸。

△煽動印馬爭端共匪陰謀失敗，匪報大肆攻擊印尼。

△美發射先驅七號太空船至太陽軌道，搜集「太陽風」的資料。

△在距我東北邊界不及十公里的伊曼河發生嚴重水災。平地水深八公尺。

△現住印度北部德哈拉的西藏難民，建築佛寺，其他羣居印度的四萬難民，已築有若干佛寺。

△立監委員警告日本勿與偽蒙建交。

△臺北中央日報發表社論正告日本當局，勿試圖與偽蒙建交，希望她能為自由陣營中忠實的一員，慎重其行動，不可自外於亞洲自由國家反共行列。

△共匪整肅製片人蔡楚生，翻老賬清算漁光曲。

△古巴駐黎巴嫩大使艾羅索博士投奔自由。

△蘇卡諾大放厥詞，自稱偉大領袖，要民眾跟他走，要美軍退出越南，反對與馬來西亞合約，拉查克予駁斥。

十八日△匪幫權力鬭爭林彪擊敗劉少奇，顯成毛匪繼承人。

△婉拒參加亞洲和會我暫不發聲明。

△美參院多數表決授權詹森可召集後備軍人赴越服役。

△印尼最大政黨回教學人黨聲明「不再信託與承認蘇卡諾為國會代理人。要求國會撤銷他所有的職務。」

△加強發展科學技術研究，政院通過設置中正講座。

十九日△二十萬隆蘇卡諾暴徒示威，與軍隊衝突。

△美月球衛星發回清晰照片。

△中越兩國簽訂空運臨時協定。

△總統任命陳厚儒為駐達荷美共和國、陳以源為駐馬拉威共和國、薛壽衡為駐委內瑞拉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

△香港文教新聞界人士六百餘人聯合宣言支援大陸知識份子反毛反共運動。

△印度總理甘地夫人責匪威脅世界和平並進行反印宣傳活動，印不參加亞洲和平會議。

△亞洲太平洋理事會常委會在曼谷揭幕。

△我參加在土耳其揭幕的伊滋密國際商展。

二十日△土耳其東部厄爾斯倫一帶大地震，僅瓦達市一地即死亡一千餘人，受傷者達卅萬人。

△北越共黨頭目范文同等訪俄乞援。

△印尼學生集會促蘇卡諾下臺。

△日共謀求獨立清除親匪份子。

△馬立克蘇卡諾衝突，召開新與勢力會議的努力告終。

△駐北平英代辦因周匪恩來當面指控英美串通犯罪而退出匪宴會。

△韓福瑞再主張美與匪搭橋。

△全國勞工對日本擬與偽蒙建交表示憤慨。

△我代表團飛日出席太平洋科學會。

△敵兼院長發表談話號召匪偽駐外人員爭取自由起義來歸，政府決予安全保障並從優議獎。

△荷致共匪強硬照會，促立即釋放荷代辦，指出扣留外交官史無前例。

△美象院調查結果美反戰活動多由共謀操縱。

△國民黨為民服務一年受益者二千八百餘萬人次。

廿一日△日本因我反對其與外蒙建交，其態度躊躇難決。

△美月球太空船推進至距月球卅六哩處拍攝照片。

△美使館覆中華民國雜誌協會，所提駁斥姑息主義意見已獲美政府及參眾兩院重視。

△美發現新彗星定名巴邦（黎明前在南方天空可見）。

△旅香港中國青年黨元老左舜生回國。

△中國文字學會聲討共匪摧殘知識份子。

廿二日△華府官員預測美將進攻北越。

△印尼正式解散反馬指揮部。

△日本掃墓團啟程赴蒙古。

△蘇俄代辦在平受共匪示威份子污辱，並把通往蘇大使館的道路改名為「反對修正主義路。」

△歷史上第一張月球背面的清晰照片，由美國月球衛星發回地球。

△太平洋科學會議今在東京開幕。

△金門軍民今紀念砲戰勝利八週年。

△僑委會告海外僑團協助匪偽人員起義，對立功來歸義士從優議獎。

△魯斯列列舉史實駁斥姑息份子，指出如不阻止共黨侵越，必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

廿三日△印度議員魯斯納瓦密在上院稱：共匪意欲建立一包括錫金、不丹及印度東北疆在內的「喜馬拉亞自治聯邦」。

△菲華商聯總會開幕，宣言協助祖國政府收復大陸。

△我以一萬美元濟土耳其震災。

△香港自由影人聯名促匪區電影工作者棄絕暴政投奔自由。

△印尼政黨一致抨擊蘇卡諾不負責言論。

△倫敦泰晤士報指出毛匪叛親離，反抗力量龐大。

△英國星期電訊報促請注意共匪侵略陰謀，謂上週羣眾聚會等於向整個西方世界宣戰。

△美紐約每日新聞著論重申支持蔣夫人卓見。

△大陸兩學者吳天石馬瑩伯所著「談談我國古代學者的學習精神和學習方法」遭共黨清算。

△美堅守對我承諾反對共匪入聯合國。

△我政府應察政府請求決派農耕隊前往服務。

△總統頒手啓，謙辭各方祝壽。

廿四日△共匪青年紅衛隊發最後通牒，限各尾巴黨派七十二小時內登報宣佈解散。

△共匪紅衛兵在「掃除舊有思想文化和風俗習慣」運動中，已接管北平市所有教會教堂，塗改街名市招，變更交通信號。

△共匪紅衛兵倡議將北平改名「東方紅」。

△英報指毛匪陷瘋狂狀態。

△北越一團長棄暗投明。

△泗水投奔自由義士林永安林家東來臺。

△名伶金素琴控訴共匪逼死其妹妹及妹丈。

廿五日△美外戰退伍軍人會反對共匪入聯合國；反對以任何方式援助中共或古巴，並不提供任何形式的外交承認，支持增加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援助；反對類似「兩個中國」方案，或使臺灣金馬中立化，或將臺灣金馬讓給中共政權等任何建議。△周書楷大使促美國勿向共匪搭橋。△尼泊爾改組內閣，革除四名部長職務，包括尼泊爾共黨政治局委員尤伯德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電蔣夫人致敬。△新義和團橫行大陸各城市。△總統親臨主持大專暑期集訓典禮，慨歎我五千年光榮歷史文化，在大陸上已經被共匪毛賊蕩析摧毀！勉勵青年們都能成為現代的中華民國國民。△行政院通過陳之邁使日，高仕銘使海地。△中韓越三國中央銀行總裁發表公報，在國際金融機構內，組成互助合作集團。△外交部通電駐外使館協助匪偽人員起義。△中美兩國修正原合作協定。

廿六日△索馬利蘭羣衆向戴高樂示威要求獨立。△北平共匪紅衛兵焚毀歷代書籍文物，毀棄所有「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作品的唱片，如中國和外國的古典音樂等，並關閉銷售政治文藝和小說的書店。△加拿大記者昂西亞報導：共匪紅衛兵對住宅大肆搜掠，驅逐地主下鄉候命，限房主將產權交給「國營的住宅局」，人民所有的股份和存款交給「政府」。△共匪紅衛兵封閉聖心學校，搗毀宗教雕像，撕毀聖經，侮辱五修女強迫坐路旁溝中，毆打回教教長，逼他承認罪行。△美巨人三C式火箭，在大西洋上空爆炸。△俄報載紅衛兵侮辱俄「外交人員」，俄提提強硬抗議。

廿七日△印尼西爪哇軍事當局令親匪華人限期報到。△匪共軍隊摧毀中山縣和拱北島的一切祠堂和宗教會所、觀音、如來像及祖先牌位，一掃而光，並強迫懸掛毛匪像片。△共匪紅衛兵在街給界人剃光頭，剪開女人窄褲腳，禁象棋，以紅色代前進，以綠色代停止，向右看齊改為向左看齊。△因我政府強烈反對，日本可能延緩承認偽蒙。△匪紅衛兵瘋狂暴亂在北平遭強力抗拒。△匪紅衛兵已擴展至西藏拉薩、內蒙和新疆。△北平牆上的標語要求修改一九五四年偽憲法，廢棄其中保證的私人所有制。△日本駐平記者描繪今日北平與前世紀在拳匪所控制下的情形頗多類似。△馬來西亞拉曼在國會說馬來西亞即在臺北設領館。△共匪紅衛兵放言「要赤化全世界」。

廿八日△共匪紅衛兵在蘇俄大使館前舉行反修正主義示威兩日。△日本前外相小坂善太郎等自民黨議員應邀赴匪區。△美共和黨眾議員阿希布魯克主張歷史的舊債未償何能背棄中國。△一匪幹張耀宗自大陸逃往香港沙頭角要求庇護，紅衛兵越界要求放人。

廿九日△共匪驅使廿萬青年在平俄「使館」前舉行反俄示威。△八名外籍修女被匪遞解出境。△英商怡和公司撤回匪區代表。△我農技團人員今起陸續赴菲。△救總促請港府善待政治難民。△共匪紅衛兵搗毀西藏拉薩街

卅

道名牌，「巴格街」改為「育新街」。△達賴喇嘛在紐約助理代表東登說：全藏六千座喇嘛廟現只剩下了三座，成千藏民被關進監獄或集中營，其中以老人、和尚、喇嘛和官員居多。東登說：一九五九年以來，中共已派廿至卅萬部隊入藏，西藏婦女被迫與中共士兵結婚。△在由歐洲各國組成的移民委員會安排下，廿名西藏難民進入瑞士，即由瑞士紅十字會和「西藏家庭協會」加以安置，旅瑞士的西藏難民將達三百九十五人。△荷將向匪提最後通牒，要求釋放荷代辦。△匪拒與俄併肩作戰，俄志願軍無法赴越。△越共楊言破壞選舉，對投票者不擔保其生命安全。△匪紅衛兵焚毀廣州石室天主堂，打破自由神像。

日△考試院長孫科副院長程天放考試委員十九人宣誓就職。總統親臨監誓致訓，闡釋「五權憲法精神，重在合作，而不在對立，」考試院的職責，在為國家選拔人才，培育人才。根據「國父遺教，無論中央或地方的政府公職人員，都要經過考試，銓定資格，然後始予任用。所以任使得法，鼓勵有方，乃為考試院的職責所在，而結合青年才俊，使既無抑鬱之士，亦無倖進之徒，更即為其對復國建國的重要貢獻。」△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聘丁作韶等六教授主持首屆中山講座。△馬來西亞總理拉曼主張今年聯大應擱置匪案。△俄精銳部隊十七師駐屯遠東中俄邊境，進入戰備狀態，以防匪冒險。△匪青海大學副書記兼副校長嚴昇以反「文化革命」罪名被整。△匪偽江西農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徐少培，繼教育廳副廳長兼江西大學校長谷霽光、省文化局長石凌鶴、副局長于伶、江西大學和師範學院教授吳繼光之後被整。△北平繼續反俄大示威，在俄「使館」前敲鑼打鼓高喊口號。△廣州七名反共義士被捕，密室內發現青天白日旗。△投匪電影演員陶金被匪遊街凌辱。△英專家評匪俄關係認已進入破裂階段。△蔣夫人在華府演說斥共匪為萬惡之源。△詹森總統駁斥費正清和巴奈特的圍堵而不孤立政策，並稱讚魯斯克和彭塞對林彪的演說，認為希特勒當年一樣嚴重。

卅一

日△七月廿六日在敘利亞大馬士革向美大使館請求政治庇護的共匪貿易代表團代表廖貞白，安抵紐約。△東德提最激烈抗議譴責紅衛兵暴行。△匪紅衛兵騷擾「國父陵寢」。△日本記者報導來自大陸各地和內蒙的「紅衛兵」正擁入北平在天安門示威。△偽蒙重新要求日本賠償做為建交條件。△青島四萬工人強烈反抗共匪紅衛兵，混戰街頭，百四十餘人受傷。福州民衆抗拒紅匪。△被匪驅逐出境之八名修女抵港，修女伊曼晨死亡。△巴西學者籲各國共起保衛我文化。△綜合匪新華社拉薩、呼和浩特、西寧、烏魯木齊等處消息，西藏、內蒙、青海、新疆等省區，自去年以來，遭受到程度不同的雪旱災害。給牲畜和牧放事業帶來極大損失。△蘇俄譴責共匪損害共黨團結。

編輯後記

本期發行適在共匪「無產階級大革命」大肆整肅匪偽組織黨、政、軍以及新聞文化界各高級匪幹、暨各大學校長教授高潮之後，正值共匪「紅衛兵造反」高潮之中，大陸各省市已血腥遍地，文化遺產蕩然無存。毛匪以垂死之軀，希圖死後免被鞭屍，故於一息尚存之際，大開殺戒，即其多年幹部，鷹犬爪牙，亦難倖免。自「紅衛兵造反」以後，無論對內對外都表現其愚蠢橫暴，失去人性，有人將其譬做新義和拳，事實上恐比它壞得更多，對國家民族可說毫無利益。不過匪偽政權經過此番整肅，益發暴露它內部的不穩和基礎的動搖，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共匪組織既已腐壞，而六億同胞又正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是其敗亡可指日而待也。

本期特載 蔣總統在中央軍校四十二週年紀念時所講訓詞一篇，此非普通文件，乃我建軍建國，反毛反共的歷史性重要文獻，希讀者特別留意！

本社社長周昆田先生從事黨政暨教育工作數十年，對邊政極有研究，本期為本刊所撰「在共匪統治下邊疆各民族的前途」一文，對共匪邊疆民族政策鞭辟入裏，可供我政府暨邊疆同胞之重要參考。

歷來紀載嘉峪關至新疆之紀程文字，每多乖舛，虞怡先生在大陸時曾執教於東南、金陵等大學，著有「邊疆文學史略」一書，（上海中華書局版）此篇參證文獻甚多，糾正謬誤之處尤夥，為研究邊疆史地者不可不讀之有力文獻。

張紫桐先生為前國立海疆學校教授，著有「蒙古地方誌」（世界書局版）、「西藏地域個性與經濟建設」（大東書局版）等書，本期所載「河曲藏區憶往」一文，文字生動，讀之令人神往。

宋奇先生大作「有關蒙古歷史文學的幾本著作」暨鮑尚文先生譯「西藏文字與悉曇梵字的比較研究」兩文，可為有志研究蒙藏文字者之參考。

趙尺子先生為政工幹校教授，對蒙古文化暨喇嘛教等極富研究，本期所載大作可與伏流先生所作「談苗疆放蠶」一文互相參證。李玉成先生大作原載大華晚報，以其內容對蒙古問題與國際關係具有高度了解，特為轉載，以饗讀者，並誌謝忱。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 季刊

第十四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 永 新

社長：周 昆 田

主 編：宋 念 慈

發行所：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開封街三十七號二樓
電話：二 二 四 〇 二

印刷者：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四五九二四・四五九二八